

賴襄
子成
著

增補

日本外史

三

特別

イ 4

3163

217(3)



頁
14
3163
217(8)

日本外史卷之八

足利氏正記

足利氏中



義滿亮

義滿王
明年

左馬頭持
左兵衛佐

五月。義滿薨。義滿初叙從五位下。任左馬頭。累遷。從一位左大臣。兼右近衛大將。右馬寮御監。終至太政大臣。准三宮。初久我氏為源氏長者。充淳和獎學兩院別當。至義滿時。乃屬之於足利氏。終足利氏之世。其官爵叙任例。概如此。而至太政大臣者。止於義滿。義滿之薨。詔贈太上皇號。義持惶懼。辭不受。明主諡義滿曰恭獻王。義持受之。明年六月。滿兼卒。初。氏滿至。從三位左兵衛督。而滿兼以從四位下左兵衛佐。終遂以爲例。滿兼二子持氏。持仲。持氏爲嗣。先是。宇都宮氏廣爲亂。斯波持詮爲陸奥探題。擊斬之。

持種

十八年
新波尾張

十九年
稱光帝

宇都宮權
太郎

二十年
大膳大夫

政宗

明年
公方

三管
右衛門佐

氏憲
四職

參議尹調

七頭

京極四郎
左衛門

關東公方
伊達松犬

丸
三管

八館
懸田播磨

守定勝

畠山修理
大夫

北畠大納
言滿雅

關太郎
守

土岐美濃
二十三年

兵庫頭憲
房

獻首鎌倉。滿兼賜持詮。以氏廣邑。以賞之。伊達政宗作亂。滿兼遣執事上杉氏憲。擊平之。十八年。飛驒國司藤原尹綱。兵起。義持遣京極高數。擊平之。十九年。帝讓位於皇太子。是為稱光帝。諸南朝遺臣。請立後龜山。後如約。足利氏議立南朝。皇胤者。非我家之志也。終不聽其請。於是諸國兵起。二十年。伊達氏。懸田氏。起於陸奥。持氏令畠山國詮。攻之。二十一年。北畠氏。關氏。起於伊勢。義持令土岐賴益。攻之。明年。皆平。當此之時。關東兵力倍於京師。而天子廢立公卿。易置則京師專之。威權無比。世俗呼曰公方。初。義滿定幕府。官政。武衛。細川。畠山氏。更為管領。謂之三管。山名。一色。京極。赤松氏。更為侍所。別當。謂之四職。武衛。即斯波氏。京極。即佐佐木氏也。武田。小笠原氏。更司弓馬禮式。

兩吉良。今川。澁川氏。更為武者頭。伊勢氏。為奏者。謂之七頭。關東亦擬之。自稱曰公方。故上杉憲房之後。世居鎌倉山內。憲房兄重顯。其後。世居扇谷。稱兩上杉。更為管領。而故氏滿弟滿直。管陸奥。出羽。號曰三管。千葉。小山。長沼。結城。佐竹。小田。那須。宇都宮。八族。曰八館。當持氏之時。上杉氏憲執事。持氏與之有隙。氏憲辭職。以上杉憲基代之。憲基。憲定子。憲房。玄孫也。氏憲重顯。玄孫也。持氏叔父曰滿隆。頗有聲望。養姪滿仲。為子。氏憲說滿隆曰。公方耽溺酒色。不可統師。而憲基為政。又有偏私。匡邪靖難。非君而誰。君若舉事。臣請輔之。乃矯義持教令。密招將士。將士競附。二十三年。十二月。氏憲將兵。奉滿隆。滿仲。以圍持氏。持氏大驚。遽騎馬而走。入憲基佐介第。憲基令族氏定拒之。衆

修理大夫
重國
右衛門佐
左馬頭持
氏
右衛門佐
氏憲入道
禪秀
安房守憲
基
二十四年
民部大輔
憲定
右衛門佐
滿隆稱稻

寡不敵。持氏夜出，西走。從士多，爲追兵所殺。至藤澤道場，氏定自刃。憲基走，越後。諸敗軍聞持氏在伊豆國清寺，皆來集焉。狩野介某黨於氏憲，來攻破之。持氏走駿河，依今川範忠。告急於京師。京師方流言，大納言義嗣以不得立，竊懷缺望。與氏憲通謀，欲伐義持。義持迫，義嗣使削髮，幽之于相國寺。下教關東將士，令救持氏。憲基起兵，越後。江戶氏、豐島氏、二階堂氏並起兵，武藏以討氏憲。氏憲遣兵攻之，敗歸。氏憲婿岩松持國起兵上野，以應氏憲。二十四年正月，氏憲與持國夾攻武藏，勝而平之。既而持國驕恣，將士離心。氏憲終敗歸，而附持氏者日衆。持氏乃令今川氏大森氏、葛山氏兵攻鎌倉，復之。滿隆、滿仲、氏憲及氏憲宰長尾氏春等皆自殺于雪下僧舍。持國聚殘兵，與持氏

稱殿御所
明年
二十九年
明年
彈正少弼
氏定
今川遠江
守
江戶遠江
守
三十一
豐島太郎
二階堂下
總入道
岩松治部
大輔
三十二
大森孫七
葛山備中
兵庫助氏

將舞木宮內戰，兵敗被擒。明年，義嗣暴卒。二十九年，佐竹某叛，持氏與戰于比企谷，斬之。小栗滿重，宇都宮持綱又叛，據結城。持氏令上杉氏、小山氏擊之。明年，持氏自將攻結城，拔之，斬滿重。持綱京師援軍至駿河，聞事平而歸。持氏凱旋，至武藏府。聞義持庇故氏憲孤子某也，怨之，有畔心，欲移兵西上。三十一年三月，義持遣僧服西堂，至武藏，諭持氏弭兵。持氏不聽。西堂往來辯說，請義持。持氏約爲父子。至九月和成，持氏乃歸鎌倉。義持性媮惰，時會京畿無事，以游宴爲事。使三管四職更治具，招請先是一歲，讓軍職於長子義量，而自削髮稱道詮。三十二年，義量卒。義持再聽政，寵赤松持貞、持貞、貞範、孫也。初，貞範弟則祐以功領播磨，備前、美作，以傳於子義則。三十四年，義則

春 佐竹左馬助
右近衛中將義量
越後守持貞
筑前守貞範
正長元年
律師則祐
上總介義則
則友官名 俗稱
未詳
左京大夫
常陸介祐之

卒。四子。則友。滿祐。祐之。義雅。則友夭。滿祐爲嗣。襲領三州。義持欲削其所領。予之持貞。滿祐怒。自焚其第。奔歸播磨。義持遣細川持元。山名滿熙往擊之。諸將多與滿祐連姻。不欲往。十月。連署訴持貞亡狀。義持不得已。令持貞自裁。而赦滿祐歸京師。義持疾作。正長元年正月。薨。至內大臣右近衛大將從一位。初。義持有六弟。懲義嗣之禍。皆以爲僧。及義持疾篤。無嗣子。幕議或欲擇其一人爲嗣。或屬意於持氏。持氏亦冀立。管領畠山滿家建議。不若質之神也。自赴石清水祠。圖之。得義圓。義圓者。義持第三弟。爲青蓮院僧正。於是蓄髮。及義持薨。入室町爲喪主。三月。叙爵。以其髮猶短。裹頭以見諸將。更名義宣。後更義教。七月。稱光帝崩。義教迎崇光帝曾孫於伏見。立之。初。崇光南遷。後光

義雅俗稱 官名
亦未詳
右馬頭持元
但馬守滿熙
尾張守滿家
後花園帝
土岐大膳大夫
改元永享
尾張守持貞
遺俗將軍
越智彈正忠

嚴以太弟。卽位。崇光還居伏見。欲立其子榮仁。囑之於細川賴之。賴之不奉詔。立後圓融。以至於帝。伏見氏日微。上皇憫之。下宣以榮仁子貞成爲無品親王。中外皆稱有如宮車晏駕。親王必立也。帝聞之。弗懌。貞成削髮以示意焉。貞成子曰彥仁。及帝有疾。上皇與義教決議。令管領滿家迎彥仁立之。是爲後花園帝。後龜山皇子冀立而不得。怒奔伊勢。明年。北畠氏。越智氏並起兵。義教令土岐持數攻北畠氏。破之。以皇子歸。寅之嵯峨。令畠山持國攻越智氏於高鳥城。未能下。是歲。改元永享。朝議謂正長之號。於王室將家。皆爲凶也。而持氏愠。不得爲將軍。猶私用正長。曰。吾何屈於還俗將軍乎。義教亦自知天下多不服已者。銳意爲政。待諸將。不假辭色。軍國之事。多所釐革。二年。徙鎮

二年 三年 四年 觀岳 今川駿河 守 八年 小笠原信 濃守 村上左京 大夫 安房守憲 實 明年 掃部助憲 直 右京亮直 兼 十年

西豪傑以充京師。又欲圖東南。三年遊伊勢及紀伊。四年遊駿河館。今川範政宣言觀岳。是時越智氏猶據高鳥城。城固不拔者數歲。義教益遣兵攻之。義教學武技。從小笠原政康受射。八年政康與村上賴清鬪于信濃。賴清輒敗。乞援於鎌倉。持氏欲援之。憲基子憲實爲執事。諫曰。彼非我管國也。何關我事哉。且我援賴清。則將軍必援政康。是以兄弟之邦開天下之爭也。持氏憚憲實權力。勉從之。上杉憲直一色直兼有寵於持氏。因問憲實。明年四月持氏令憲直直兼託援賴清。徵兵於武藏。欲誅憲實。府下騷擾。兵士大集於山內。持氏懼。自往山內面諭憲實。歸罪於憲直。逐之。憲直逃入藤澤寺。事輒釋。十年持氏冠其子賢王。欲行禮于鶴岡祠。如遠祖義家故事。憲實又爭曰。冠于室

一色式部 大輔 三浦介 中務少輔 持房 治部少輔 教朝 越後守滿

町受將軍偏諱。禮也。自先公至公三世以爲恒焉。今君乃變之。不可。持氏曰。還俗將軍何足以冠吾子哉。冠吾子者非今上。則伏見龜山二王而已。遂冠祠前。命名義久。諸將皆入賀之。獨憲實稱疾不入。賀。持氏怒。欲發兵攻憲實。憲實乃奔上野。據平井城。明日持氏即遣一色時永將兵往討。憲實遂留三浦時高輔。義久守鎌倉。而自將出陣。武藏府。憲實告急於義教。義教奏請討持氏。一行詔副以教書。使故上杉氏憲二子持房。教朝齎之。以徇東北三道。東海。東山兵從持房。自箱根進。北陸兵從教朝。直赴平井。合於憲實。而南下陣于分陪。持氏分兵拒之。九月持房等與持氏兵戰于箱根。不利。又戰于早川尻。破之。進逼鎌倉。十月三浦時高叛持氏。攻義久。義久與祖叔父滿貞走匿扇谷。

貞
梁田出羽
守
名塚詳未
彈正入道
芳傳

十一年

十二年
兵庫頭清
方

梁田某名塚某力戰死之。其他將士皆率歸。憲實持氏窮蹙。十一月持氏遂削髮乞降。憲實使長尾芳傳徙持氏于永安寺。置兵監守。迫憲直。直兼使自殺。盡殺其從士。自與關東將士連署。請義教宥持氏死。使者十餘反。義教竟弗聽。十一年正月。憲實以義教令遣兵。令諸軍圍永安寺。持氏縱火寺塔。與其妻俱自殺。義久滿貞皆死。持氏少子二人。曰春王安王。皆髻鬣。為乳母長尾氏所挈。遁走日光山。義教遣使鎌倉。勞諸將。以憲實管領東國。憲實恐負殺君之名也。自往永安寺。伏謝于持氏影前。抽刀將自殺。為從者所止。不果。乃削髮。退居國清寺。使弟清方與義朝同行。管領事。四索持氏餘黨。十二年正月。春王安王潛遣使諭結城氏朝曰。請假子之力。擊上杉氏。以復父仇。氏朝謂其

將士曰。吾被佐公恩眷。而不能救其死。今兩郎君託我以大事。是武人之榮也。吾其可不出力。生死以之。乃令其子光久迎致二孤。因大聚宗族。修結城古河二城。分兵守之。持氏遺臣一色野田大井吉見諸族。並起應之。事聞京師。義教授旗於持房。赴鎌倉。再發東國兵。以助清方。七月。清方將諸軍圍結城。氏朝力拒。數破。上杉氏軍。義教益發兵。又起憲實視師。憲實辭弗聽。憲實乃率東北三道兵。攻氏朝。氏朝勉勵士卒。嬰城固守。憲實等不能拔也。當是時。越智氏城已陷。而北畠氏復起兵。義教使人就講和焉。曰。吾定關東。然後剪滅之。義教季弟為僧。曰義昭。後龜山皇子。在嵯峨大覺寺者。義昭與之親善。於是義昭說皇子曰。東西兵亂。皇子欲復舊業。是時為可。北畠氏雖既和。聞皇子

百元

七郎

長尾因幡
守實景

左京大夫
滿祐入道
性具
一色刑部
少輔

嘉吉逆之

左馬頭基
氏

起必復起兵。土岐一色等皆怨將軍。其來附必矣。又密使人約菊池大村諸族起兵。遙為聲援。菊池答曰。結城不下。二歲者。天下必動搖。可以乘而起也。義昭乃閉門蓄髮。義教怪其久不出。廉問知實。乃遣兵且捕之。義昭逃亡。不知所之。乃圖其形。索諸國。購以千金。嘉吉元年三月。義教詣伊勢神祠。疑北畠氏匿義昭。親謁察之也。四月。結城古河皆陷。氏朝父子戰死。城兵悉死之。以脫二孤。二孤逃走。為上杉氏兵所獲。獨持氏季子永壽王。走信濃。氏朝季子成朝走常陸。上杉氏兵檻二孤而西。五月。薩摩人亦獲義昭。首而東。先至京師。首壞敗不可辨。義教召義昭所昵童子。視之。童子曰。果僧正則其二齒缺矣。驗之。果然。義教大喜。乃遣使者迎二孤。戮于途。遇之垂水。護將長尾某。乃入道傍。佛寺進浴。二孤亦知其意。正坐受刃。春王年十三。安王年十一。首至京師。義教召其乳母。問持氏子猶在否。乳母不答。嚙舌而死。初。尊氏與直義謀曰。義詮不武。難以寄重任。宜令基氏領關東。以鎮護之。乃立基氏輔義詮。曰。子子孫孫相輔。勿相背也。然義滿。義持皆有滅鎌倉之志。至義教。乃能成之。云。基氏之家既敗。而義詮之家亦自是亂矣。義教為人猜暴。以盛氣馭下。既滅關東。意益驕。自謂為父祖所不能為。天下無復足畏者。先是。義教襲職。而三歲侍女三人有罪。賜死。赤松滿祐女與焉。或曰。滿祐怨望有異心。義教聞而囚之。滿祐逃奔播磨。遣兵攻之。滿祐力窮。削髮出降。宥之。其七歲。遣一色義貫。土岐持賴。攻越智氏。義教嬖姬小辨者。其家與一色氏有怨。因讒義貫通款。

土岐大膳
大夫
武田木膳
大夫
讚岐守持
常
伊豆守貞
村
三尺入道

偶人為鵜飼
之識

越智氏。義教即命武田信榮就軍中誅義貫夷其族。又疑持賴命細川持常殺之。諸將士人人自危。而滿祐最疑懼。滿祐之與持貞爭也。及持貞死。遂并其邑。持貞兄子貞村幼喪父。邑除。義教見其美姿容。收為近侍。甚寵之。曰。家兄庇其庶。吾則庇其嫡。自有別也。因疏斥滿祐。滿祐形貌矮陋。義教戲呼之。曰。三尺入道。滿祐嘗侍宴。醉舞。謠曰。軀短勿悔。三國之主。義教愈憎之。義教畜猴。每滿祐入。輒使人放猴爬其面。滿祐拔刀斬之。心深怨義教。而不形顏色。時幕府多怪。有狐夜鳴屋上。宿直者或闕空室中。見有偶人數十為鵜飼。鵜飼者散樂曲名也。忽而不見。義教略不加意。貞村已壯。寵之不衰。遂欲割滿祐邑予之。將就其第諭意。從容謂滿祐曰。聞汝園之鳧乳矣。可一觀否。滿祐伴喜。

左馬助教
祐
彦五郎教
康
美小次
同祐弒義教
義教年四十
斯波治部
大輔
大内介

請期。期六月廿四日。滿祐從子曰。教祐為幕府近臣。微聞削邑之議。以告滿祐。滿祐大悲。於是召長子教康。家臣渥美等。議曰。吾宗積功於將家。將家遇我。亡狀非一。我伏受其制。何所底止乎。吾欲先發行大事。汝等為我努力。教康等贊之。乃伏甲三百於第中。而請義教。義教即往。置醫兵于門外。獨與朝貴諸將入。置酒高會。觀散樂。樂至。鵜飼時已薄暮。第中有呼曰。厩馬逸矣。因急關門。門關而甲發。義教將起。教康教祐耦進。執其左右手。伏之曰。今日之事。公自取之。渥美自屏後出。揮刀斬其首。一坐拔刀起者。輒見殺。相殺者又數十人。斯波義廉。大内持世。被創。越垣而逃。隨兵皆潰。滿祐既弒義教。欲待府兵來討。戰死。而諸將士悉聚幕府。惶惑不知所出。旦日滿祐乃以三百騎出京。

左衛門督
持國
右京大夫
持之
讚岐守持
伊豆守貞
村
大膳大夫
信實
右衛門佐
持興
修理大夫
教之
相摸守教

師至攝津中島邑。葬義教首于崇禪寺。而西歸播磨。據白旗城。自是幕府以鵜飼為凶。不列樂府也。義教官至。左大臣右近衛大將從一位。薨年四十八。七月。持世創劇卒。八月。畠山持國滿家子也。與管領細川持之等議立義教子義勝為嗣。甫八歲。天子詔義勝討滿祐。乃遣細川持常赤松貞村武田信貫自播磨山名持豐山名教之。山名教清自美作。兵凡五萬人。滿祐聞貞村來大喜曰。豎子來。吾所願也。乃遣兵逆擊于蟹坂。大敗之。持常與滿祐有姻。自以一軍居前。故逗撓不進。九月。持豐進至法華山。山太險。滿祐兵扼守其隘。懸巨材而俟。持豐患之。夜使土兵數千人持一炬。上其傍山。滿祐兵謂我冒嶮而入也。走而拒之。守隘之兵滅。持豐則收牛數百頭。縛藁為人。跨牛背。驅赴敵。

大宰少貳
大内介
左近衛中
將義勝
三年

一色義貫為
崇
文安二年
大井三郎

軍精兵數百。鼓譟從之。曉自隘口進。滿祐兵以藁人為敵。悉發其懸材。牛死而兵入。滿祐兵驚潰。持豐進入播磨。連陷諸砦。先衆至白旗城。城兵逃降。略盡。滿祐與渥美等皆自殺。乃以三國分賜持豐等。持豐時熙孫也。教康走北畠氏。不納而死。教祐走少貳嘉賴。嘉賴納之。大内教世持盛孫也。奉命擊破之。嘉賴教祐並走對馬。乃賞賜嘉賴邑於教世。自明德應永二役。山名大内氏皆微。至此復興。三年。義勝卒。義勝幼喜騎馬。卒墮馬死。官止於四位左中將。義勝母即小辨。讒殺一色義貫者。世稱義貫為崇云。畠山持國為管領。議立義勝。同母弟義成。甫八歲。後改名義政。文安二年。關東將士相與共請立故持氏子永壽為鎌倉主。以故憲實子龍稱執事。永壽初走信濃。依母黨大井持光。

右京亮憲
忠
寶德二年
結城七郎
左衛門
畠山右衛門
門督入道
德本
右馬助滿
則
常陸五郎
則重
山名右衛門

上杉氏不之知也。憲實既削髮。又與攻結城。心甚愧之。及結城陷。則以其二子爲僧。携而西奔。以自晦匿。猶有一子在伊豆。是爲龍稱。自持氏亡。關東不靖。長尾昌賢建議。欲立持氏胤子。以慰藉衆心。乃索獲永壽。請之京師。京師議許之。賜永壽名成氏。賜龍稱名憲忠。既而結城成朝。來自陸奥。仕成氏。成氏與之謀。欲修怨於上杉氏。寶德二年。謀泄。成氏走江島。憲忠追戰于海濱。將士和解之。奉成氏歸鎌倉。事纔得釋。而京師比年多虞。南國兵乘隙並起。赤松教祐在朝鮮。聞亂而還。欲復其家。發覺被誅。初赤松氏亡。畠山持國謂功臣之後不當絕也。欲令故滿則子則重奉祀。曰。滿則死明德之役。而則重不與嘉吉之逆。是宜立也。赤松氏遺臣。因擁則重。起播磨。山名持豐聞之。曰。吾樹功

門佐入道
宗全

右京大夫
勝元
畠山持國養
姪政長爲嫡
子已而生男
義就
彌三郎政
長
三郎義就
游佐河內
守
享德三年
神保總右
衛門

受封。賊黨敢欲奪之。乃將兵發。但馬擊殺則重。持國不平。持國父子擁立三將軍。官至從三位。頗驕恣。其朝政府。或乘篋輿。從騎士。其下亦多犯法者。藤原兼良。藤原房嗣。皆冀關白。交賂於持國。其威權如此。而持豐與之抗衡。持豐削髮。曰。宗全。以女妻細川勝元。勝元。滿元孫也。勝元自父持元。伯父持之。與畠山氏更爲管領。以故深結持豐。以傾持國。持國無子。養姪政長爲嫡嗣。任尾張守。已而生男。義就。爲右衛門佐。持國愛之。欲廢政長。其家長游佐某。數擊南兵有功。持國因命游佐輔義就。游佐同僚神保某。嫉游佐權勢。欲立政長。而排游佐。乃教政長自託於持豐。勝元。享德三年。四月。持國請義政立義就。欲誅政長。政長走匿於勝元家。使神保等依持豐。八月。畠山氏將士率屬政長。

修理大夫
教之

磯谷兵衛
尉

細川護岐
守成之

康正元年
彦次郎教
祐
彦五郎則
尚

京師大騷。幕府召諸將自衛。獨持豐。勝元不往。其夜有人
縱火於持國第。持國奔入伯父滿則第。義就奔依山名教
之。教之不納。則入游佐家。游佐家又火。終奔河內。持國遂
匿建仁寺。於是勝元攜政長入謁幕府。白義政曰。近日之
事。臣僕磯谷所爲也。九月。誅磯谷以謝。而政長竟得立焉。
遣兵擁持國而歸。踰歲。持國卒。義政聞。焚持國第者。持豐
所爲也。十一月。召諸將。命誅持豐。勝元俄拔其衆。赴東山。
舉族從之。幕府兵寡。勝元乃爲請赦持豐。持豐又謝。獻誓
書。事輒釋。乃罷持豐之國。細川成之。乘間請錄赤松氏之
裔。義政許之。成之持常子也。康正元年夏。召赤松教祐弟
則尚。賜之播磨。持豐怒。逆擊則尚。殺之。因怒曰。則尚之立。
勝元何不沮止之。乃欲使之。刺刃婦翁腹耶。勝元無子。養

緒入道

石見太郎

祐元

三條內大

臣

尊氏與書赤

松則村呼之

爲父見卷之

七七葉葉

長祿元年

中村八郎

赤松次郎

政則

義雅見三葉

裏

持豐子爲嗣。已而生子。則廢之。持豐因是恨勝元也。無幾
何。持豐被赦。歸京師。勢威益熾。持豐長身赭面。人呼曰赭
入道。時赤松氏遣臣所在伏匿。憚持豐不敢有爲。有石見
者焉。仕內大臣藤原實量。常思復赤松氏。從容語實量以
其志。曰。細川氏山名氏。內有罅隙。臣以爲以此時。附細川
氏。則志成矣。因出示尊氏與則村書。實量視書。歎曰。其
祖爲將軍之父。其孫爲將軍之仇。仇讎之責。汝何以償。石
見曰。今將軍立之歲。南人犯闕。奪璽。璽今在吉野。臣請往
收復之。乃令舊僚中村某等往吉野。伴仕南朝皇子。長祿
元年。中村終得殺南朝皇子。取璽還獻。義政議賞其功。勝
元贊之。賜邑於赤松政則。政則父性存。義雅子也。於滿祐
爲姪。嘉吉之變。猶幼。依建仁寺僧龍澤而免。後生政則。甫

享德
治部大輔
義將
右兵衛督
義重
右兵衛督
義淳
同義繼
修理大夫
義種
三年
右兵衛佐
義敏
伊勢伊勢
守
治部少輔
義種

五歲於是賜加賀之半持豐怒使刺客刺殺石見當是時三管領細川氏獨盛四職山名氏獨盛而伊勢氏權勢甲於七頭先是斯波義將義重義淳義繼父子相襲享德中義繼夭無子以族義敏為嗣義敏者義將弟義種之曾孫也斯波氏家有二老曰甲斐織田朝倉三老常不喜義敏相共竊罵之曰新主人何無禮於舊家臣也因伊勢貞親請廢之貞親娶甲斐氏則右之為請義政義政欲兩和解之三老不肯乃諭義敏讓其子松王而自退三年義敏致仕貞親乃請立義廉許之義廉者義種孫也義敏失望走依大內教弘伊勢氏世掌出納甚有權而至義政時尤甚義政妻曰富子藤原重政女也有寵所言莫不聽從內謁公行號令抵牾而伊勢氏專權於中間義政獨事遊宴而

大內介
高倉第障子
一間直二萬
錢

熊谷左衛
門尉
寬正元年
三年
讚岐守成
之
四年
山名彈正
少弼

已義政喜奢侈高倉第障子一間直二萬錢其他稱之以故征賦十倍前代前代借畿內富商之金率一歲不過數次至義政時則一月或八九次故事每將府有大儀課諸將助其費率十歲一舉義政五歲九舉天下凋弊近江士人熊谷某好學密上書幕府極諫義政義政怒曰其言則然而非其人矣命貞親奪熊谷邑逐之先是畠山政長義就相鬪河內義政兩赦之入京師寬正元年九月義政命貞親逐義就義就曰吾顧無罪將軍豈信讒乎乃奔河內義政令政長攻之陷若江城細川勝元請援政長三年勝元令族成之為假營領將二十餘州兵赴援義就以數百人據嶽山金胎寺二城擊卻京軍而金胎寺竟陷四年三月京軍圍嶽山山名是豐以備後兵先登與義就戰七勝

五年 後土御門帝 與昌山持國 養姪政長為 嫡嗣同一失 策
在馬頭義 視 六年 應仁

七敗。城兵疲而卻。是豐曰。我宗全子也。不拔城。不已。城兵不敢出。義就揮刀。身先士卒。是豐曰。義就勇士。真吾敵也。戰至日暮。乃交解。四月。嶽山陷。義就欲自殺。湯淺二郎代死。義就脫走。入高野。政長攻之。又走吉野。政長凱旋。是豐歸。語父。以義就勇。持豐心奇之。五年。皇太子受禪。是為後土御門帝。義政亦倦政。欲辭職。而歲三十。未有子也。弟義尋。削髮為淨土寺門主。義政欲讓職於義尋。義尋固辭曰。近日人情。反覆可畏。義政使人言曰。子豈有所顧慮耶。吾如他日舉男。就襁褓。即為僧耳。必不子廢也。子第速來代我。義尋乃蓄髮。徙今出川第。更名義視。將士赴謁。勝元執事焉。已而義政殊無讓職之意。六年十一月。富子生男。義尚。內外慶賀。富君不忍。以為僧也。日夜啼泣。願立為嗣。欲

沿部大輔 義廉 右兵衛督 義敏 垣屋越前 守 大田垣美 作守 武衛即斯波 氏見一葉裏

得一強援。念諸將有威力者。曰。無若褚入道者。密作書。囑持豐曰。吾欲立孺子。而義視業已為嗣。勝元輔之。不可憾也。願公為吾圖之。持豐素恨勝元。欲立義尚而已。執事焉也。乃許諾之。因請赦義就。入京師。以援已。持豐又以女許嫁。斯波義廉時。義敏在周防。其妹為伊勢貞親妾。有寵。其子松王為僧。貞蓋弟子。於是妾與貞蓋。日請復義敏。貞親遂以教旨。召義敏。入京師。禁義廉朝從。收其第宅。義廉走告之。持豐持豐大怒。欲自往其第。以拒公使。家臣垣屋大田垣等交諫曰。以私姻背公命。其若之何。君盍以其適武衛者。轉適公方乎。是轉禍為福也。君不聽。臣等當薙髮。染衣。住高野。粉川而已。不忍視君及禍也。持豐笑曰。吾加箭於奴輩。何不可之有。赤松滿祐之弑。普光公也。細川

六角武田諸人往者如雲大敗於蟹坂路阻不進然而自
 但馬口入一戰梟逆賊首以報將軍仇者誰乎然未幾何
 召賊餘孽奪我功田予之吾聞父讎不與共戴天田夫野
 人猶知此義今不疾父讎而疾報仇者欲奪此以予彼如
 此公方真可賴也饒令吾背公命而若輩謹慎以納媚焉
 何必高野粉川之之因拂衣而入大聲罵曰大姓有可罰
 者當告管領諮諸將以決其議貞親一豎子敢進退三職
 欲使武衛之家亦踵畠山氏之禍禍敗之至真不可測今
 日在彼明日在我我必往與義廉共生死耳於是山名氏
 家臣咸決意修兵京師訛言今出川氏亦右義廉義視懼
 乃走入勝元第有人告貞親曰細川山名奉命來討四月
 貞親東奔伊勢義敏北奔越前諸將連署請誅貞親曰貞

今出川氏乃
 將軍義視見
 十二葉裏

右衛門佐拜
 戴二物御所
 之盃山名之
 足
 改元應仁

親不伏誅則羣臣不復能朝從義政不得已聽之使人諭
 解義視於是持豐復請赦義就義政許之持豐喜使使報
 義就義就在熊野得報即發九月入河內政長部將守若
 江城怖棄城走義就盡定河內十一月入京師謁幕府徑
 詣謝持豐極歡而出或夜書義就門曰右衛門佐拜戴二
 物御所之盃山名之足義就謂勝元政長之黨所為也明
 年改元應仁故事每歲首管領以下更饗將軍是時政長
 為管領正月二日政長治具請義政義政不往政長驚曰
 吾勤仕異等饒使不蒙褒賞何遽至被疎斥蓋宗全義就
 讒言所致也義就聞之大喜曰彼已為將軍所疎斥當往
 驅逐之政長家宰神保長誠請政長修守備十五日持豐
 饗義政畢聚義就義廉等諸將圍幕府而請曰義就既被

神保總右
 衛門

赦當移住本第。而勝元右政長以梗公命請詰問之。義政乃遣使問勝元。勝元曰。臣將自往答矣。使者還報。幕府戒嚴。兵聚細川氏者。可一萬。義就等亦聚兵於幕府。義政出令曰。政長。義就。獨身決戰。諸將毋得援。持豐怒曰。三日請之一朝。失之如何。義就曰。獨身決戰。吾所願已。且日僕當以手兵赴攻。諸君傍觀。勝敗何如。於是諸將皆奉令。勝元弗肯。義政令細川教春往諭。勝元曰。不奉令者。叛也。勝元歎息久之。乃答曰。賴春死國難。賴之輔幼主。以至於臣。六七世未嘗倍叛也。今寧背友誼。不忍被叛名。當謹奉令耳。長誠聞之。謂政長曰。右京大夫已不援我。我孤立矣。義就自幕府來。諸將豈無潛援之者。本第平夷。不可拒守。爲今計者。宜據上御靈林。南負相國寺。西依大夫第。戰即不利。

下野守教春

安富長部

大夫豈坐視乎。且大夫家老安富元綱與臣親善。即使大夫不援。而元綱必來也。政長然之。乃燒其第。以六千人出。從士以爲奔也。行道亡。比至御靈林。裁二千人而已。義就曰。兵利在乘勝。是不可失矣。十八日。侵晨赴之。時方雪。兵凍不輒前。政長兵亂射。斃數百人。而義廉等潛來助。義就政長苦戰。細川氏闔門不敢出援。長誠使人言元綱曰。自旦戰至暮。我兵疲矣。不敢望援兵。特請惠一尊酒。將與主公訣飲。自裁。元綱不答。政長夜縱火。祠宇穿林而逃。義就入。觀宇下有三口。曰。尾張守死矣。乃凱旋。持豐大喜。散遣其兵。世嗾勝元不援政長也。謠曰。細川宜改洲股川。張者。是此川。勝元愧之。閉門不出。叔父持賢數激怒之。時勝元第在東。持豐第在西。以夾室町府。義視往來。二人間。

尾張守見十栗表
細川洲胡川之謠
右馬助持賢

讚岐守政 之 備中守師 春 和泉守元 春 淡路守政 春 左衛門督 政長 京極大膳 大夫 赤松次郎 武田大膳 大夫 一色左京 大夫 相摸守教 幸 修理大夫

和解之。勝元陽服從之。持豐意益驕。不復設備。勝元窺之。潛發兵。諸國勝元自發其所管攝津丹後土佐讚岐之兵。族政之。以阿波參河師春。以備中元春。以和泉政春。以淡路斯波義敏。以越中畠山政長。以紀伊河內京極持清。以隱岐出雲飛驒近江赤松政則。以播磨備前美作武田國信。以安藝若狹並屬勝元。兵凡十六萬餘人。議曰。幕府門前有一色義直。第與西陣相接。而爲之守。我今遣一將。陣實相院。以隔絕之。則義直必怖而走。我可以取幕府也。五月二十四日。遣武田國信等陣焉。義直果走。勝元乃入幕府。請將軍牙旗樹之。四足門。又迎義視置府中。令將士屯諸街巷。以討持豐。持豐聞之。曰。悔爲豎子所先。於是亦發兵。持豐自發其所管。但馬播磨因幡之兵。族教幸。以伯耆

教清 畠山右衛門 佐 修理大夫 義純 六角四郎 土岐左京 大夫

鹿草太郎 左衛門 朝倉佐衛 門教景

備前教清。以美作石見斯波義廉。以越前尾張遠江畠山義就。以大和河內紀伊畠山義純。以能登六角高賴。以近江一色義直。以丹波伊勢土佐土岐成賴。以美濃並屬持豐。兵凡十一萬餘人。山名是豐。與勝元約爲父子。以故獨屬東陣。西陣遣垣屋攻實相院。遣大田垣守東面前壘。京師人民負擔奔竄。後二日。細川氏兵攻前壘。發火箭燒而走之。持豐遣義廉教幸攻師春大宮第。師春乞援於勝元。勝元乃遣持清。將萬人過辰橋。未陣。義廉將鹿草朝倉等呼譟薄之。持清兵卻。遂大奔。爭橋而墮者數千人。政則曰。備中守孤軍嬰壁。不援之者。非士也。勒三百騎。自猪熊巷赴援。擊走義廉兵。拔師春入政之村雲第。山名氏兵躡之。縱火第外。戰煙焰中。如此者。兩晝夜。伏尸填塞街衢。六月

石馬頭政

東西陣交解而退。東陣據相國寺。西陣據武衛氏。相持未戰。西陣兵漸加大。內政弘素黨西陣。與河野氏合兵三萬。來。意。陣。遣。拒。之。於攝津。遣政國。國信。攻武衛壘。欲及政弘。未至。拔之。迭攻二十日。未能拔。而政弘已至。擊政。則政則走。至五條。不得入。乃東走岩倉山。西陣望見其炬。遣兵三道要擊。皆敗。卻。政則經神樂岡。自御靈口入東。東陣流言。將軍近臣有通款。西陣者常泄密謀。所以取。敗。八月。勝元與家臣議。以甲六千扼守諸門。使教春請逐。番衆十二人。義政聽之。近臣皆怒曰。上意所注在西。西勝。則笑。東勝則顰。何獨吾儕。吾儕選於衆中。特受放逐之命。亦足以死矣。爭結束將鬪。當是時。勝元迎上皇。天皇于幕。府。政長特叙三位。護輿至門。門中喧騷。輿止門外者。自午。

細川下野
守教春

三條大納
言公春
吉良左兵
衛佐

至亥。藤原公春。吉良義信。以義政旨諭近臣。近臣乃出奔。西陣。而輿乃入。蓋勝元計義政如不右己。則挾天子以戰也。持豐亦計攘下京之敵。以出敵東面。取三寶院相國寺。以塞御靈口也。九月。令義就。政弘。成賴。高賴。義直。赴攻。五將臨發。誓持豐曰。此行不取相國寺者。無復生還。乃各將萬人。攻三寶院。武田國信。弟基綱。與其父信賢。以二千人守之。力拒終日。兵皆散亡。基綱獨開院門。偏扉。以身當敵。不敢逼。畠山氏驍卒野老源三有臂力。挺進搏之。基綱叱曰。試受吾刀。乃擊其胷。刀折。基綱大號奔逸。莫敢遏者。源三頭碎死。西陣兵既取三寶院。進攻淨華院。遂守將京。極持清。焚近衛。鷹司以下。三十七第。遂向相國寺。勝元令安富元綱等三千騎守相國寺。別出兵於一條。而寺僧陰。

安藝守基
綱
佐衛門大

民部丞元
綱
弟九郎

收首級載之
以車八輛

秋庭儕中守

東勝近江
守

通欵於西陣。舉火為應。扞一條者。駭顧引還。西陣五將追至寺門。元綱兄弟以手兵拒總門。與政弘成賴確鬪七合。殺傷大當。自晨至昏。西陣兵終不能入。已而東門失守。西陣兵全入。元綱兄弟咄嗟馳之。箭洞胸死。政弘成賴既取相國寺。收所獲首級。載之以車八輛。以送致西陣。因屯相國寺跡。政之來。謂勝元曰。敵屯相國寺。我猶釜中魚也。急遣一將擊走之。勝元曰。吾亦思此。而諸將士各有所守。與敵相拒。不可拔足。誰赴援者。秋庭某進曰。畠山公。其人也。勝元曰。然。召政長。語之。故曰。事急矣。煩公一行。果勝則當今忠勳。誰出公右者。政長對曰。僕雖無似。辱受此命。不敢不往。願御靈林之役。多亡士卒。在者僅二千而已。若之何。勝元有慚色。政之乃令其部將東勝某援政長。政長於是

出四足門。觀者相語曰。以此寡兵。恐不能克。政長據鞍而言曰。諸君勿憂。政長往焉。雖有百萬敵。保能破之。即得克乎。今日之事。僕專任其功。諸君幸證之。乃進望敵陣。指問其候騎曰。彼山門前者為誰。曰。成賴。山門後者誰。曰。義直。其南者誰。曰。衛門佐氏。神保長誠說。政長曰。敵兵衆盛如彼。君厚集其兵。合力衝突之。彼必縱兵圍我。我可以破其一面也。政長從之。乃蒙楯而前。比薄敵。乃捨楯直衝門前。陣陣大潰。卻入門後。門後兵沓蹙。不能揮槍。義就謂其將甲斐莊某曰。彼其尾張守也。我前軍槍鋒不整。必敗。吾將代進。言未畢。門後兵大敗奔。壓義就軍。軍不得戰而退。東陣復取相國寺。政長名震兩陣間。於是兩陣皆戰。疲交綏。以相國寺為界。高壘浚塹。為持久計。當是時。伊勢

北畠中納言

二年

浦上東市
正則宗
文明元年

貞親在鈴鹿關聞京師亂乃歸依勝元勝元以其不善持
 豐欲置爲己黨爲請復其舊職以伺察府中應敵者義視
 素惡貞親恐其離間兄弟意自不安竊謀逃奔遂間行至
 北畠教親營與俱奔伊勢二年四月義政以書招還之義
 視狐疑不應勝元政長政則等連署請之乃還九月入幕
 府會有飛語勝元謀廢立義政疑懼勝元聞之乃陰計走
 義視於西陣十一月令武田信賢擁義視冒雨上叡山持
 豐聞之喜遣兵迎之奉于武衛氏時義視爲正二位權大
 納言十二月詔削其官爵大納言藤原教忠等七人留在
 禁內遂奔西陣亦削其籍勝元復爲管領政則爲侍所司
 政則家老浦上某爲所司代自是兩陣如將軍兄弟爭者
 文明元年三月勝元遣部下兵夜縱火西陣入至持豐營
 持豐提薙刀出親戰庭中從兵四集殺安富某等十餘人
 餘兵走歸四月義政分予丹後于信賢政國二人遣吏入
 國山名氏吏拒戰迭有勝敗五月多賀高忠率近江兵入
 援東陣聞西陣黨六角龜壽起近江則引還勝元乃令國
 信城北白川屬之叡山以通近江商賈又令是豐城天王
 山塞西陣糧道持豐令義就屯勝龍寺拒之又令政弘城
 泊野以其家臣二尾某留守焉二尾叛應東陣會少貳嘉
 賴子教賴歸自對馬謀復其國西陲大亂政弘走歸周防
 西陣失勢赤松氏將中村某亦略播磨備前美作盡復其
 國二年十二月上皇崩于幕府三年正月葬上皇葬儀不
 備義政徒步奉送四年勝元以將軍旨說畠山義統義統
 降義政賜之越中能登以通北國糧道西陣益失勢逃降

相屬。五年三月。持豐病卒。西陣猶不_レ解去。勝元欲乘喪擊之。五月。勝元亦病卒。子政元嗣。勝元與持豐構難。未決。勝敗而死。然政權終歸細川氏。

日本外史卷之八終

日本外史卷之九

足利氏正記

足利氏下

義尙左近衛中將尾張守政長
 文明九年
 大納言義視

兩陣皆喪首領。猶屹然相對。十二月。義政讓軍職於義尙。甫九歲。畠山政長爲管領。七日而辭。以族義統代之。賞降東陣功也。九年十一月。西陣諸將各解歸國。義視往依土岐氏。東陣亦解。自應仁元年至此。凡十有一歲。兩陣兵士交出。焚掠文武第宅。蕩爲荒野。關白兼良以下諸公卿。散走四方。或遭戕害。歷朝典籍。概羅兵燹。而義政宴詠自若。發使者赴朝鮮。求勘合印信。以購海外珍寶。十一年。遂退居東山。起銀閣。以擬義滿金閣。不以爭亂加意。諸國強臣。往往乘亂奪國。葬上皇之歲。斯波氏家臣甲斐某。弒其君。

十一年
銀閣寺

甲斐刑部
左衛門
織田氏
朝倉彈正
左衛門
織田彈正
三郎
右京亮憲
忠
成氏憲忠見
卷之八九葉
裏
明年
左兵衛督
成氏
結城七郎
左衛門
長尾左衛
門入道
兵部大輔

奪越前以應西陣。朝倉敏景誅殺甲斐。義政賜之越前。於是織田氏乃奪尾張。義政不問也。自是天下武人不復朝。足利氏山名氏及其黨與諸將散在諸國。往往漸就衰滅。而細川氏與上杉氏張於東西者如故。上杉憲忠之與成氏和也。義政亦使使者諭解之。而君臣猶相嫌隙。後四歲。成氏與結城成朝謀。伏力士於門側。而召憲忠。憲忠至。入門。力士擊殺之。上杉氏族皆怒。叛成氏。明年長尾昌賢請京師立憲忠弟房顯為管領。與扇谷上杉定正共攻成氏。轉戰武藏。相摸間。房顯築壘于五十子。兵結不解者三歲矣。房顯定正請京師曰。願得戴一將種。以討成氏。義政乃使其弟削髮為香嚴院主者蓄髮。命名政知。遣之關東。關東將士多歸心於成氏。少附政知者。於是政知留在伊豆。

房顯
修理大夫
定正
左兵衛督
政知
民部大輔
顯定
文明十年
山內公
太田源五
備中守
太田道灌
太田左衛
門入道道
眞
十八年
源六資安

堀越房顯既卒。子顯定嗣。顯定與定正奉政知。數攻成氏。成氏走。據古河城。城負常陸。右下野。左下總。千葉。小山。結城。宇都宮。諸族為之羽翼。顯定定正攻之。十一歲而陷。成氏奔千葉。後七歲與上杉氏媾。得復古河。請和。義政義政聽之。實文明十年也。顯定於是。在上野。平井管領八州。八州推稱山內公。扇谷上杉定正在相摸。大場。其臣太田持資有才略。削髮稱道灌。道灌精築城之術。築江戶。河越二城。居焉。與父道眞協心。大播恩威。八州將士漸背山內。歸扇谷。顯定患之。數擊定正。不得志。顯定陰計除道灌。以斷定正手足。乃縱反間。盛稱道灌材武。得士心。非為定正下者。定正稍忌之。十八年。定正招道灌。賜酒。酒酣。命浴。使人槍刺殺之。子資安與道眞共降。顯定。顯定大喜。曰。定正陷。

長亨元年

左兵衛督

成氏

左馬頭政

氏

佐佐木六

角四郎

樵談治要

延德元年

二年

義通即將

軍義澄初

名

我計中不足復圖長亨元年將兵發平井擊定正定正遣
使古河乞援於成氏成氏使子政氏將兵援定正討顯定
是年九月義尙自將討六角高賴以其背命不來也十月
高賴逃甲賀山義尙留陣鈎里義尙幼喜文學與藤原兼
良問答政事兼良爲錄其語曰樵談治要又習騎射在鈎
里踰年講左氏春秋于幕中曰吾不滅此賊不復還京師
延德元年三月疾作薨于陣中官至內大臣右近衛大將
從一位薨年二十五內外惜之義尙晚更名義熙義熙無
子義政召義視於美濃養其子義材爲嗣義材後更名義
尹終更義植二年正月義政薨官至左大臣右近衛大將
從一位准三宮明年義視薨于京師政知卒于伊豆政知
有子曰茶茶政知愛後妻子美通疎茶茶茶茶怨望遂弑

今川駿河

守

伊勢新九

郎

大森式部

大輔

右京大夫
政元

明應元年

政知義通走依今川氏親氏親遣其將伊勢長氏誅茶茶
長氏遂取伊豆遂窺相摸是時上杉定正方克顯定居鉢
形城兵威頗振不復敬成氏小田原城主大森實賴以書
諫之曰扇谷支庶也所以能抗山內者太田道灌之力也
今既喪道灌兵力衰削而偶克勁敵真僥倖耳乃輕蔑君
長重喪將士之心禍至無日矣定正弗能悛長氏遣使通
好於扇谷氏與今川氏俱助定正以擊顯定兩上杉氏終
自是衰矣義通之走今川氏今川氏護送之於京師細川
政元爲管領請義植寓義通於天龍寺將行爲僧也義植
既襲職近國諸士盡來賀之獨六角高賴不至義植曰吾
將繼義父之志也明應元年九月義植親將討高賴攻拔
觀音寺城高賴復逃甲賀山義植凱旋當是時畠山政長

二年

彈正少弼
義豐

式部少輔
之長

信濃守之
慶

尙長時小

字御兒丸

後尾張守

丹下備後

守

政知稱堀

越御所

爲管領。政長以宿將負其威望。輕侮諸將。諸將不平。畠山
義豐。義就子也。訴政長驕橫。據譽田城舉兵。二年三月。政
長奉義植討之。四月。義植陣于正覺寺。數攻譽田。不能下。
義豐知細川政元與政長爭權相忌也。陰遣使說細川氏
家老三好之長。之長子之慶。勸政元援義豐。合兵圍正覺
寺。義植脫走。政長子尙長走紀伊。政長曰。吾可以死也。與
其臣丹下某等訣。飲自殺。政元歸京師。議將軍繼嗣。前關
白藤原政基與故政知有姻。因說政元曰。義通在天龍寺。
未削髮。當立。政元然之。乃會諸將。言曰。東山公嘗約養堀
越氏之子矣。今將軍黨於政長。自亂國家。不可以統師。諸
將莫敢異議。乃立義通。甫十五。更名義高。後更義澄。閏月
政元聞義植匿在筒井。尙長在高屋。遣兵攻之。捕義植。幽

九年

武藏守高

六年

義興
左京大夫

弘

後柏原天皇

文龜元年

永正元年

足利政氏父

子構兵真可

謂戰國矣

左馬頭高

基

干家臣物部氏。禁人出入。縱一僧侍焉。六月。義植逃。出奔
越中。終赴周防。依大內政弘。政弘卒。子義興計起兵。復義
植。政元養子高國。以事怨政元。叛通大內氏。於是細川氏
分黨。京畿大擾。兩上杉氏亦鬪於關東。概無虛歲。六年。成
氏卒。子政氏嗣。政氏與定正子朝良。數攻顯定。已而和之。
當是時。海內武人迭相爭奪。不復知有天子將軍。九年。九
月。帝崩。置柩於黑戶。四十餘日。乃葬。十一月。太子即位。是
爲後柏原天皇。天皇文龜元年。義澄。義植各自聚兵。義澄
奏請削義植官爵。永正元年。政氏與子高基有郤。構兵。初
政氏有三子。高基。義明。基賴。政氏欲廢高基。高基舉兵。攻
政氏。上杉顯定和解之。使政氏退老。高基立。義明奔陸奥。
基賴奔下野。是時。伊勢氏勢漸强大。兩上杉氏連和以拒

三年
四年
右兵衛
義明
九郎房義
九條太政
大臣政基
源九郎澄
之
民部少輔
政春
武藏守高
國
讚岐守元
勝
六郎左京
大夫澄元

之。三年。顯定弟房義爲其臣長尾爲景所殺。四年。細川政元爲賊所殺。三好長輝誅其賊。政元素好鬼神說。不近婦人。以故無子。養藤原政基子澄之。又養族政春子高國。皆不中意。更養族元勝子澄元。初賴之之後。世爲管領。曰上館。二弟詮春滿之。世領讚岐。阿波。曰下館。猶關東有兩上杉氏。政春詮春之後也。元勝滿之之後也。澄元猶幼。在阿波。三好之慶子長輝輔之。藥幅寺與次。香西又六。並爲政元家宰。議曰。管領言行無常。不能久也。澄元爲嗣。長輝執權。則我輩不能不出其下。不若速行大事。擁立澄之。乃略政元。近士福井戶倉等。伺察政元。是年六月。政元齋戒。夜入浴室。戶倉就而刃之。近士波波伯部走救。亦爲所刃。不殊。奔阿波。香西等乃迎澄之於丹波。立之。義澄不能制。七

讚岐守詮
春
阿波守滿
之
信濃守之
慶
筑前守長
輝
又六元近
戶倉次郎
五年
波波伯部
越後守元
則
次郎長清
彌太郎長
房後民部

月。三好長輝發兵。擁澄元入京師。香西城嵐山。據之。出兵拒百百橋。波波伯部爲長輝先鋒。遇戶倉。鬪而斬之。澄之與香西藥師寺皆死。長輝請義澄以澄元爲管領。而自執政事。後削髮稱希雲。希雲之先曰小笠原長清。長清子長房爲阿波守護。自信濃徙焉。居三好鄉。及細川氏領四國。屬部下。爲重臣。至是始著。而細川氏始衰矣。大內義興聞變。舉山陰山陽西海兵。奉義植而東。細川高國亦舉兵。應之。義澄懼。與書高國。講和高國不聽。五年三月。義澄奔近江。依六角定賴。澄元與長輝奔阿波。四月。義植義興至界浦。先是。畠山尙長與其臣木澤某等。攻殺畠山義豐。數與政元戰。至是以兵來屬。義植義興入京師。長輝出兵。攝津。與六角氏兵夾攻京師。大敗。自殺于知恩寺。六月。詔

少輔
 六年 大內左京大夫
 七年 右京大夫 澄元 尾張守尙長 木澤右京 彈正少弼 義豐 六角彈正 少弼 長尾六郎 後信濃守 九郎房義 民部少輔
 十年 安房守憲

奪義澄官爵。還予之。義植義植以義興爲管領。六年十月夜有盜入幕府。欲刺義植。義植拔刀。手斬四人。身又被九創。謂義澄所使也。於是遣兵。索義澄於近江。弗獲。七年。義植自將攻六角定賴。敗歸。是年六月。上杉顯定討長尾爲景。欲爲房義復仇。戰于信濃高梨。敗死。顯定無子。養政氏子顯實。又養憲實子憲總。及其死。諸家臣逐顯實。立憲總爲管領。八月。細川政賢將南海東國兵。入攻義植。政賢持賢孫也。義植以大內義興策避之。丹波。誘政賢入京師。已而聚兵南歸。與政賢戰于船岡山。大敗之。奏義興功。叙從三位。如畠山政長。赤松政則故事。是月。義澄薨于近江嶽山。官至參議。從三位。有二子。長曰義晴。季曰義維。託義晴於赤松義村。託義維於細川澄元。義村。政則子也。十年。義

實
 十五年 安房守憲
 十七年 總 右馬頭政賢 赤松左京大夫 筑前守元長
 大永元年 彌三郎植 長後尾張守
 以本願寺僧爲門跡
 六年 香西四郎 左衛門

植復攻六角氏。敗歸。十五年。大內義興西歸周防。以久居京師。費用不支也。細川高國代爲管領。專政。十七年正月。澄元聞義興去。則與三好元長發兵至攝津。元長。長輝孫也。高國敗走近江。五月。高國與六角定賴合兵。入京師。元長大敗。被虜。澄元走播磨。遂歸阿波。病卒。元長逃歸阿波。高國益專橫。義植厭之。欲以畠山尙長子植長代爲管領。高國聞怒。大永元年三月。義植爲高國所逼。出奔淡路。後二歲薨。官至權大納言。從二位。高國迎義晴於播磨。詔奪義植職。予之義晴。依高國請也。是年。朝廷始行卽位禮。本願寺僧獻其資。因救以僧准門跡。六年。帝崩。太子卽位。是爲後奈良天皇。高國信讒。殺其臣香西光重。京師亂。義晴奔坂下。遂赴近江朽木。依佐佐木植綱。三好元長在阿波。

民部少輔
植綱
七年
聰明五郎
後右京太
夫晴元
朝倉太郎
左衛門

上總介義
宣
北畠中納
言材親
享祿元年
尻子修理
大夫經久
浦上掃部
助

聞之。乃奉澄元子聰明五郎。舉兵入京師。高國乞援於近江。若狹。越前。諸將。朝倉孝景來援。高國。七年。二月。元長至京師。高國陣桂川東。孝景陣鳥羽。元長爲三軍。與高國夾水而陣。上軍濟上流。下軍濟下流。高國陣左右。顧而動。元長則以中軍爲圓陣。亂中流。衝高國陣。陣合以圍之。上軍下軍皆濟。內外夾擊。高國大敗。棄旗走。元長軍追之。部伍頗亂。孝景乃橫擊。破元長。元長走歸阿波。三月。元長大舉。至界浦。連下諸城。獨伊丹未下。高國遣兵救之。自陣東寺。畠山義宣。義豐子也。起兵。應三好氏。與丹波。香西氏。皆約攻高國。高國度不可支。乃講和。元長佯聽之。享祿元年。諸援高國者。皆解歸國。元長乃欲攻高國。高國大懼。出奔。歷抵北畠。六角。朝倉。尼子氏。皆弗納。終往備前。依浦上村宗。

木澤左京
亮
二年

赤松次郎
四年
天文元年
島村彈正
柳本甚次
郎

村宗方殺其君赤松義村。欲列爲諸侯。如朝倉氏比也。乃與高國相結託。時元長加冠於聰明五郎。名曰晴元。居於界城。元長輔佐之。元長叔父政長。稱宗三。嫉元長專權。與晴元所寵木澤長政。柳本彈正相結。俱讚元長。長政畠山義宣家臣也。柳本。香西氏族也。二年。柳本攻伊丹。元長與伊丹城將有姻。欲援之。柳本奔牧方。晴元令柳本將兵攻。陷伊丹。元長怨望。自歸阿波。高國聞元長不在。乃發兵攻晴元。晴元意悔。召元長自援。十一月。高國與村宗合兵。來攻晴元。赤松氏遺臣不服。村宗者。擁赤松晴政。通款於晴元。四年。春。元長發兵助晴元。六月。大戰于天王寺側。殺村宗。走高國。高國走尼崎。匿于染戶。甕中。元長兵索獲殺之。播磨力人。島村奮戰死。天文元年。正月。元長殺柳本子某。

新五郎入
道宗三
讚岐守持
隆
長慶時幼
名千熊後
修理太夫
二年
義晴在朽木
見六葉表
左馬頭高
基
掃部助憲
總
安房守憲
寬
左衛門大
夫氏綱

千京師以報伊丹之怨。晴元大怒。元長削髮謝之。稱海雲。晴元意猶不釋。密使三好宗三。木澤長政圖之。晴元族持隆諫曰。彼有大功。殺之不義。弗聽。遂遣宗三。長政誘本願寺僧徒。圍海雲。于顯本寺。海雲使其妻携子長慶。逃阿波。而自殺。長政終弒其君義宣。二年。本願寺僧徒與晴元有郤。攻取界城。晴元奔淡路。木澤長政誘京師法華徒。攻復界城。四月。晴元率阿波兵。歸助長政。僧徒城大坂。據之。晴元攻之。不能拔。和弭兵。乃入京師。迎義晴於朽木。自爲管領。義晴之在朽木也。高基自古河使使來請冠其子。受將軍偏諱。如故事。因命曰晴氏。上杉憲總已死。子憲寬爲管領。與伊勢氏綱爭武藏。高基爲晴氏娶氏綱女。欲假其力。以報宿仇。高基弟義明在陸奥。享祿中。上總守護武田豐

右兵衛佐
義明
御弓御所
武田上總
介
七年
原次郎胤
村
千葉介
十四年
右馬頭基
賴
民部大輔
憲政
五郎朝定
修理大夫
朝興
十五年
左京太夫
氏康

三。與原氏鬪。千葉氏援原氏。豐三不克。豐三乃迎義明爲主。遠近爭附之。遂攻滅原氏。義明居干御弓。稱御弓御所。常思定關東。以興基氏舊業。高基意害之。勸伊勢氏滅御弓。七年。伊勢氏大舉來攻。義明與弟基賴將兵迎之。義明馳突敵軍。皆靡。乃留俟後騎。中飛箭死。基賴復走下野。伊勢氏盡并其地。十四年。上杉憲政與上杉朝定合兵。攻伊勢氏。憲政。憲寬子。朝定。朝興子也。於是。憲政。朝定。並遣使。乞援於晴氏。晴氏遲疑。其臣交勸往。乃往。與兩上杉氏俱圍河越。踰歲。伊勢氏康大破兩上杉氏軍。晴氏逃歸古河。十五年。義晴欲冠其子。時京畿騷擾。不可行禮。乃携赴坂下。冠于日吉祠官家。命名義藤。遂改義輝。讓之軍職。六角高賴爲假管領。賓之。當是時。細川晴元在京師。玉井

次郎氏綱
河內守長
教
細川晴元怒
三好元長見
七葉裏
上總介植
長
播磨守政
國
十八年
豐前守之
虎
義維足利義
澄季子見五
葉裏
十九年
十河民部
大夫

某擁故細川高國義子氏綱游佐長教擁故畠山植長弟
政國並起于攝津河內與大坂僧徒連兵北鄉晴元遣三
好宗三等拒戰不克乃召三好長慶長慶時年十九掌細
川持隆兵有勇名以父故怨晴元不輒應命其弟之虎諫
之乃航海至兵庫入越水城宗三迎之合兵擊氏綱政國
迭有勝敗宗三嘗讒殺元長至是又讒長慶長慶怨之十
八年長慶與游佐長教連和以攻宗三千一藏城宗三乞
援於晴元晴元發京師入榎南城六角定賴與晴元有姻
出兵助之長慶曰吾以義榮爲將軍氏綱爲管領何患之
有義榮者義維子也六月長慶與其弟十河一存攻拔榎
南宗三走死江口晴元走坂下十九年三月晴元聞長慶
且來襲也城干如意岳以奉義晴義晴病薨于穴太山中

二十年

信良後右
京大夫改
名昭元
右京大夫
氏綱
松永彈正
少弼

義晴官至權大納言右近衛大將從三位晴元定賴奉義
輝徒寶泉寺十一月長慶入京師陣阿彌陀峯分兵屯三
井寺縱火大津義輝又徙朽木晴元陣志賀二十年正月
晴元迎擊長慶兵大敗二十一年六角定賴使其子義賢
抵長慶講和曰將軍遜於公越在畿外數年公武多矣不
亟講和恐天下有議公者也長慶曰臣不敢犯將軍特怨
右京大夫右宗三耳今宗三既死使大夫削髮立氏綱代
之以及大夫子信良則臣請謹戢兵矣和議即成晴元削
髮奔丹波二月義輝携信良歸京師長慶入謁于相國寺
立氏綱爲管領置信良于越水城其實質之也於是三好
氏代細川氏領京畿諸政留家臣松永久秀護幕府而引
兵南歸阿波久秀西岡賈人以慧黠爲長慶所親任先是

長尾景虎

平三景虎

後彈正大

弼入道謙

信

二十二年

讚岐守持

隆

弘治元年

三年

正親町天皇

永祿元年

伊勢氏康攻上杉憲政平井城陷八州將士捕憲政子龍
釋以降氏康山内上杉氏於是終滅先是扇谷上杉氏亦
爲氏康所滅憲政奔越後依長尾景虎盡以其姓氏官號
授之景虎爲景子也長尾氏於是冒上杉氏因管領關東
晴氏請和於氏康立伊勢氏所生子義氏而自老氏康置
義氏于鎌倉後請京師任爲左馬頭二十二年五月三好
實休弒其君持隆奪其妻實休卽之虎也義輝苦三好氏
專恣召還晴元晴元糾合舊臣入焚三好氏第宅長慶聞
之大怒八月長慶率兵二萬入京師將攻義輝堀川第義
輝晴元復奔近江長慶移軍攻丹波陷諸城又攻播磨弘
治元年播磨皆降三年帝崩太子立是爲正親町天皇永
祿元年五月義輝晴元陣坂下出兵北白川與長慶兵戰

左京大夫

義賢

三年

四年

五年

筑前守義
長
畠山次郎
後紀伊守
六年

將士死者百餘人六角義賢來援復講和十一月義輝歸
京師長慶入謁囚晴元于芥川城踰歲卒氏綱在淀城後
五歲卒當是時細川上杉二家俱瀕衰亡而三好氏長尾
氏代之並興三年長尾景虎來京師三好長慶導謁義輝
義輝班景虎于長慶之上景虎密啓義輝曰長慶輕蔑將
軍臣請擊殺之以除將軍患也義輝危而不許四年三月
長慶饗義輝于其子義長新第松永久秀董其事五年三
月三好實休與畠山高政戰于久米田敗死高政政國子
也初高政助長慶有功已而與六角義賢謀滅三好氏連
年構兵及獲實休兵益振長慶使子義長弟冬康叔父康
長政康與松永久秀等攻高政取高屋城時長慶老病恍
惚不知人委政於久秀久秀忌義長才望陰計除之六年

七年
攝津守冬
康
松永久秀
山城守康
長
下野守政
康
三好三黨
八年
左京大夫
義繼
岩成主稅
助
右衛門佐
久通
進士美作
守

一色淡路
守
上野兵部
少輔
高伊豫守
彦部雅樂
頭
細川宮内
少輔
武田左衛
門佐
杉原兵庫
介
細川藤通
沼田上野
介
姬人稱小
侍從

二十
八月。久秀遂毒殺義長于芥川。以十河一存子義繼代爲
長慶嫡嗣。七年五月。又讒冬康於長慶。長慶召冬康於飯
盛城。殺之。七月。長慶死。政康。康長。及岩成左通。稱三好三
黨。久秀與之謀。秘喪。又謀廢義輝。立義榮。義榮冀望將軍。
數示意於長慶。長慶弗肯。是年冬。義輝修二條武衛第。課
畿內特稅。攝津戶金貳分。物情囂然。義榮乃以其情告三
黨。三黨與久秀議而肯之。八年四月。義輝已徙新第。門扉
未成。三黨相謂曰。時不可失也。五月。三黨與久秀及其子
久通等。率千餘人。人佩一竹枝爲號。宣言詣清水寺。以入
京師。又謀紓其備而逼之也。伴奉訴狀。因幕府近臣進士
晴舍。納之。義輝。義輝母慶壽。謂義輝曰。劫而訴者。師直宗
全故事爾。今亦當且聽其請。以計無事。晴舍往復再三。而

賊已傳幕府。自四面闕而入。一府中大驚。宿直者。一色秋
成。上野輝清。高師宣。彦部晴直。細川隆是。武田信景。杉原
晴盛等。三十餘人。聯鋒突出。肉薄與賊鬪。斬數十人。晴舍
曰。悔爲賊誑。使君疑我。乃自刃而死。當是時。府兵在京師
者。聞變。聚于三樹里。或曰。速救之。或曰。衆寡不敵。救母益
也。治部藤通。其弟福阿彌。與沼田某。奮曰。吾有死而已。提
槍馳至府門。呼曰。吾欲與將軍共死。願使得入。賊不許。乃
佩竹枝。混賊而入。則義輝方會衆訣飲。憫三人者。欲使脫
去。曰。汝出招不來者。三人者辭曰。命之他人。義輝爲絕命
辭。書之。姬人衣袖曰。足利氏運命窮於此矣。出傳家寶刀
十餘口。更取出鬪。刀皆缺折。因發庫。盡散其珍寶于庭。賊
爭攫之。義輝與三十餘人。從而蹂躪之。殺傷過當。而我兵

池田丹後
守子某

義繼者十河
一存子代爲

長慶嫡嗣者
見十葉裏

十年

左馬頭義
榮

三好山城

守康長入

道笑岸

平田和泉

守

終皆死之。義輝猶奮戰。賊不敢逼。賊池田某自屏陰跳出。刈義輝足。踏之。賊堆集。仆障於其上。攢槍弑之。遂殺其姬。脫夫人近衛氏。慶壽大慟。曰。將軍死矣。老婦何生爲。縱火自燒殺。池田傷目于障。後終盲爲廢人。行乞于市。京師人指以爲弑逆之報也。於是三黨擁義繼。掾高屋城以迎義榮。六月。義榮發阿波。至攝津。十二月入普門寺城。叙爵任官。三黨專功。有得色。義繼惡之。十年三月。義繼逃歸於久秀。久秀據多門城。與畠山高政合兵。攻康長。康長陣東大寺。十月。久秀焚而走之。義輝薨。年三十。官至參議。從四位下。初。義輝有二弟。曰覺慶。爲南都一乘院主。曰周嵩。習禪于鹿苑寺。義輝之被殺也。賊使平田某詐誘周嵩。曰。公來將奉以爲將軍也。周嵩信之。往渡夷川。平田自後斫殺周

京師賈人
之子美濃
屋小四郎
兵部大輔
藤孝
掃部助賴
有
播磨守元
常
三淵大和
入道細川
氏族
米田壹岐
守
和泉和泉
守
上野中務
大輔
和伊賀
守

嵩。從人四散。獨小四郎者甫十六。拔刀與平田鬪而斬之。賊又遣兵守覺慶。斥其從者。獨縱細川藤孝給仕焉。藤孝故賴之弟。賴有九世胤也。父曰元常。養大和守三淵宗薰子。是爲藤孝。或傳藤孝。義澄遺腹子。爲宗薰所育者也。長多材能。覺慶與之密謀。乃以其策。佯稱疾。徵醫。藤孝進醫。米田宗賢。宗賢宿直數日。託覺慶疾瘥。夜賜酒於守兵。守兵皆醉臥。宗賢乃扶覺慶奔近江。遇險。輒負覺慶而過。頃焉。藤孝又至。徑甲賀山。至矢嶋館。于和田秀盛家。賊守者既覺。四追之。不度其冒險。以故不能獲也。上野清信。和田惟政等十餘人。聞覺慶在矢嶋。來從之。覺慶養髮。更名義昭。明年。使藤孝就六角義賢議事。義賢與其子義彌不善。國內騷擾。以故辭不奉命。已而久秀等聞義昭在近江。使

右衛門佐 義弼
武田大膳 大夫
朝倉左衛門督
上總介信長
齋藤山城守入道道長
三
十一年 今川上總介義元
齋藤右兵衛大夫龍興

義弼圖義昭。義昭覺之。乃與藤孝等十餘人。夜航湖走。若狹。依武田義統。義統。義昭妹婿也。以國小辭。乃赴越前。依朝倉義景。義景奉之于敦賀。敦賀有寇。又徙一乘谷。義昭知義景不足託大事。訪察近國諸將。欲得一人焉。莫若織田信長者。先是美濃土岐氏為家臣齋藤某所篡。織田信長以尾張兵克今川氏。并參河。遠江。終誅殺齋藤。并美濃。威名四聞。十一年六月。義昭潛遣藤孝。清信。就信長。諭意。信長大喜。迎義昭。義昭乃發。越前。義景固請止之。不肯。七月。至美濃。入岐阜城。與信長議。西上。使使諭六角義賢。義賢不聽。八月。義昭與信長將兵。攻義賢。走之。終入京師。九月。攻攝津。河內。義榮已患癰。義榮官至左馬頭。當是時。三黨或奔。或降。義繼。久秀。爭媚事信長。信長分畿內地。予

右京大夫 氏綱
十二年 伊丹兵庫頭後大和守
元龜元年 淺井備前守長政
三年 游佐河內守
三郎昭高
尾張守
天正元年

之。藤孝。惟政等皆拜邑。十月。詔以義昭為征夷大將軍。義昭褒信長成功。賜重畫徽號。呼曰父。用尊氏遇赤松則村故事也。義昭以京師兵燹。假居細川氏綱舊宅。遂徙本國寺。十二年正月。三黨伺信長不在京師。乃聚萬餘人。圍本國寺。野村越中等善拒。攝津河內諸將入援。伊丹親興擊賊。破走之。義昭乃徙居二條城。元龜元年。義昭與信長合兵。擊三好餘黨于攝津。不利。六角朝倉淺井氏並起。蹙信長于大津。義昭下教和解之。三年六月。游佐長教弑其君畠山昭高。昭高。高政弟。長教所立也。織田氏討長教。誅之。三好義繼。松永久秀。後皆為信長所誅。信長大樹恩威。故舉義昭。短以示上下。義昭憤懣。欲除信長。引上杉景虎。及關東諸將。以自援。天正元年二月。寨于石山。堅田起兵討

三淵大和守

筑前守秀吉

毛利右馬頭輝元

十三年

八幡公即源義家等持公足利尊氏

十六年慶長二年

信長爲信長所攻破。伴和而罷。七月。義昭令三淵某及廷臣二人守二條。而自據宇治。橫島。信長將兵來攻。細川藤孝迎降之。信長攻下二條。三淵死之。三淵。藤孝弟也。信長遂攻破橫島。使其將羽柴秀吉。徙義昭于河內。若江。織田氏於是。遂代足利氏。義昭後流寓和泉。紀伊。播磨。終依毛利氏。居鞆津。信長遣秀吉攻毛利氏。自將繼之。途爲其下所弒。而羽柴氏遂代織田氏。十三年。秀吉自冀爲征夷大將軍。故事。征夷大將軍。非源氏不可拜。秀吉因是欲冒足利氏。請義昭曰。公養吾爲子。吾封公以大國。安富尊榮。以終其身也。如何。義昭賤之。斥而不許。曰。吾雖命窮矣。猶八幡公等持公之苗胤也。計安逸而汗祖先。吾則耻之。秀吉不能強焉。十六年。義昭削髮。慶長二年。八月。義昭薨。官至

左兵衛督

國朝

喜連川公方

平島公方

界冠者義維

權大納言從三位。及此。詔贈准三宮。義氏亦卒于關東。卒而無後者。九歲。羽柴氏東征。求足利氏後。得基賴孫國朝。立爲義氏之後。居下野。喜連川。給五千石。呼喜連川公方。義榮之後。居阿波。平島。呼平島公方。初。義榮之父。義維。爲義植所養。生義榮及義助。義助生義種。義種以後。世賓于阿波。此兩家。與細川。上杉二氏。皆存至今。其居平島者。世稱又太郎。仍尊氏故事也。居喜連川者。世任左兵衛督。仍直義。基氏故事也。而喜連川在足利氏故國。及德川氏定天下。特以賓禮遇之。外史氏曰。源氏者。攘王土以樓王臣者也。足利氏者。奪王土以役王臣者也。故論足利氏之罪。浮於源氏。而源氏再傳而亡。足利氏乃得延之。十三世者。蓋源氏剪除宗族。孤

立自斃而足利氏封建子弟舊臣足以相維持故不遽滅焉耳然其封建也不知制本末輕重之勢是以纔能偽定一時而反者如蝟毛而起至其中葉以後天下禽奔獸遁而不可復制也夫源氏將士其強驚桀黠不減足利氏時也而奔走馳驅無一人彎弓東向者何哉無他其力微弱易制而進退易置之權常在於我也至於足利氏與之以土地之饒授之以人民之富其勢足以爲亂而又襲之子孫牢不可拔豈可莫以預防其變哉然而漫然割與動使一姓得踞三四州甚者居天下六分之一而莫之能制至於其封鎌倉與室町如二君焉遂致其子孫猜疑相圖而終之鎌倉爲上杉氏所覆室町爲細川氏所弱皆所謂尾大不掉末大必折者也然其爲之者有故焉彼其計奪王家中興之業故濫賞侈封務充其欲不復計其後以苟取天下天下已集矣而不可裁抑一有所問裂眦而起無足怪者充彼之欲以濟我之私彼知我私而以其功邀於我我何以制之哉蓋足利氏以土地人民餌天下之豪俊而不能掣之并其餌而失之亦可哀矣故彼急於取天下而爲苟且攫竊之計者未有不貽禍於子孫者足利氏宗族君臣更相屠戮十三世之久而殆無寧日者豈非由其篡奪之報也哉後之爲人臣者亦可以知懼矣或曰將家禮制概成於義滿之時而有可憾者夫行天子事而謂之將軍已爲不稱而爲之下者受封將家而班爵王朝又爲不順使義滿有學有術參酌古今創立官爵已下天子一等除王朝公卿之外天下萬姓盡爲其臣豈不善哉外史氏

家興之業故濫賞侈封務充其欲不復計其後以苟取天下天下已集矣而不可裁抑一有所問裂眦而起無足怪者充彼之欲以濟我之私彼知我私而以其功邀於我我何以制之哉蓋足利氏以土地人民餌天下之豪俊而不能掣之并其餌而失之亦可哀矣故彼急於取天下而爲苟且攫竊之計者未有不貽禍於子孫者足利氏宗族君臣更相屠戮十三世之久而殆無寧日者豈非由其篡奪之報也哉後之爲人臣者亦可以知懼矣或曰將家禮制概成於義滿之時而有可憾者夫行天子事而謂之將軍已爲不稱而爲之下者受封將家而班爵王朝又爲不順使義滿有學有術參酌古今創立官爵已下天子一等除王朝公卿之外天下萬姓盡爲其臣豈不善哉外史氏

曰噫是助足利氏爲虐者也。夫天下有名有實。昔我王家統馭海內。食租衣稅。而以爵秩酬功勞。當是時。名實之權並在朝廷。及於其後。有盜其名而敗者。平將門是也。有竊其實而成者。源賴朝是也。有欲并有其名實而兩失之者。則足利氏是已。夫將門未定八州。而先擬帝皇。天誅不旋踵。賴朝乃請守護之設。分取天下兵食。而其號則不過曰追捕使。若曰既充其腹。何必華其服。及尊氏奪中興之業。尺地一民。莫非其有。而朝廷徒擁虛器。不徒分取之也。然名分所在。不可踰越。故擁戴北朝天子而已。以上將宰天下。猶源氏之故焉。至於義滿。驕侈跋扈。僭擬乘輿。通信外國。稱日本國王。分舊臣門族。以做攝籙清華。豈非欲并有名實哉。朝廷擬其贈號。以太上天皇。雖無稽之甚。貽笑千古。

古而義滿素心所蓄。亦可以見矣。其早世不終志。可不謂我邦之幸也。而或者憾之。何哉。昔者孔子愛告朔之餼羊。王室既喪其實矣。賴有其名耳。而今又欲舉而視之。是助足利氏爲虐者也。晉以侯而宰周之天下。霍氏以大將軍而宰漢之天下。自古有之。是亦可矣。不必別撰名號。以稱其實也。且夫自公侯至輿僮。以次相僕役。而莫非王臣者。何爲不順哉。饒令新建爵號。猶平新皇之爲耳。豈能如千歲因襲之名在民耳目。足以服其心耶。假使足利氏如或者之說。吾知其不能一日居也。余謂足利氏之欲并有名實也。於其自處。已爲失義。而於其事。上御下之際。又有失計焉者。何以謂之。夫我已有其實。而貽天子以虛器。是擁虛器者耳。何必介介然扶北而擠南。唯夫扶北而擠南。是

故天下囂然莫或寧一。而其分舊臣門族也。所謂三管領。皆據大封者也。既與之以土地人民之富。而又假之以官號之崇。授之以權柄之要。是奚異傅虎以翼歟。應仁之亂。是其所由起焉。而終致上將亦擁虛器。同於王室其極也。并其位號而喪之矣。豈非計之失者哉。

日本外史卷之九終

增補日本外史足利氏後記

後北條氏系譜

季衡 盛光 盛行 賴宗 賴俊 俊經 俊繼 盛繼 貞繼 貞信 貞行

平衡維 貞盛子也。伊勢平氏祖。

正度 越前守。

季衡 上總介。子孫。世居伊勢。

貞行 季衡十一世孫也。稱伊勢氏。除伊勢守。仕足利義滿。為奏者。掌出納。

貞國 伊勢守。襲父職掌。

貞親 伊勢守。襲父職掌。

貞藤 備中守。

長氏 稱新九郎。初仕足利義視。在伊勢。後游東國。依姊夫今川義忠。樹立。稱北條氏。削髮號早雲。永正十六年卒。子龜山。

年八十八。

氏綱 左京大夫。天文十年卒。年五十五。

氏康 左京大夫。從五位下。元龜元年十月卒。年五十六。

氏政 左京大夫。從五位下。天正十八年。爲豐臣秀吉所伐。出小田原城。自殺。

氏輝 陸奥守。與氏政同。自殺。

景虎 小字三郎。爲長尾輝虎養子。

氏直 左京大夫。從五位下。相模守。小田原敗後。入高野山。

氏規 美濃守。與氏直同。入高野山。後秀吉爲狹山城主。食萬石。

氏房 稱十郎。與氏直同。入高野山。○自長氏國子。相模。至是五世。九十餘年。乃滅。

氏盛 美濃守。

氏信 美濃守。

氏宗 久太郎。

氏治 伊勢守。

氏朝 遠江守。世相襲事。德川氏。

北條氏勝 氏綱孫也。稱左衛門大夫。小田原之役。降德川氏。爲岩留城主。食萬石。關原之役。守岡崎。慶長中卒。

氏重 實保科正直子也。氏勝養子。大坂之役。在光錄。後數徒封。終於掛川城主。病卒。無嗣。國除。

日本外史卷之十

足利氏後記

後北條氏

外史氏曰。制馭天下。莫善於形勢。苟失形勢。不致分裂者。鮮矣。昔在文武。因山海形便。以分七道。而王畿居中。桓武定鼎平安。四方環嚮。蓋亦盛矣。然王政之衰。方隅稍有竊據。不可制者。雖或速就討滅。而天下之勢。漸趨分裂。以馴致鎌倉之霸。自是以還。關東形勢。常雄天下。而京畿莫之能勝。余嘗歷遊東西。考其山河所起伏。以爲我邦地脈。自東北而來。漸西漸小。譬之人身。陸奧出羽。其首也。甲斐信濃。其脊也。關東八州。及東海諸國。其胸腹也。而京畿。其腰臀也。至山陽南海以西。則股耳脛耳。故居其腰臀。可以制其

股脛。不可以制其腹脊。且平安四戰之地。天下有事。必先
被兵。不如鎌倉之獨以一面西制中原也。至於元弘之時。
能一舉取北條氏者。由海內怨畔。禍起其腹心。非能以西
勝東也。方其盛時。以鎌倉爲根本。而置府於京師。筑紫其
制天下。如臂使指。而足利氏反其所爲。舍彼居此。謬矣。然
亦有不得已也。彼慮於南朝。不能遠居鎌倉。故鎮以子弟。
藩屏室町。而適啓爭端。又因其內訌覆之。而室町遂自是
亂矣。是其不能制馭四方。以襲王家之敗者。非失形勢故
哉。及其季世。七道豪傑。更相吞噬。至元龜。天正之間。海內
裂爲八九。其最大者四氏。曰北條氏。曰武田氏。曰上杉氏。
曰毛利氏。毛利氏起於安藝。而并山陽。山陰十三州。疆土
尤廣。其次爲北條氏。北條氏取伊豆據之。遂并關東八州。

武田氏起於甲斐。并信濃。飛驒。駿河。上野。上杉氏起於越
後。并越中。能登。加賀。以及莊內。會津。皆爭務耕戰。帶甲數
萬。積粟如山。龍驤虎視。角立東西。莫不有包舉宇內之心。
夫北條氏據天下之胸腹。而不能一出其兵。以窺中原者。
武田。上杉據其脊。以橫塞其衝也。而二氏勢力相敵。相持
不決。又不暇圖其西。毛利氏疆土雖廣。以其股脛向其腰
臀。固不能抗衡中原也。織田氏介立四氏之中。先其西。而
後其東。避強擊弱。舍險取夷。是以用力少。而成功速。豐臣
氏亦因其遺謀。遂得以致合一焉。織田。豐臣之於形勢。如
有察焉。而至其所居。與足利氏未嘗有大異同也。其所以
既合又裂。不能久馭天下者。亦出於此耶。夫織田。豐臣。代
足利氏者也。而其所有土地山河。不能大過四氏。或大過

常陸介維
衡
越前守正
度
右京亮季
衡
伊勢伊勢

之而不能及其久也。要之此四氏者。乘時衰亂。各奮智勇。以雄據一方。一方之民。倚以享一日之安。不可與他小國。庸主。徒糜爛其民。而莫所成者。同日語矣。則其於天下。非無功德。又不得目以足利氏之叛臣也。若曰四氏所據。孰非王土。則時勢之變。遞至於此。非一日之故。非所以咎於四氏也。至其經營一方。謀臣猛將之迹。有足紀者。吾故列叙之。詳其盛衰興壞之由。使有國家者有所鑑焉。而於天下形勢分合之際。又足以覽歎。

後北條氏。舊稱伊勢氏。伊勢氏出於平維衡。維衡生正度。正度生季衡。及正衡。正衡實太政大臣清盛之曾祖。季衡任上總介。子孫世居伊勢。其十一世孫貞行。除伊勢守。仕足利義滿。為奏者。掌出納。子貞國。孫貞親。相繼任其職。甚

守
貞國貞親
皆伊勢守
橫井掃部
助
應仁
大納言正
二位義親
左大臣從
一位義政

後土御門天
皇
文明八年
上總介義
忠
龍王丸

有威權。貞親弟貞藤。除備中守。娶尾張人橫井某女。生男。于任處。稱新九郎。及長。命名曰長氏。為足利義親近士。應仁中。從奔伊勢。及義親還京師。長氏獨留不從。當是時。足利氏權臣。山名氏。細川氏。各樹私黨。鬪于京師。將軍義政不能制也。長氏聰明有大志。陰散財。結豪傑。一日謂衆曰。天下之事。可知已。成功名。取富貴。舍今而何。顧關東八州。地勢高隆。士馬精強。自古稱用武之地。而永亨以來。無復定主。苟得割據于此。天下可圖也。吾欲與諸君偕東。因機制變。謀有所樹立。諸君豈有意乎。衆奮從之。後土御門天皇。文明八年。長氏與荒木兵庫。多目權平。山中才四郎。荒川又四郎。大導寺太郎。有竹兵衛六人。仗劍東行。終至駿河。依今川義忠。義忠其姊夫也。會義忠卒。子氏親猶幼。將

上總介氏
親
民部大輔
政憲
修理大夫
定正

左兵衛督
政知
左大臣從
一位義教
永亨中
山内扇谷兩
上杉
左兵衛督
持氏
成氏號古河
公方
左馬頭後

士分離。各自爭鬪。長氏姊抱氏親。逃于山中。上杉政憲。上杉定正。以足利政知之令。發兵定駿河。長氏迎而說之曰。內將士無叛者。特以主幼國疑。故樹黨耳。今二公辱臨於此。欲定今川氏。僕雖無似。願宣公意。以戢將士。有不聽者。二公幸爲討之。政憲等曰。諾。長氏會將士誓焉。然後入山。奉氏親母子。歸入府第。政知兵乃引去。將士皆以長氏爲功。使居八幡山城。政知者。義政弟也。初義政。父義教。爲將軍。其族持氏。世管領關東。永亨中。持氏爲其權臣。上杉氏所滅。蓋義教之志也。上杉氏有兩宗。曰山内。曰扇谷。兩宗請京師。奉政知爲主。然關東將士思持氏。不肯奉命。乃索持氏孤子成氏。立之。成氏既長。討上杉氏。不克。走保古河。號古河公方。山内族據上野平井。扇谷族據相模大場。

左兵衛督
成氏
政知稱堀越
御所
長亨二年

七隊
荒木兵庫
頭
多目權平
後兵衛尉
茶茶弑父政
知
茶茶丸
外山豊前
秋山藏人
延德三年

皆陽尊政知。戴以爲君。置之伊豆。伊豆山内氏管國也。給政知以田。居於堀越。稱堀越御所。長亨二年。長氏徙居高國寺城。陰窺伊豆。而未得間焉。乃修政令。輕賦稅。又出其所蓄假貸。遠近收以薄息。遠近賴之。每朔望。相率來謁。謁數者。或免其債。故士民稍稍來居。城下漸成聚落。長氏以荒木多目等爲之首領。立七隊。而服事政知。政知有二子。其長子曰茶茶。前妻出也。爲繼母所讒。囚之數年。茶茶憤怨。伺守者懈。出戕其繼母。遂聚其黨。弑政知。殺其大臣外山秋山等。而自立。長氏聞之。乃佯稱有疾。浴伊豆温泉。以詞之曰。伊豆可取也。歸聚衆議。衆咸曰。吾輩願新九郎君爲一國主。久矣。敢不效力。延德三年四月。長氏勒七隊。并今川氏援兵。凡五百人。夜濟黃瀬川。旦抵堀越氏。縱火攻。

佐藤四郎
兵衛
關戶播磨
守吉信

之賊走自殺于成就院。伊豆人民畏其兵威，負擔奔竄。長氏號令嚴明，秋毫不犯。榜于路曰：吾所以來者，誅賊子而已。非有所暴掠。其各安乃堵，以俟我令。敢逃者，蹈其稼，火其家。時大疫，疫者不能奔，往往偃臥于家。長氏與以醫藥，拊循之。民更相告言，多來歸者。其豪族佐藤某，先衆屬長氏。長氏授以大見鄉地頭職，復其先邑，載印信焉。關戶某者，據深根城，以抗長氏。長氏移兵攻殺之。長氏恩威大行於國內。國內將士舊屬上杉氏者，聞之無不率歸。長氏長氏以三十日略伊豆，以堀越氏邑自奉，其餘無所取。乃會父老豪傑，諭之曰：吾聞人主視民猶子，民視人主猶父。是古之道也。及世之澆季，武人貪殘，剝民以自逞，而至胥而困蹶。吾甚憫之。吾以羈旅之人來司牧是邦，吾爲汝爲君，

北條高時
族孫橫井
掃部助

汝爲吾爲民，生相爲君民。是豈偶然哉。吾獨願我民之富足也。自今著令，減租稅五分之一。除諸雜課，諸將吏違令虐民者，聽其民來訴，衆皆悅服。爭欲爲之用。長氏既主伊豆，居韭山城。長氏外家橫井氏，北條氏疏屬也。至是，韭山有北條氏者，其嗣絕，乃養長氏以女妻之。長氏又爲長子氏綱，娶其孫女，以爲北條。伊勢同出於平姓，遂自稱北條氏。用三鱗徽號，削髮號早雲。早雲日計復北條氏故業，以成其宿志。祈于三島神祠，夢有大杉二株，一鼠齧其根，仆之。化爲虎。既覺，召卜人占之。卜人曰：公生歲次子，子爲鼠神。是公克兩上杉之兆也。早雲心竊喜焉。當是時，上杉定正、上杉顯定更相怨卻，兵結不解。早雲聞之曰：可以成吾事矣。明應二年，使使定正，請助攻顯定。定正喜許之。其部

三鱗徽號

大杉二株一
鼠齧其根仆
之化爲虎

明應二年
民部大輔
顯定

大森式部
大輔

三年

五郎朝良
信濃守藤
賴

四年

永正元年

二年

將大森實賴爲小田原城主。謂定正曰。早雲梟雄也。無故親我。其意不測。然彼以好來。亦不可拒。宜以禮答焉。而重爲之備。定正略不加意。三年十月。早雲與定正偕出兵。高見原。與顯定夾荒川而陣。定正進而亂流。墮馬死。其子朝良走歸。保河越。早雲亦歸。韭山。時實賴已死。子藤賴嗣。猶弱。早雲欲取其城。而難箱根之險。未發也。四年九月。早雲使人言。藤賴曰。吾獵韭山。其獸逃箱根。願公以箱根假我。我得縱獮取焉。藤賴許之。早雲率兵百餘人。被獵衣裳。踰箱根。先縱牛數十頭。鼓螺隨之。憑高馳下。直入城內。藤賴惶駭。不知所爲。出奔三浦。早雲遂取小田原。遂取大場。永正元年九月。上杉顯定來攻朝良。朝良求援于早雲。早雲與今川氏親往援之。戰于立河原。二年。朝良遣使言。顯定

長尾六郎

爲景

掃部助憲

總

松田太郎

左衛門

荒次郎義

同後陸奥

守

上杉修理

高救

九年

三浦介時

高

彈正少弼

義意

曰。吾聞兩虎相鬪。一狗乘隙。我族構兵數世。國內費弊。而早雲窺其後。荐食關東。吾與公莫乃爲兩虎乎。顯定然之。乃與朝良和。已而顯定與長尾氏戰。信濃敗死。子憲總嗣。定正顯定前後死亡。而早雲勢益張。相摸人松田賴重等。皆來降。獨三浦義同不服焉。義同者。上杉高救子也。爲三浦時高所養。時高後生子。欲殺義同。義同奔依大森氏。假其兵。襲時高。弑之。據新井城。略取傍近。早雲欲討滅之。外示柔弱。不與爭也。義同立其子。義意。而自居于岡崎城。九年。早雲遽發兵。襲岡崎。拔之。義同徙居住吉。與早雲戰。連年。早雲終大破之于鎌倉。追擊至秋屋之隘。義同據險。止戰。早雲乃引分。踰佐原山。出其背。義同走入新井城。早雲隨而攻之。城險。食多。久而不拔。乃築長圍圍之。數年。是時。

修理大夫 朝興
大森越後 守
佐保田河 內守
丸谷三河 守
持氏死見三 葉裏
十五年
十六年
早雲卒年八 十八子氏綱 立
左京大夫 氏綱

上杉朝良死。其子朝興在江戶。聞新井急將兵來援。早雲兵七千人。乃留其二千當城。而自以五千邀戰于甘繩。破走之。城內益困。大森佐保田等說義同日。宜奔上總。依丸谷氏。丸谷氏義意妻父也。義同日。持氏之死。我父實爲之。而吾亦有弑父之罪。積惡之報。焉往而逃乎。早雲諜知之。十五年。七月。鼓衆疾攻城。陷。誅義同父子。盡略相摸。十六年。早雲病。卒于葦山。年八十八。子氏綱立。氏綱容貌岸傑。善用兵。早雲之興業。氏綱力居多。早雲臨終。遺言氏綱等曰。吾欲滅上杉氏。并關東八州。而未成其志。子孫繼任其事。毋敢或懈。今我邑土不多。散吾所積財物。養四方之士。足以支二世矣。三世之後。莫復所事於財也。苟兩上杉而相釁隙。吾子孫可以坐大矣。吾視上杉氏。其家法日衰。亡

大永四年

平井見三葉 裏
成氏見三葉 裏
左兵衛督 高基
天文六年
左馬頭晴 氏後左兵 衛督
五郎朝定

滅非遠。雖然。彼大族也。不可輒取。曠日彌久。以俟其弊。譬之癰疽。其毒之封。必三十許年。乃成。及其成。則潰裂而母救也。且立法訓二十一條。以頒將士。氏綱守父遺訓。益修攻戰具。平定相摸。進與上杉朝興爭武藏。大永四年。氏綱遂拔江戶城。朝興走據河越。氏綱數攻之。未能下。乃遣使平井。約夾攻河越。憲總按兵。兩無所援。而朝興數爲氏綱所敗。氏綱又與足利高基婚。高基者。成氏孫也。欲藉伊勢氏力。以報上杉氏。則爲其子晴氏娶氏綱女。氏綱於是暴上杉氏。累世不臣之罪。以諭關東將士。天文六年。四月。朝興卒。遺言子朝定。益圖相摸。卒而未。三月。朝定修深大寺城。以挑氏綱。氏綱將兵直赴河越。去城五十餘町。而陣。朝定返兵自救。時七月十五夕。月光滿野。兩軍交縱。氏綱終

難波田彈

正

平岩隼人

平岩重吉虜

朝成與山岡

某爭囚與楚

公子園事頗

相類

上杉左近

大夫朝成

山岡豐前

守

山角信濃

守

字佐美平

次

天野右馬

允

大破朝定。取河越。朝定走松山。松山城主難波田某迎而
 內之。稍收敗軍。出陣城外。氏綱又擊大破之。是役也。相摸
 人平岩重吉虜朝定叔父朝成。氏綱隊將。山岡某來奪朝
 成。效之麾下。重吉後至。爭功不決。氏綱乃密記二人鎧馬
 而屬朝成于山角某。囚于河越。山角善視之。時置酒款語。
 嘗從容談鎌倉舊事。山角曰。僕聞之。故老。右大將之東征
 也。陸奧勇將由利八郎。爲宇佐美實政所虜。而天野則景
 爭之。右大將令梶原景時。畠山重忠。更質之。八郎。八郎前
 默而後對。以重忠有禮也。勇士之不可犯。以非禮也。如此
 朝成聞之。慨然。山角曰。談偶涉觸犯。幸勿爲罪。朝成曰。噫。
 僕猶八郎也。嚮者之役。吾盡亡士卒。單騎走。黑甲赤馬者。
 追呼我。我回轡而鬪。皆墮馬。吾搏伏之。將拔刀。其人奮起。

左馬頭高
 基
 右兵衛佐
 義明
 里見兵庫
 頭
 代神行罰
 七年
 鴻臺
 九年

居我上。而數人繼至。吾終爲所虜矣。山角以告氏綱。氏綱
 曰。黑甲赤馬者。重吉也。乃賞重吉。氏綱賞罰明覈。常類於
 此。氏綱威聲益布。遠近武藏。下總。諸城。往往降附。獨足利
 高基。弟義明。在下總御弓。與氏綱爭強。義明初與高基相
 惡。亡依里見義弘。略其傍地。兵力稍張。高基害之。請氏綱
 圖之。先是義明。義弘。以兵艦數百艘。抵鎌倉。毀鶴岡祠。抄
 掠寶物。氏綱曰。吾將代神行罰也。將兵赴擊。卻之。七年。再
 發兵攻御弓。義弘舉安房。上總。兵來救義明。十月。氏綱與
 義明。義弘。戰于鴻臺。大破之。走義弘。獲義明。斬首二千餘
 級。九年。再造鶴岡祠。關東士民望氏綱。風歸者日衆。畿內
 西國。商賈亦往往避亂來。寓小田原。日益殷實。聲氣與上
 國相通。東國道士。歲詣大峯者。過界浦。見鳥銃于市。持歸。

氏綱卒
氏康立
左京大夫
氏康
民部大輔
憲政
今川治部
大輔
武田左京
大夫
菅野大膳
亮
上原兵庫
助
長尾景春
入道意玄
本間近江
井俣左近
多目周防

獻之氏綱關東之有鳥銃自伊勢氏始後益召致銃工及根來寺僧善銃者以助兵威十年氏綱病卒年五十五嫡子氏康立年甫十六當是時上杉朝定勢力削蹙獨上杉憲政雄長東北憲政憲總孫也今川氏親子義元與甲斐國主武田信虎皆通好於憲政憲政驕惰其嬖臣菅野信方上原兵庫專其政政多偏私憲政獨耽遊宴蓄舞妓數十人國內成風不復問武事常微伊勢氏曰彼小家耳何能為老臣長尾意玄獨以為患先是本間某井俣某以卒長有戰功憲政之嗣立也令管內禁射鹿菅野上原犯禁吏不敢告本間井俣邑其傍相雜射獵乃為人所告失邑屏居意玄乃召之授計遣伴仕氏康以伺察之二人赴小田原因多目氏請曰山內公疎忠近佞臣等獲罪至此縱

令得免不願仕也願得仕君公多目頗疑之且收充行伍居歲餘二人乃亡歸平井具狀告意玄曰臣等熟視氏康為人沈毅不測剛柔兼濟時而讀書時而自用刀槍能等禮節威重自持而錄功不略下賤其用士無老無少皆適其器其子弟雖非嫡嗣皆給俸充用有功則進之故其下畏而愛之人人自奮願為效死而上杉氏將士皆陰通欵其不通者九人而已早雲遺言兩上杉之亡在我三世後其相隙則吾家之慶也意玄以二人所言告憲政因與朝定和令國內禁奢華講武備錄將士子弟乃復二人邑菅野上原嫉之與其族黨謀上書於憲政曰早雲伊勢丐兒也倚今川氏之力以攘伊豆小國賤人之裔何足為慮而我諸老過畏怖之甚可笑也天下右族西有大內東有山

早雲伊勢丐兒

根來法師耳
管領命駕

內山內公號令遠及陸奧出羽麾下將帥富三倍小田原者可得五六人而瞿瞿然丐兒子孫是怖遣間諜訶消息獨不顧隣近之嗤乎本間井俣背旨獲罪而遽復用之世謂上杉氏無人也臣聞氏康喜歌詠比頑童不知武事其將堪事者獨根來法師耳其下常相恐曰管領命駕矣北條氏立蓋粉矣關東將士馴服我公威德非一日何必借人力爲與扇谷和所損甚多君毋聽焉憲政大喜曰意玄誑我遊嬉如初將士通欵氏康者爲二人所告則大懼賂菅野上原以求解免菅野上原說憲政斥二人從而毒殺之又納諸家臣賂建議曰名族之嗣弱者宜各分邑於其家宰則戴恩者衆矣憲政聽之又舉高野僧善弓者祿之曰何遽下根來法師也憲政歲入漸減其兵漸弱而欲親

管領命駕

十三年

河越之役

左衛門大
夫綱成

往擊滅氏康既命駕而旋止者再三東人自是稱猶豫者曰管領命駕也十三年今川氏親使使與憲政約發兵臨伊勢氏境上圍長窪城氏康親將且援之會使者至自河越曰兩上杉氏連和合兵將來圍焉氏康還赴河越不見敵乃聚諸將議曰河越當兩上杉之衝是必爭之地也以一勇將守焉吾可以致敵而大克之衆推北條綱成綱成本福島氏世爲今川氏將守遠江土方氏父正成爲武田氏所殺綱成猶幼出奔相摸氏綱愛之賜北條氏及其偏諱常爲軍鋒其旗黃色書八幡二字爲號其戰也每馳突敵陣連呼勝矣所嚮無不勝當是時黃八幡之名聞八州於是氏康授之三千騎令守河越而還長窪圍亦解十四年兩上杉氏大舉來攻曰此行必剪滅小田原至河越圍

黃八幡

十四年

難波田彥
正
小野因幡
守

城數重意期必取綱成固守不下。上杉氏使使古河請晴氏來助。氏康又以爲請。晴氏欲其兩解。依違答之。上杉氏臣難波田某。小野某。往說。晴氏曰。公以北條可親乎。曰。然。伊豆相摸。非公所嘗領乎。曰。然。曰。早雲氏綱。擅興甲兵。掠取伊豆。相摸。遂及武藏。下總。邊傍。使公困蹙至此。其志不至。盡取關東。已爲公方。則不已也。彼今日亡上杉。明日必及古河。今之尊公者。乃挾以營其私焉耳。且北條之親於君也。新也。上杉之仕於君也。舊也。去舊就新。君何惑焉。今河越城當陷。不陷。所患關東將士。觀望兩端。其心不一耳。君苟進。大旆辱臨軍陣。則衆知所嚮背。戮力決前。必舉河越。河越舉。則乘勢席卷。拔小田原。滅北條氏。復君於鎌倉。而駢首仕之。如往昔矣。願公熟計之。晴氏曰。善。乃盡其士

辨千代

衆至河越。上杉氏大喜。號令諸將。攻擊越歲。四絕其饗道。氏康聞之。曰。吾必赴援。獨恐城兵之不俟我而決死也。誰能往告我計者。綱成弟辨千代。年甫十八。從在氏康左右。進請曰。此事至要。臣請往焉。卽爲敵所捕。拷掠百端。至死無言矣。氏康乃謂之曰。往語乃兄。善爲吾守。吾克兩上杉。不出數月矣。女母遽出決死也。辨千代乃往。著上杉氏號。單騎入城。當是時。氏康兵四守疆上。諸城在者。裁八千餘人。乃自將赴援。憲政朝定。并晴氏兵。凡八萬騎。氏康計驕而襲之也。佯請和。解。憲政等不聽。氏康出。至入間河南上。杉氏兵來迎。氏康不戰而走。入小田原。問諜者曰。敵中云何。對曰。敵皆笑。曰。豎子走矣。居五六日。又出。至河南。敵來。又走。又問諜者。諜者曰。敵曰。豎子不能復出。卽出走耳。莫

復顧也。氏康曰。可矣。夜勒兵。親誓之曰。吾聞戰道。衆不必勝。寡不必敗。顧士心和否而已。古曰。怯於小敵。而勇於大敵。吾數與上杉氏戰。以我一人。當敵十人。以寡敵衆。何必始於今日哉。勝敗之決。在此一戰。汝將士。其一心協力。唯吾所嚮。是視。令其兵皆尙白布於鎧上。約之曰。遇不白者。輒斫。勿取其首。令畢。乃引兵渡河。夜半直衝上杉氏軍。軍大驚擾亂。我兵縱橫奮擊。莫不一當百。殺傷二萬餘人。虜朝定。走晴氏。憲政。八州豪傑。卽夜降氏康者。九十餘人。時十五年四月二十日也。是夜難波田。小野皆死。本間某。單騎止戰。本間軀幹魁偉。纍九灯于竿。以爲背旗。曰。吾以燭闇主之闇也。與我將大導寺某。鬪。授之九灯。曰。吾母復用此也。子用爲標。好仕北條公。乃死。大導寺自是以九

十五年

本間近江
吾以燭闇主
之闇
大導寺駿
河守

灯爲記。幟云。天明。上杉氏麾下諸將聞氏康兵寡。則大悔憤。欲乘其疲再戰。返至河越。則氏康已入松山城矣。諸將聚議不決。綱成自城內瞰之。開門突出。身先士卒。呼曰。勝矣。敵軍相驚曰。黃八幡也。卽敗走。綱成往松山。見氏康賀戰捷。氏康慰勞之。論功行賞。撫納降附。威振關東。關東諸國皆爭通好焉。於是憲政獨有上野。籠菅野。上原。不衰。將士益離心。二十年。氏康率八州兵。往擊憲政。七月。攻平井城。拔之。憲政出奔越後。依長尾輝虎。其老臣藤田。小幡。三川。成田等六人。以憲政子龍穉來降。氏康命神尾某。誅龍穉。燒夷平井城。兩上杉氏於是皆亡。而東國盡歸於伊勢氏。獨足利晴氏率其餘黨。不與氏康通。氏康乃移書讓之。曰。臣父氏綱。與先公結婚姻。竭心翼戴。莫有貳心。以御弓

二十年

彈正大弼
輝虎
藤田右衛
門佐
小幡三河
守
成田左衛
門尉
神尾次郎

右衛門
足利晴氏爲
北條氏綱女
婿見七葉表

二十三年

弘治元年

長尾輝虎
太田三樂
齋美農守

二年

梶原備前
守

永祿二年

富永三郎
左衛門

三年

小田原之役

氏之強武。氏綱密旨。不日滅之。遠近稱其勳勞。而未幾何。將見誅。其子孫。臣未知其說。河越之役。憲政促君之親臨也。臣乃白曰。不敢請援。請兩無所援。君已聽之矣。而又惑於讒臣。翻援憲政。臣又白曰。苟宥城兵死。則獻城而退。君又聽之。而攻擊不已。往事如此。其曲其直。天將鑒之。氏康不復能戴君矣。二十三年十月。將兵攻陷古河城。執晴氏。放之波多野。已而釋之。老於關宿。立其子義氏。居于鎌倉。葛西谷。弘治元年。氏康使使入奏。京師曰。晴氏悖亂。不能統關東將士。臣謹與諸將士議。立其子義氏代之。遂爲請其官爵。詔授左馬頭。以氏康爲左京大夫。叙從五位下。長尾輝虎計擊氏康。亦詣京師。請將軍足利義輝。自冒上杉氏。太田資正爲輝虎。詭諸將曰。關東將士自古屬源氏。

北條平氏也。胡爲附之。室町將軍已以輝虎爲管領。公等宜決嚮背焉。於是將士多送款。輝虎輝虎數入上野。氏康遣兵拒之。更有勝敗。二年。里見義弘。又通輝虎。以兵艦八十艘。上三浦城島。氏康成將梶原某。富永某。擊卻之。追戰海中。大獲而還。永祿二年。下總將士。應輝虎。欲攻關宿。取晴氏。結城晴朝來拒之。初。晴朝與小山佐竹。宇都宮三族。應戰。氏康遣兵援晴朝。晴朝德之。故爲之守。已而聞三族應輝虎。攻結城。則辭還。三年。正月。輝虎率騎卒十一萬。來攻小田原。氏康議曰。輝虎慄悍無前。而智慮短促。不能持久。且以威力劫諸將。諸將必有不服者。吾厚集我兵。不與抗力。縱其猖獗。坐待其變。不損我兵。而彼將自潰矣。是兵法所謂避其銳氣。擊其惰歸。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乃盡召八

成田下總守

上總介氏真

武田大膳大夫

氏康授國於氏政而老五年

六年 遠山丹波守

鴻臺之役

富永三郎左衛門正木大膳

州將士舍其城邑來保守小田原三月輝虎率諸軍至城下氏康不肯出戰輝虎攻之不能拔忍城主成田長康憤輝虎無禮也不告而去將士稍稍亡去皆叛輝虎歸氏康輝虎大驚卻走氏康令沿途士民奪其輜重輝虎狼狽走歸越後而東國歸伊勢氏者如故先是今川義元其子氏真與武田晴信合兵數臨境上以爭我富士河東之地氏康與嫡子氏政俱會戰焉不決乃講和氏康以女妻氏真為氏政娶晴信女十二月氏康授國於氏政而老五年與晴信合兵復取松山松山者太田資正屬城也資正憾輝虎之不終功也遣使說里見義弘六年義弘出兵下總與資正合欲襲江戶城城將遠山某諜知之急修守備而馳使報氏康氏康氏政將兵發小田原與義弘夾鴻臺而陣

其夜候騎報曰義弘兵卻我先鋒遠山某富永某進濟木瀬平旦引兵上臺上敵將正木某伏臺傍二里許卒起要擊我兵大敗二將力戰死餘兵大走敵追至氏政陣氏政麾兵橫擊卻之氏康已濟水得敗聞召諸將曰吾欲為二將雪恥何如氏政曰曩者遣一卒雜敵入其陣還報曰義弘在臺上檢二將首意色甚驕曰敵喪其良度已退去吾旦日濟水追北殲之乃釋甲休兵是其可襲也氏康曰然乃勒二軍氏康氏政自為先鋒會日且暮大霧咫尺不可辨二軍自臺南北鼓譟而登聲震天地義弘軍大驚潰走氏康乘愛馬名賀美提白秘薙刀手斫三十騎氏政等擒正木以下十八將斬首五千級義弘資正匿以身免於是上總安房諸城多望風降四隣益畏焉十年十月氏康

輝虎養氏康
子二郎爲子
成和
今川義元死
子氏眞淫縱
十一年
三郎景虎

伊勢長氏去
勢至駿依今
川義忠見三
葉表
十二年

與晴信合兵五萬攻長尾輝虎于厩橋縱火城下至其門還以報小田原之役輝虎不敢出輝虎數窺河越不得志氏康有妾子三郎輝虎欲養之爲子以成和義氏康聽之於是諸國無事及今川義元死氏眞承其後而淫縱不親國政晴信其母之弟也陰謀奪其國十一年十二月晴信舉兵襲氏眞氏眞逃走遠江晴信不敢追留居府中恐我兵救之也乃遣辯士寺島甫安來說曰請分駿河富士川以西屬武田氏富士川以東屬北條氏氏康氏政怒曰晴信規利以滅親是豺狼也今川氏吾祖宗所寄跡且爲姻戚吾必復氏眞矣乃執甫安囚于伊豆以兵四萬餘騎赴援十二年正月陣薩陞山晴信陣興津相持不戰至四月晴信度終不可支夜拔其軍間道逃去氏眞乃來奔氏康

陸奥守氏
輝
大石遠江
守
師岡山城
守
新三郎綱
重

氏政分兵守諸城爲氏眞修府中城六月晴信來入伊豆軍于鳴島會大雨我兵夜襲其營晴信驚棄其牙旗而走關東將士多通晴信者九月晴信發二軍來襲小田原時我兵大半成駿河小田原兵寡十月晴信來至城下聲言詣鶴岡神祠以告戰捷氏康氏政欲待其入鎌倉而斷後殲之令兵勿出晴信乃引軍歸甲斐氏政弟氏輝等要之三増山擊破其先鋒而衆寡不敵我兵遂敗走氏輝獨身止戰其臣大石某謂之曰是非公死處臣請代公死進而死之氏輝得間馳走馬中箭斃其臣師岡某授其馬免之氏康氏政將兵追晴信未至嶺三里而敗報至乃班軍而成駿河者舍守赴難十一月晴信復舉國兵入駿河諸城解走獨北條綱重在蒲原堅守不下晴信知其不可力取

松田尾張

守

元龜元年

氏康卒

左衛門大

大綱成

左京大夫

氏政

天正五年

引兵而去。綱重出追之。晴信分兵直入其城。綱重戰死之。晴信陷府中。盡取駿河。氏康乃給氏真以早川邑。而遣氏政及松田憲秀等擊晴信。元龜元年九月。氏政與晴信相拒。伊豆聞氏康疾作。乃還。十月。氏康卒。年五十六。氏政攻擊四方。往往以身當敵。有大創數十。而常用心於政治。講源賴朝故事。察吏之貪廉。而黜陟之。關東諸國倚而安焉。嘗與晴信會。晴信問河越戰略。氏康曰。是非吾功也。綱成等忠勇所致耳。其不矜如此。故其士民皆以廉讓相尚。趨君事如歸。及其卒也。無不哀慕。氏政勇敢類氏康。而器略不及。氏康既卒。甲斐將士欲乘喪攻氏政。晴信方西擊織田氏。以故不聽。遂講和議。氏政已無西顧之憂。乃專經營東國。天正五年夏。擊里見義高。破之。義高請和。獻其子義

佐竹常陸

介

氏政授國於

嫡子氏直而

老

六年

左京大夫

從五位下

相摸守氏

直

喜平次景

勝

七年

八年

十年

四郎勝賴

織田右大

臣信長

三位中將

信忠

賴常陸國主佐竹義重亦效質子。氏政於是授國於嫡子氏直。而老氏政。氏直皆襲氏康官爵。晴信既卒。子勝賴出。兵與織田氏。德川氏爭。大敗。乃以重幣來請和。且娶氏政妹。氏政許之。自是武田氏遂為我屬國。六年。輝景卒。二子景虎。景勝。爭國。搆兵。景虎。即氏政弟三郎也。氏政為景虎。請援於勝賴。勝賴許之。景勝厚賂勝賴。嬖臣勝賴變意。遣兵助景勝。攻殺景虎。氏政大怒。與勝賴絕。織田信長既定畿內。來約夾攻勝賴。氏政許之。七年。九月。與勝賴相持于三島。八年。戰于浮島原。十年。三月。信長與子信忠擊勝賴。入甲斐。氏政。氏直將兵三萬。臨境上。勝賴因蹙。欲死。教夫人走小田原。夫人不聽。與俱自殺。信長既定甲斐。信濃。令我德川公居駿河。令其將瀧川一益守西上野。居

瀧川左近
將監
安房守氏
郡

有刈麥過軍
前者氏政見
之問左右何
物

既橋城。十年六月。信長爲其下所弑。一益將西歸。鉢形城主北條氏郡使告氏直。而出陣。金窪。其一益戰不利。一益兵乘勝而進。氏直先鋒設伏。而佯去。一益陷伏。我兵前後擊之。斬首二千級。時甲斐。信濃。大。爾。德川氏。上杉氏。爭之。氏政又令氏直率兵數萬會戰。不決。乃與共和。定西上野。而還。當是時。伊勢氏盡。定八州。沃野千里。鑄山。煮海。小田原。繁華。爲關東都會。第一。然氏政漸驕侈。用人不別忠佞。初氏政之爲世子。從氏康。略上野。與武田晴信合兵。軍松山。時方仲夏。有刈麥。馱過軍前者。氏政見之。指問左右。何物。左右曰。麥也。氏政曰。盍炊以供賓。晴信晒曰。吾今而後知北條氏大國也。郎君大國公子。故爲是言耳。夫麥者。擊之。簸之。礱之。晞而舂之者。再然後浸之。而炊之。今郎君乃

松田尾張
守

三十年前榜
令四五條而
已今則三倍
焉

十一年
小田原之役
十四年
義濃守氏
規

欲直炊之。左右竊笑之。氏政不通下情如此。以故國政日弊。老臣松田憲秀弄權柄。士民多被冤枉者。嘗有一僧過觀城門榜。令曰。北條氏將亡矣。或走告之。市尹市尹召僧問曰。聞汝謂北條氏將亡。信乎。曰。信。曰。何以謂之。曰。吾三十年前。過觀榜。令四五條而已。今則三倍焉。夫德薄則政滯。政滯則令煩。令煩則衆離。衆離則君孤立矣。君已孤立。不亡而何待。市尹以告氏政。氏政不爲意。獨委任憲秀。十一年七月。氏直娶德川氏。信長既遇害。而其將豐臣秀吉。代爲政於畿內。挾天子以令海內。德川氏。上杉氏。皆附之。秀吉屢使使來說曰。盍來朝京師。十四年八月。氏政遣弟氏規。赴京師。不肯親往。如此者再三。氏政曰。秀吉欲以口舌取八州。盍以弓箭取焉。秀吉怒。使使請戰。於是氏政

乃修城壘蓄糧仗八州將士皆留其部下守城砦而自聚于小田原憲秀陰送欵於秀吉初憲秀子新六守戶倉城與武田勝賴戰數不利氏直聞之罵曰新六怯夫多亡我士新六聞之慚悲叛降勝賴及勝賴亡新六來歸當誅憲秀爲乞哀乃宥死一等屏居其邑三新六又勸憲秀因敵將堀秀政通欵焉秀吉昭之以伊豆相摸令爲內應氏政氏直不之知也與憲秀議遣親族諸將分守要害美濃守氏規守韭山陸奧守氏輝守竹浦左衛門大夫氏勝守山中氏勝綱成孫也間宮康俊朝倉重高爲副與舊守松田秀植俱守焉氏政賜刀於康俊重高曰勉之康俊曰臣以死從事重高退謂同僚曰北條氏之滅在於是役也山中之城板築不備而命守焉是棄我輩於敵也吾視十餘

堀左衛門
督初名久

太郎

韭山

竹浦

山中

左衛門大

夫綱成

間宮豐前

守

朝倉能登

守

十八年

松田右兵

衛大夫

一柳伊豆

守

北條左衛

門大夫氏

勝

氏康不戰而
屈長尾輝虎
之兵見十三
葉裏
越後宰相
上杉景勝
加賀宰相
前田利家
大導寺駿
河守

年來政多失道者事可知矣諸君謹之十八年三月秀吉發兵二十五萬自將來攻德川氏爲其先鋒二十九日圍山中城城兵力戰斬敵將一柳直末而敵衆已凌城齊登康俊秀植死之氏勝重高遁走德川氏軍至酒勾四月竹浦及湯本守兵皆潰西軍來圍小田原氏直聞諸城失守議曰秀吉兵雖衆而以威力相持其心必不一我兵雖寡而五世君臣也我欲要秀吉于險一戰決雌雄憲秀沮之曰彼遠來糧饟不繼我堅壁淨野不戰而屈之是先公已試之策也何必行危僥倖氏直乃止憲秀潛使人告秀吉曰城西北有石垣山以爲牙營則城內情狀無所遁隱秀吉從之一城大驚已而上杉景勝與前田利家以北陸兵來攻上野松枝城守大導寺政繁出拒于坂本不戰而走

北條安房
守氏郡

遂降爲其先導。下厩橋。松山。沼田。蓑輪。河越。諸城。進圍鉢形城。城主氏郡在小田原。留守將士堅拒不下。西軍別將二人以秀吉命。徇下野。上總。下之。氏勝逃在其邑。甘繩。氏政。氏直。召之。氏勝答曰。臣何顏見君乎。當死於此。或譖其有貳心。氏政怒。會德川氏。招降氏勝。氏勝遂降之。五月。氏政弟氏房。出襲蒲生氏營。不利。西軍別將陷氏房邑。岩槻。留守妹尾兼延死之。秀吉更遣別將三人。攻館林城。城帶大澤。敵造浮梁濟之。城兵死守不降。秀吉取氏勝書。諭之。乃降。六月。西軍合兵攻忍城。謂城可灌也。募土人起堤防。城主成田長康在小田原。留守知其不可灌也。陰出其人。應募以收錢。既就引水。城不漸一板。而敵阻水不得近。數日堤潰。西軍死者數百人。景勝。利家。下鉢形。圍八王

成田下總
守

北條十郎
氏房
妹尾下總
守

北條陸奧守
氏輝見十七
葉表

中山勘解
金子三郎
右衛門
近藤出羽
助六昭守
後稱勘解
由
秀吉合圍百
日不能得
一首級
朝比奈駿
河守

子城。城屬氏輝。其留守橫地監物遁之。狩野一菴。中山家範。金子家重。近藤助實。相謂曰。吾約奧州以死守。其可食其姓名。使往降之。至則自殺矣。及事平。德川氏收用家範。二子昭守。信吉。信吉稱備前守。爲水戶傳者也。當是時。里見。佐竹氏。及陸奧。出羽。豪傑。皆降。秀吉。秀吉舉天下兵。圍小田原。氏政。氏直。勵衆堅守。出令曰。諸將士各守其所。毋妄相救。更番休止。休者。遊息任意。又分麾下士六百。人晝夜巡警。秀吉合圍百餘日。終不能得。一首級。氏規守。韮山。秀吉以七將騎卒五萬。攻之。氏規謂其衆曰。此地。我高祖所由而起。而吾受命守之。失一障壁。吾之耻也。衆皆奮激。其將朝比奈泰能等。數出力戰。西軍四面攻擊。死傷無算。

小笠原丹波守

浮田中納言

左衛門督 秀治
松田憲秀內
應約敗 左馬助英春
松田憲秀之子英春

乃築長圍不敢迫。德川氏將小笠原某以手兵傅壁皆死。秀吉更將疾攻陷其外城。氏規親督戰。即日復之。八州城壘皆陷。獨小田原。韭山不下。氏房在小田原。與敵將浮田秀家對壘。秀家以秀吉旨遺酒於氏房。曰。聊以慰城守之勞。氏房又遺物謝之。曰。聊以慰攻戰之勞。秀家遂使言於氏房。曰。豐臣氏與北條氏非有宿怨。偶爾構兵。半歲不決。徒使天下人膏鋒鏑。今誠議和弭兵。則封以伊豆。相摸。氏房以告。氏政弗答。時堀秀政既死。子秀治以秀吉密書投憲秀。憲秀欲導敵兵入城。少子英春為氏直所寵。常侍左右。憲秀召而告之。英春號泣固諫。憲秀弗聽。而止。英春不使復入。遂與秀治約。約既定。英春夜以鎧櫃自盛。入見氏直。曰。君苟宥一人之死。則臣請告大事。誓而後告。氏直大

黑田官兵衛如木
下總守勝雅

愕。召憲秀。詰而囚之。英春請宥其死。弗聽。秀治踐約。至松田氏壘下。待報三日。望見其旗幟皆變。乃去。秀吉千方誘降。使黑田孝高。羽柴勝雅。因氏房說曰。方今北條氏之勢如魚在釜中。而烈火烹之。盍及今納降。取二國以存先祀。氏房妻子囚于岩槻。亦以書乞哀。氏房心折。勸氏政降。氏政曰。吾承父祖業。主於八州。爭武而失之。吾不必憾也。納降計存。死且不能。已而成田長康等亦送款於西軍。親臣宿將互相疑阻。交勸和議。七月。秀吉使德川公諭氏規曰。子之武已多矣。今和議將成。子猶何守。宜來贊其議。答曰。氏規習于戰。不習於和。未能應命。德川公請氏直書諭之。氏規不得已。撤守備。約封土事。自小田原西門入。則氏直已自南門出。蓋秀吉以陰謀間疎其父子。故氏直惶惑不

田村安棲

五世九十餘年
美濃守氏盛

俟約而出也。於是氏直就德川氏陣。請曰。願宥氏政以下。則亟致城矣。德川氏以有姻戚之嫌。教之。因羽柴勝雅。以告秀吉。秀吉曰。吾當依其所請。獨其封土。以二總代。伊豆相摸。氏規聞之。恚曰。吾悔為老賊所誑。將歸葦山。復修守備。氏直弗許。乃誅憲秀。致城於德川氏。出城內士民。限以三日。氏政與弟氏輝。出在醫師安棲宅。秀吉憚氏政剛武。又變約。遣使者五輩。就其舍。令自殺。使者至。難言之。氏政氏輝察其色。請間沐浴。作絕命辭。自裁。氏規將殉之。監吏奪刀。不得死。秀吉宥氏直。令率氏規。氏房。氏郡。英春等。數十人。入高野山。給以萬石。明年。氏直病卒。年二十一。英春去仕前田氏。自長氏國于相摸。至是五世九十餘年。乃滅。後秀吉思氏規忠勇。以為狹山城主。食萬石。其後氏盛氏

美濃守氏信
久太郎氏宗
伊勢守氏治
遠江守氏朝
彈正忠直
出羽守氏重

信氏宗。氏治。氏朝。父子相襲。歷事豐臣氏。德川氏。氏勝降德川氏。為岩留城主。食萬石。關原之役。守岡崎。慶長中。卒。養保科正直子氏重。大坂之役。氏重在先鋒。後數徙封。終為掛川城主。病卒。無嗣。國除。外史氏曰。余聞早雲嘗召儒士。說黃石公三略。其首有言曰。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早雲聽之曰。止矣。吾既得之矣。不復使說。嗚呼。有以夫。其以流寓漂泊之人。據有八州。以開五世之基也。夫足利氏。隳其綱維。權臣內鬩。海內戰爭。所以然者。無他故焉。天下英雄。各以其心為心。而主將不能收攬之焉耳。早雲蓋早有見於此。以為天下之事。可知已。故仗一劍之任。周流天下。以求用武之地。一得其地。雲蒸龍變。莫之或拒。夫以兩上杉氏百年故家。財賦之富。

兵馬之雄。而早雲以赤手圖之。奚異錐鑿山哉。乃能戰勝。攻取。制其死命者。果何所恃而然歟。亦以其結納英雄。得其驩心。兵寡而志一。地狹而力合。如同舟濟江。不期而救。以此臨敵。雖橫行天下。無難。而況於兩上杉氏乎。氏綱。氏康。所以續緒業。致強大者。亦由此道也。至於氏政。氏直。已代兩上杉。以擅八州之富強。意滿志侈。不復用心於此。上下漸遠。君民不親。欲恃區區之法令。以制馭其下。而不知其下之心。既已去之矣。將何恃以抗天下勁敵耶。然豐臣太閤。以不世出之略。加之。以我東照公。左提右挈。率天下之猛將精兵。往問其罪。其勢力足以震撼天地。而合圍半歲。纔能舉之。若非以其父祖之收攬人心。有固結不可解也哉。

日本外史卷之十終

增補日本外史足利氏後記

武田氏系譜

新羅三郎源義光 從五位上 刑部少輔

信義 稱世居甲斐。稱太郎。義清孫也。從源賴朝。數有戰功。

信光 稱大膳大夫。同從賴朝。與逸見小笠原氏。分領甲斐。

信滿 信光十餘世孫也。任伊豆守。上杉禪秀之亂。以與之連婚。為逸見所讒自殺。

信重 稱太郎。以父之故。與族父信元。逃為僧。信元死。子幼。信重入為假主。結城之役。有功。充守護。逸見加藤皆臣屬焉。

信長 依加藤氏。與逸見。圖足利氏。伐而降之。將軍義持。賜其邑于族父信元云。

信虎 左京大夫。信重五世孫也。為晴信所逐。流寓于駿信之間。年及八旬云。

信就 右衛門大夫。勝賴亡後。與信就出降被殺。

信光 左衛門大夫。勝賴亡後。與信就出降被殺。

義清
清光
信義
信光
信政
信時
信綱
信宗
信武
信成
信春

信滿
信重
信守
信昌
信繩
信虎

高望王
平良文
忠賴
忠恒
恒將
常永
常兼
常重
致成
景成
景政

上杉氏系譜 本長尾氏

鎌倉權五郎景政 平良文十世孫也。

景弘 景政五世孫也。初稱長尾氏。

藤景 長尾氏嗣。絕養上杉藤景為嗣。實藤原重房庶曾孫也。食丹波上杉邑。因氏焉。

為景 藤景十二世孫也。稱六郎。為信濃守。天文十一年。為一向賊將江波某所誘殺。

晴景 天文十六年。與輝虎戰。敗自殺。

景康 為權臣胎田。黑田等所殺。

景房 與景康俱被殺。

輝虎 小字虎千代。更名景虎。削髮號謙信。彈正少弼。從五位下。天正六年三月卒。

景虎 稱三郎。實北條氏康子。天正七年。為景平次。從三位中納言。參議。實長尾越前守政景子。元和九年卒。

景勝 稱喜平次。從三位中納言。參議。實長尾越前守政景子。元和九年卒。

定勝 彈正大弼。四位少將。

晴信 小字勝千代。大膳大夫兼信濃守。削髮號信玄。天正元年三月卒。年五十三。

信繁 稱二郎。天文二十三年。戰死於川中島。

信綱 稱孫六郎。號道遙。軒入道。

信實 兵庫頭。天正三年。敗死於鷲巢城。

信龍 稱一條上野介。勝賴亡。與信綱出降被殺。

義信 稱六郎。勇敢善戰。將士歸心。勝賴有稱。四郎之志。陰誣告弑逆。終令自殺。

勝賴 稱四郎。承誣訪賴茂後。天正十年為織田氏所滅。自殺於天目山。年三十六。

信貞 稱三郎。勝賴滅後。與從弟信豐同出降被殺。

信勝 稱太郎。直承信玄後。與父俱自殺。年十六。

綱勝 播磨守。
綱憲 侍從。
實吉良上野介義
英子。彈正大弼。

日本外史卷之十一

足利氏後記

武田氏

上杉氏

無楯之甲
新羅三郎
左衛門尉
刑部少輔
義光
刑部三郎
義清
太郎信義
五郎大膳
大夫信光
加藤次景
藤

武田氏源義光裔也。義光子義清。稱武田冠者。從父受射傳。伯父義家之旗。及無楯之甲。世居甲斐。義清孫信義。及子信光等。從源賴朝起。數有戰功。與逸見。小笠原氏分領甲斐。賴朝移小笠原氏於信濃。以加藤氏代之。以及足利氏之時。信光後十餘世。曰信滿。上杉禪秀之亂。信滿以與之連婚。為逸見所讒。自殺。二子。信重。信長。信重與族父信元。逃為僧。信長依加藤氏。與逸見鬪。足利持氏伐而降之。欲以其邑盡附。逸見將軍義持不肯。賜之於信元。信元死。

上杉犬懸
入道氏憲
伊豆守信
滿
勝千代
太郎信重
六郎信長
信元官名未詳
或曰伊豆
守
天文五年
加藤
逸見
跡部上野
介
左京大夫
信虎
久島上總
介一本久

子幼其將跡部專國招信重為假主結城之役信重有功
新充守護乃誅跡部逸見加藤皆臣屬焉信重後五世曰
信虎與駿河豪傑久島某戰而勝之以是日生男因名勝
千代長曰晴信沈毅多權變信虎愛少子信繁欲廢晴信
晴信故為癡騃狀以自晦與信繁角材技輒出其下或伴
墮馬為人扶起諸將皆侮晴信晴信獨與駿河國主今川
義元相結託義元其女兄夫也天文五年義元為奏請以
晴信為嫡嗣加首服任大膳大夫兼信濃守十一月信虎
出兵信濃攻海口城城主平賀源心善戰信虎以兵八千
攻之踰月不能拔會大雪諸將議曰時已窮臘請班師敵
亦必不尾也信虎從之晴信請自殿信虎笑曰敵必不尾
而請殿如二郎必不然也晴信固請以兵三百殿後六軍

島作福島
左馬助
治部大輔
義元
義心入道
二郎信繁
飯富兵部
少輔虎昌
晴信逐父信
虎
七年
板垣駿河
守

數里止舍親警其兵曰勿釋甲勿卸鞍食於馬而後食五
更即發唯吾所嚮是視兵皆竊嗤之曰風雪如此何警為
五更晴信即發還向海口與三百騎冒雪馳味爽抵城源
心已散遣其兵獨與百人留守晴信分兵為三自以一隊
入城二隊揚幟城外應之城兵不測其衆寡不戰而潰乃
斬源心以其首歸獻一軍大驚信虎不賞曰舍城而歸怯
也諸將心服晴信而不敢稱其功晴信仍有愚色信虎狂
暴賞罰無常國人苦之晴信陰與老臣飯富兵部板垣信
形謀益結今川義元義元素病信虎強亢欲助晴信而擅
其國信虎不覺也七年五月信虎欲逐晴信於駿河因託
之於飯富氏而自適駿河計之義元義元留信虎不返而
晴信自立於甲斐諸宿將莫不頰首聽命而隣國聞變欲

村上左衛門
佐又兵部
大輔
諏訪安藝
守

紙旗
板垣學詩副
急

小笠原大
膳大夫
原加賀守
國房

十一年
木曾左馬
頭

乘其隙。信濃士民多去附村上義清。六月。諏訪城主諏訪賴茂深志城主小笠原長時合兵一萬來攻。晴信令騎將原加賀留守而自以六千人出拒。韭崎加賀聚府中農商得五千人。人執一紙旗。鼓譟而出。敵乃退走。晴信寢驕恣耽宴樂。喜詩賦。不視國政。羣臣莫敢諫。板垣信形稱病。潛延一僧喜詩者於家。學詩數旬。乃出侍宴。請賦詩。晴信不信。強請而可。立就五題。晴信大喜曰。汝何遽能如此。信形因大諫曰。先君唯無道。故為君所逐。今君復如此。得不復有如君者乎。晴信感悟。遂厲精為政。十一年三月。義清長時賴茂與木曾義高舉信濃兵來攻。諸將皆懼。晴信曰。四人合從。議必不一。可一戰而破也。乃佯浚溝高壘。四人以為怯。進入境內。晴信夜發。乘霧雨逼擊。大敗之。四人再舉。

山本勘助
山本入道
道鬼

十三年

勝賴
太郎義信

十四年

十五年

村上義清

使之右願則

甘利備前

守昌連

至平澤。又擊破之。自是連年相攻。晴信每勝。晴信舉山本勘助。勘助三河人。眇目。痿臂。嘗學兵於尾形某。以干今川氏。駿河舊臣皆侮易之。義元不奇也。勘助寄食數年。板垣信形聞其名。薦之。晴信召見。與語大悅之。即日與二百貫邑。賜名晴行。十一月。晴信以晴行計。取信濃九城。十三年。以信形計。誘殺諏訪賴茂。而納其女為妾。明年。生男勝賴。稱四郎。晴信有長男義信。以為嫡嗣。使勝賴承賴茂後。十四年五月。與小笠原長時及伊奈氏戰于鹽尻嶺。破之。十五年三月。攻戶石城。村上義清將兵六千來援。我先鋒甘利備前。橫田備中等皆敗死。我軍將潰。晴行說曰。敵鋒不可遏。使之右願則克。晴信曰。我兵且不從令。曷能使敵如我意。晴行請假後隊兵。左旋而出。義清軍右顧。晴信

橫田備中
守忠量

上杉民部
大輔憲政

十六年

真田彈正
忠入道一

德齋

武藤喜兵

衛稱安房

守昌幸

十八年

十九年

北條左京

大夫

晴信削髮稱

信玄

高梨播磨

守政賴

須田若狹

守親滿

島津淡路

守規久

上總介良

文

次郎景弘

左衛門尉

藤景

修理大夫

重房

鎌倉將軍

宗尊親王

六郎信濃

守為景

軍氣復振。進擊破之。晴行以功食八百貫邑。乃往駿河謝。前嗾笑者交口稱譽。義元悔之。上杉氏將士聞甲斐兵弊於戶石。以二萬騎踰碓氷嶺。晴信遣信形拒焉。而自繼之。九月擊破上杉氏軍。真田幸隆及子昌幸皆有功。晴信又用幸隆計。誘殺村上義清精兵五百。十六年八月。晴信取志賀城。義清出軍上田原。板垣信形將前軍。戰勝不備。義清窺其怠。悉甲襲殺之。晴信赴援。義清率死士突入其麾下。與接及墮馬。終大敗。十八年八月。晴信畧地上野。又與小笠原長時戰于諏訪原。走之。十九年三月。復畧上野。聞長時復出而還。時今川義元與相摸國主北條氏康婚。為氏康來請。晴信曰。氏康與上杉氏戰。將取上野。願君勿先焉。晴信乃與氏康。義元連和。是歲。晴信削髮稱信玄。

引鏡自視曰。吾貌類不動佛。乃使畫史為己像。執劍及索曰。我死。四隣襲入。視吾像。不敢加無禮也。信玄連攻村上義清。又攻高梨。須田。島津氏。二十二年。盡畧河中島四郡地。義清等不能支。相共計以爲可敵。信玄者。唯上杉謙信。乃往投之。上杉氏本長尾氏。平良文裔也。良文後十世曰景政。居鎌倉。稱權五郎。以勇著東國。大庭氏。梶原氏。皆出於景政。景政後五世曰景弘。始稱長尾氏。長尾氏嗣絕。養上杉藤景為嗣。藤景本藤原氏。藤原重房從皇子宗尊。適東國。食丹波。上杉邑。因氏焉。子孫爲足利氏外戚。管領東國。藤景其庶曾孫也。後臣屬於上杉氏。散處越後。上野。伊豆諸國。自藤景而後十二世曰爲景。爲景輔上杉房能于越後。後以

永正三年
六年

上杉九郎
民部大輔
房能

民部大輔

顯定

安房守憲

房

兵庫守定

實

天文十一年

一向賊將江

波某梅檀野

穿殺上杉爲

景

爲景四男

高梨攝津

守

推名肥前

守

景虎

神保宗右

衛門

江波五郎

彌六郎晴

景

平藏景康

左平次景

房

墨田和泉

守

金津伊豆

守

春日山僧

門察

景虎上米山

殿府內

賊謂一向賊

事相隙。舉兵鬪。房能終死于雨溝。時永正三年也。房能兄顯定爲管領。六年顯定與子憲總率上野兵來討爲景。爲景敗。走越中西濱。顯定留徇越後。越後士民不服顯定。推高梨某爲將。去歸爲景。七年六月。爲景與高梨合兵。擊憲總于椎屋。破之。憲總走保妻有莊。隨而圍之。顯定赴援。戰于長森。敗死。憲總走歸上野。爲景乃立上杉氏庶孽定實。妻以其女。置之上條城。奉之而已。居越中府內。徇越後。盡下之。長尾氏始大。天文十一年。一向賊起加賀。與州豪族椎名泰種。神保良衡。連兵叛。爲景自往擊之。至梅檀野。賊將江波某伴降。設穿于路。迎爲景。陷而殺之。爲景有四男。長晴景。次景康。次景房。季曰景虎。景虎幼字虎千代。爲繼妻。出甫八歲。精悍有膽畧。爲景不愛也。逐之。椽尾欲

以爲僧。景虎不肯學僧事。及爲景死。諸將多屬意景虎。而大臣胎田常陸者。自爲景時有權寵。利晴景庸暗。與二子黑田秀忠。金津某。及三條城主長尾俊景。謀立晴景。殺景康等。景房出走。追殺之。貳城門中。景虎時年十三。亦走。門者爲匿之。簀床下。逮夜發而出之。則熟眠矣。喚起潛出。入春日山寺。寺僧挈之。逃椽尾。匿乳母。夫本莊慶秀家。慶秀與宇佐美定行。盡心保護。定行者。上杉氏世將。好讀書。通天文兵法。謂景虎可輔也。深相結託。既而景虎聞賊搜索。已不置也。則出避之。同從士十四人。爲行脚僧狀。行膝穿鞋。而出。上米山。瞰視府內。曰。吾他日起兵復國。必陣于此。遂至梅檀野。泣且拜曰。兒必夷滅仇敵。以慰冤魂。於是經歷北陸。東山諸國。周視山川城池形勢。圖寫齋歸。有告賊

及胎田常陸
黑田秀忠長
尾俊景等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本茶美作
守

平六俊景
門者山岸

六助
宇佐美駿

河守
神餘隼人

助
敵退嶺追擊

十八年
十九年

越前守

景初稱新

六郎

二十年

高梨源三

郎

二十一年

景虎削髮號
謙信

二十二年
村上義清之
托謙信是為

以景虎所在遣甲來捕景虎與慶秀定行謀起兵修椽尾
城據之聽命於上杉定實十三年春俊景秀忠將兵來攻
景虎防戰大破之斬俊景走秀忠十四年遣神餘昌綱赴
京師請討賊詔旨十五年賊數來攻景虎每戰輒勝十六
年晴景遣族政景大舉來攻定行欲出戰景虎上城望之
曰敵遠來無輜重非久留者俟其將引去擊之可也夜半
政景果卻景虎以三千騎開門出戰于下濱走之及米山
景虎按兵止敵過嶺鼓衆追擊又大破之定行謂諸將曰
諸君知主公按兵止故乎曰不知也曰敵迫險急之則返
擊聽其過嶺乘高下擊敵不能支主公年少臨機制變如
此豈我輩所企及哉於是政景降晴景窮蹙自殺十八年
國人請景虎入府內胎田等猶據三條不下十九年景虎

攻三條拔之誅胎田賊以餘兵保新山黑瀧二城欲遂
之會上杉定實卒不果二十年遣將高梨貞賴攻拔新山
誅黑田秀忠宇佐美定行拔黑瀧誅金津越後盡定二十
一年諸將士共欲推景虎為主景虎曰吾迫於上下之意
與兄抗兵不料其自死而吾主越後世謂吾篡也今國內
略定別擇主可也吾逃爲僧以明吾志遂削髮號曰謙信
將赴高野山諸將士連署請其止治國謙信曰置君將用
其令也不用令無可也自今吾所令莫敢或違則吾肯
止耳乃與諸將誓而入明日出令收專命大臣十六人賜
死于林泉寺諸將股栗五月任彈正少弼叙從五位下謙
信曰坐受官爵非人臣義也二十二年二月假路諸國率
兵二千經北陸入京師先詣闕遂謁將軍義輝五月歸村

謙信功業之
害一矣上杉
憲政之托焉
其害二矣天
子賜酒侑以
寶劍其害三
矣足利將軍
許茂興朱磨
害之四矣四
乃易所云亢
龍矣

川中島第一戰

上義清與高梨政賴須田親滿島津規久等自信濃來投請謁謙信言曰僕等爲武田信玄所侵掠容身無地側聞公威名願賜一下手救援謙信曰諸君豈爲人下者而來託於我是知我也我今略定內亂念賀越吾父讐常欲屠此二國遂樹幟京畿是吾素志耳雖然遇知我者而不爲出力非丈夫也因問義清曰信玄用兵何如曰信玄行軍不貪程頓每戰要勝於後謙信曰彼要後勝意在拓地也吾則不然遇敵輒戰要不枉其鋒耳於是下令國內以十月十二日治兵小田濱將八千騎入信濃放火武田氏屬城十一月朔進陣河中島信玄聞之請援於今川氏將步騎二萬出雨宮渡使山本晴行等四人覘之返報曰北軍銳甚君宜厚集其陣不戰屈之信玄從之兩軍夾水而陣

圓陣

島山修理
大夫
彌五郎後
改島山入
卷

謙信挑戰信玄不出相持二十七日謙信遣使者言曰吾聞公用兵所嚮無留陣而何獨不與我決乎我於公非有怨仇特爲義清輩敢問公何以奪彼地公不欲與吾戰則還地於彼不欲還地則與吾戰信玄答曰公庇義清真爲高義雖然晴信而未死公不能成志也公欲戰則自公始謙信曰諾乃決議約詰朝會戰即夜傳發以七隊合爲圓陣平明度橋而進信玄勒十四隊自卯至未爭橋相逐勝敗不決謙信分兵渡上流出甲斐軍後甲斐軍顧之退去橫田源助板垣三郎等及駿河七將皆死而越後兵亦多死傷引兵歸先是謙信數出兵越中而未得志是歲使使招降能登國主島山義則以女兒妻之取其弟義春子養之稱彌五郎實質之也是時所管佐渡及莊內會津

二十三年

桔梗原

大膳大夫

長時

樂巖寺右

馬助

布下

和田

犀川之役

張廻犀川

盜起遣兵擊平之二十三年五月信玄與小笠原長時戰于桔梗原勝而降之長時終出奔京師信玄以女爲北條氏康婦爲長子義信娶今川義元女於是二國相共翼武田氏以扞謙信而信濃客將樂巖寺布下和田等陰通謙信謙信出兵清野縱火鼠子驛聞客將事覺被誅乃還八月謙信復以八千騎入信濃曰吾此行必與信玄親戰決雌雄耳進渡犀川陣既望信玄以二萬人出與之對固壘不出間日謙信使村上義清等夜伏兵而曉出采樵者近甲斐壘甲斐兵出追之陷伏皆死諸隊隨出乃大戰終日十七合迭有勝敗信玄潛下令張廻犀川而渡伏旗幟徑蘆葦中直襲謙信麾下麾下潰走信玄乘勝而進宇佐美定行等以手兵橫擊破之擠之於河信玄與數十騎走有

一騎黃襖驕馬以白布裏面拔大刀來呼曰信玄何在信玄躍馬亂河將逃騎亦亂河罵曰豎子在此乎舉刀擊之信玄不暇拔刀以所持麾扇扞之扇折又擊斫其肩甲斐從士欲救之水駛不可近隊將原大隅槍刺其騎不中舉槍打之中馬首馬驚跳入湍中信玄纔免武田信繁聞信玄危返之呼騎索戰戰死之是日兩軍死傷大當而信玄被創夜收兵退後獲越後捕虜言嚮騎乃謙信也弘治元年四月信玄攻降木曾義高以女妻之二年信玄取伊奈郡於是盡定信濃以高坂昌宣守貝津城以備謙信謙信爲武田氏強敵第一諸將因榮昌宣也三月信玄謙信復對壘河中信玄與山本晴行等謀曰我分兵遠出越後軍後鼓譟逼之而以本軍夾擊必大得志乃令信濃客將保

弘治元年

二年

高坂彈正

高坂昌宣

復對壘河中

河中第二戰

科彈正等以兵六千。夜度戶神山。時月黑。迷失道。不能達。謙信見甲斐軍。夜襲。人馬有聲也。潛起。擐甲。傳令。舉八千騎。出五鼓詣信立牙營。會天大霧。謙信自霧中直斫營而入。營驚潰。斬山本晴行等六將。而天明矣。客將兵達上杉氏營。營無隻騎。顧聞河中戰聲如雷。則還渡。筑摩河。出北軍後。甲斐軍望見。乃返夾擊北軍。北軍敗走。追逼之。犀川北軍輪轉返戰。包追兵將盡之。甲斐後軍橫擊救之。北軍乃倒隊而退。宇佐美定行植幟渡口。護之。盡濟。甲斐兵疲。不復追擊。八月。謙信復出河中。使村上義清等營舊戰處。而自進過河。背水陣。信立知其志在必死。不敢出戰。其候騎報曰。北軍積薪如山。信立令諸將曰。敵中夜有火舉。慎勿進擊。進擊者族及暮。候騎又報曰。北軍掃營。荷擔將去。

復出河中
河中第三戰

諸將爭請追擊。信立曰。謙信豈迫暮掃營者。擊之必敗。其夜北軍火起。甲斐軍不動。天明。望見北軍疏行首嚴陣。而待諸將。乃服信立。信立謀設伏兩山間。挑戰佯敗。誘敵入山。瞰射殲之。乃夜設伏。而明縱馬入北軍中。出輕卒追之。謙信不出。信立慮兵老有變。乘夜退入上野原。謙信舉軍追擊。信立返戰。殺傷相當。交收兵歸。甲斐越後兵連不解。兩國士民患之。皆願講和。今川義元為周旋之。謙信將有事於關東及越中。於是和成。永祿元年三月。謙信自將入越中。越中加賀將士交請降。許之。先是。上杉憲政數與北條氏康戰。每戰輒敗。關東盡屬氏康。憲政欲請援於謙信。是歲秋。憲政走入越後。求見謙信。謂之曰。吾管領八州。十二世於此。卒為一氏康傾覆。求四隣可報氏康者。獨有公。

甲越和成
永祿元年
上杉民部
大輔

爲景之惡見
四葉來
憲政與謙信
約爲父子謙
信稱上杉氏

二年
近衛關白
龍山
篋與朱柄麾
輝虎
三年

與晴信而晴信氏康方親吾是以捐怨以歸公公能爲我復仇謙信曰敢不竭力當是時謙信未得志於信濃加賀越中亦未服而許於憲政者欲以掩爲景之惡也乃築館北川以寘之憲政與謙信約爲父子謙信於是稱上杉氏又授以其職號謙信辭曰事成受之未晚也於是會將士議使人謀北條氏聞氏康每戰用奇曰彼用奇吾用正也十月將兵入上野陷厩橋沼田等五城復平井據之發使京師告東伐事且請攝家一人爲關東主而已輔之如北條氏故事二年四月再入京師營于坂本五月朔詣闕天子賜酒脩以寶劍名五虎請前關白前嗣東下見許又謁將軍命管領關東比三管領許乘篋與執朱柄麾賜己偏諱改名輝虎三年五月謙信自將攻和田城未下遣長尾

越前守政
景
本莊越前
守

四年

太田備中
守資正入
道三樂
小幡上總
介

政景侵武藏九月前嗣來館于至德寺於是謙信發二萬騎陣泉福寺北條氏康大舉禦之本莊繁長以所部爲先鋒接戰相摸軍卻諸隊繼進謙信以麾下自中路進與氏康戰大破之關東豪傑響應乃報捷越後迎憲政居之厩橋牙城而自居其廓四年正月關東將士賀正厩橋遣兵攻古河拔關宿河越諸城三月謙信部七十六將兵凡十一萬進入相摸太田三樂小幡憲重等居前建牙于高麗山下北條氏遣死士狙擊謙信謙信覺捕之縱還遂圍小田原氏康不敢出謙信脫胄穿白布幘騎白馬執朱柄麾馳入諸隊指揮軍事關東將士竊指目語曰此公視吾曹如蟲蟻寧可終戴乎當是時信玄在輕井澤飯富兵部說曰謙信威燄如此北條氏必亡則我亦危矣君宜及小田

二十
原未陷引兵出三增嶺直當越後中軍得勝大善卽不勝亦足以伸義天下信玄曰不可謙信用兵迅速得之天資而無老成之計關東將士必不能堪終當歸氏康汝暫待之宇佐美定行說謙信曰城堅我深入久頓恐有變宜及今收兵從之新發田治長年少爲近習自請爲殿氏康不敢尾擊乃入鎌倉詣鶴岡祠觀源氏北條氏舊圖索故物小八葉車載前嗣而謙信騎從焉關東將士擁衛前後小幡憲村操刀從千葉國胤小山政朝門閥最高爭坐次不決訴於謙信謙信判曰在八州之士千葉氏可爲首小山氏不可爲尾二人不能爭忍城主成田長泰稱源賴義故事立馬祠前以待從士曳長泰下馬拳之長泰慚恚奔歸諸將叛歸者相繼謙信還至武藏府長泰與北條氏兵尾

擊之謙信令委棄輜重於道敵爭取之四蹂躪而退入平井四月以憲政歸越後六月關東諸將復附氏康來攻平井謙信聞報卽發潛軍由梭師谷出比曉擊北條氏軍待前軍戰半自以牙兵旁出橫擊中堅使別將遶出其背氏康敗走復白井厩橋諸城而歸謙信之攻小田原也北條氏使使請信玄北侵越後以牽其勢信玄乃令高坂昌宣焚掠疆上謙信大怒四年八月復出信濃壘于西條山堰水爲池以備貝津敵信玄與義信將二萬騎來陣雨宮渡以絕其歸路越後將士說曰利在速戰謙信不肯居三日信玄收兵入貝津以瞰謙信歸謙信自若也信玄謀曰謙信蓋待吾變不動其軍也吾伏兵河中而別軍自貝津直往攻西條則謙信無勝敗必引兵北歸而吾承敵鏖戰謙

直江實綱
直江大和
守
齋藤下野
守

筑摩川
色部修理
亮

甘糟近江
守
志駄源四
郎田作駄
爲正

五年
長尾小平
次彈正忠
入道謙忠
五郎憲勝
稱新藏人
甘利左衛
門晴吉
米倉正房

信可擒也。越後謀者報曰。甲斐軍出。貝津南行矣。謙信召諸將問計。直江實綱曰。彼國內有變。故乘夜引去耳。當邀擊之。宇佐美定行。齋藤朝信曰。不然。彼蓋爲二軍。欲及吾。踰河夾擊之也。語未畢。謀者又報曰。甲斐軍渡廣瀨。上河中陣矣。謙信謂二人曰。如汝言。吾將出其意外也。乃置疑兵山上。而全軍啣枚。縛馬舌。涉雨宮渡。遇武田氏斥騎十七人。盡斬之。進壓信玄軍。而陣。使本莊繁長。色部長實等。將二千騎。陣筑摩河岸。甲斐別軍已向西條山。信玄俟報。至曉。曉未辨人色。見謙信牙旗在前。將士皆失色。越後軍鼓而進。聲震地。信玄不暇易其陣。以弓銃力拒。謙信常憾向斫信玄而不遂也。欲必決死。自抽牙兵前逼信玄。麾下麾下潰亂。赴犀川。荒川伊豆逼擊信玄。信玄脫走。謙信追

之。義信以二千騎尾謙信後。甘糟景茂等擊走義信。謙信既克。休止傳餐。義信又以殘兵返襲。敗之。斬越後將志田義時以下數十人。謙信執槍親鬪。本莊繁長等來援。復擊走義信。或說貝津敵夜出。乘我疲。宜急收兵。謙信不肯。背犀川陣。次善光寺。三日遣使信玄。欲再決戰。甲斐將士又有請焉者。信玄皆弗聽。五年三月。北條氏康請信玄合兵。攻松山。松山太田三樂屬城也。三樂與長尾謙忠在廐橋。令上杉憲政。庶子憲勝守之。告急於謙信。甲斐卒將甘利氏臣。有米倉丹後者。束竹爲楯。以扞銃丸。諸隊倣之。遂陷松山。降憲勝。而謙信方至廐橋。問三樂曰。松山如何。曰。陷矣。謙信大怒。瞋目按刀而踞曰。汝以怯夫守城。使吾不及事。是辱我武也。吾寧與汝死。三樂懼伏。不知所出。乃上松

山糧仗籍。及憲勝質子二人。謙信左手捽二人髮。而右手斬之。收刀復問曰。敵軍幾何。曰。五萬人。將帥誰某。曰。信玄。義信。氏康。氏政。謙信笑曰。與吾敵者。二人而已。如氏政。義信。吾直以刀背一擊足矣。抑近地有敵城。可攻乎。曰。私市城。距此十里許。謙信曰。可攻也。即親將赴攻。三樂從之。綴舟。濟刀根川。既濟。毀舟。過信玄。氏康軍前。遣使言曰。二公攻松山。而僕不及援。僕深愧之。不敢徒歸。今往攻私市。二公幸見要。不答。乃傳城四面齊登。一晝夜拔之。斬城將小田朝真。鑿三千人。以志田春義代守。還遣使二氏軍曰。僕拔城而還。猶可以一戰。二公豈有意乎。甲斐軍鼓譟。謙信免胄下馬。徐行而還。至厩橋。召長尾謙忠曰。三樂從我。汝何不從。拔刀斬謙忠。屠其衆一千。使北莊丹後代守。然後

小田助三
郎
志田
北莊丹後
恐誤其父
安藝守也

白谷筑前
守
佐野小太
郎

歸。氏康謂信玄曰。公何以不戰。曰。吾與公敵。一謙信。雖勝。可愧也。信玄從容與氏康語。因問之曰。河越之戰。公以一軍克兩上杉氏。願得聞其詳。氏康曰。公在焉。僕何敢言。信玄固請曰。欲使兒聞之。氏康乃談其戰略。信玄稱善。還至其營。謂馬場信房曰。氏康手段。吾得之矣。六年。信玄出兵上野。取蓑輪。松枝諸城。又略飛驒。降其豪族。江間常陸。而白谷氏納欵於謙信。謙信於是與信玄分領飛驒。謙信自將入越中。拔松倉。小出。獲營。殺為景者。江波氏。合其族十六人。盡誅之。梟首梅檀野。祭告為景。是歲。謙信入上野。取伊勢崎。四月。入下總。攻白井。與北條氏援軍戰。走之。先是常陸小田氏治屬謙信。已而歸欵北條氏。謙信怒。七年。正月。朔。冒雪發越後。入常陸。攻陷小田城。二月。攻佐野昌綱。

甲斐力士
安間彦六

春日山不識
越後力士
長谷川與
五左衛門
越前守政
景

於上野。五月。北條氏康來援。逆擊走之。降昌胤。會足利氏使者來傳勅旨。諭上杉武田北條三家講和息兵。八月。謙信自巡視信濃境上。信玄亦出對營。兩家諸將說其君曰。君以四郡故。與強敵構兵十二年。多喪士卒。祇為四郡之幸。無為也。二人然之。乃約各撰一力人使鬪。勝者取河。中上杉氏力士鬪勝。信玄乃獨取貝津一城。其餘盡屬謙信。謙信乃復村上義清高梨政賴等。按其故邑。謙信築精舍于春日山。號不識菴。盡牌將士殉難者。自弔祭之。先是謙信使長尾政景守上田。備信玄已而忌之。有告其謀叛者。乃召諸親信密議誅之。宇佐美定行諫曰。政景叛狀未著。誅之恐招騷擾。上田要害。折入武田氏。君又負殺姊夫之名。謙信不聽。使定行圖之。定行乃歸其邑野尻。招政景

喜平次景

勝
鐵上野守

帶刀藤景

兵部少輔

虎昌

山縣三郎

兵衛

觀漁湖中。以漏船迎載。捉政景同溺。宣言私憾相殺。因沒入定行邑。而陰祿其子。收養政景子景勝。令鐵安朝代守上田。河中島之役。謙信為武田義信所襲敗。曰。吾乃輸小兒。本莊繁長。長尾藤景有救援之功。又竊笑之。謙信惡之。誅藤景。繁長自危。叛據其邑。遣兵討之。作距堙圍守。數年而降。義信勇敢善戰。將士歸心。信玄忌之。恐其倣己也。勝賴以庶子。陰有奪嫡之志。乃與飯富兵部之弟昌景謀。使人誣告。義信教兵部就軍陣。圖信玄。昌景證之。信玄囚義信。盡誅其親信。賜兵部死。屬其部兵於昌景。改氏山縣。終令義信自殺。歸義信妻於駿河。今川氏始惡於武田氏。武田氏既不慮上杉氏。而其兵西出矣。初信玄謙信共欲伸武於中原。而兵結不解。未暇及焉。謙信之再入京師也。三

三好左京大夫
松永彈正忠

好長慶權勢方熾。家臣松永久秀專政。其吏徒途遇謙信。不禮。謙信命從士斬之。因密啓將軍義輝。請除長慶。久秀義輝雖不能決。心倚賴之。久秀等頗聞之懼。八年。義輝密使使召謙信。久秀等大懼。欲及其未來。行大事。遂弑義輝。

九年

源三郎勝長
太郎信勝
城之介信忠
上總介氏真

義輝弟義昭逃走。近江九年。以書來。託謙信以興復。議不輒成。義昭遂依織田信長於美濃。信長擁義昭入京師。遂略定近畿。頓致強大。顧恐謙信。信立議其後。又自知非二人敵也。乃傾意結信立。以控謙信。使幣相踵於甲斐。信立知其意。動輒敗約。欲西其兵。信長患之。乃送其季子勝長爲質。以女妻勝賴。生信勝。及義信死。立信勝爲嫡嗣。而勝賴護之。信勝母死。信長又請爲其子信忠。取信立女。信立與織田氏婚。遂與今川氏絕。先是。今川義元與信長戰。敗

三浦右衛門佐

死。其子氏真暗弱。任嬖臣三浦義鎮。國人不服。我德川公嘗屬今川氏。亦去屬織田氏。兵力日強。是時。信虎猶在流寓。信濃使人言於信立曰。駿河亂。將爲德川氏所有。汝宜先取之。信立不答。信立國不濱海。仰鹽於東海。氏真與北條氏康謀。陰閉其鹽。甲斐大困。謙信聞之。寄書信立曰。聞氏康。氏真困君。以鹽不勇不義。我與公爭。所爭在弓箭。不在米鹽。請自今以往。取鹽於我國。多寡唯命。乃命賈人平價給之。信立使問者伺駿河曰。可取也。陰招國人。約爲內應。十一年。十二月。引兵南入駿河。軍八幡坂。氏真舉兵。拒清見寺。軍潰。走歸府中。遂走掛川。信立欲隨攻之。而慮氏康來救。乃止。軍府中。取諸降附。任子。送致甲斐。聞菴原某嘗與山本晴行交。召問要地。可城者。以久能及興津答。乃

十一年

菴原彌兵衛

城之。氏康果以大兵來爭駿河。以復氏真為名。信玄留兵守府中。而自軍興津。氏康軍薩陞山。相持未戰。信玄曰。氏康數與兩上杉戰。用兵遲緩。易與也。因飲將士酒。問曰。猶寒乎。曰。寒。信玄曰。我陣平地。飲酒而猶寒。彼陣山上。寒可知矣。必下在其麓也。令人伺其陣。陣果無人。乃奪其糧。仗返。後數挑戰。不決。至四月。信玄問計諸將。馬場信房曰。臣嘗見啄木啄蟲。欲出蟲於前。先啄其後。信玄默然曰。然。夜收軍歸。氏真遂走相摸。三浦義鎮為德川氏所誅。十二年六月。信玄出駿河。遂入伊豆。軍鳴島。會大雨。流潦侵陣。引返。於是氏康兵專防西面。在小田原者甚寡。信玄諜知。議攻之。高坂昌宣諫曰。彼已懲謙信。講戰守。必悉君深入之。一有蹉跌。前功悉廢。而謙信將乘其後。不聽。九月。下兵八

美濃守信

房

啄木啄蟲

十二年

內藤修理亮

王子攻敵城邑不下者。過而南入小田原。縱火城下。十月引還。遇北條氏二萬兵。三增嶺。召諸將。命內藤昌豐掌輜重。昌豐辭。信玄曰。前謙信唯失輜重。故敗於小田原。是重職也。設八伏。及兵交。夾擊破之。歸謂昌宣曰。何如。昌宣曰。是僥倖耳。信玄嘉其忠。讜相摸。兵成駿河者。聞難棄守。返救。信玄瞰之。十一月。急出駿河。拔九城。獨蒲原不下。信玄宣言。赴府中。伏兵城傍山中。而西敵空城。追之。伏起。取城。遂陷府中。及諸城。與德川氏割大井河為界。織田信長以書來請曰。松平家康。僕所最眷顧者。公幸指教之。家康介弟。在今川氏。公宜取以為質。關東北陸諸國。皆使使賀戰捷。於是信玄國傳南海。謙信國傳北海。以橫絕海內。北條氏在其東。織田氏在其西。織田氏求援於信玄。北條氏求

介弟為源三郎康俊

援於謙信。而謙信未之肯也。是歲春。謙信攻陷武藏下
諸城。秋。入越中。攻神保長純。會畠山義則不能治其下。能
登亂。遣上杉義春治之。立義則子義隆而還。當是時。謙信
連略加賀。越中。而時出關東。兵行神速。敵不能測。每懸軍
橫行八州。八州諸城聞其來。震懼不敢出。聞其還。上三國
嶺。然後相告解嚴。如雷雨過者。元龜元年。佐野昌綱族據
飯盛城。與昌綱鬪。北條氏政以四萬騎助攻之。昌綱告急
於謙信。正月。謙信即發。晝夜兼行。聞氏政將分其兵當己
而急攻拔城也。謂諸將曰。饒令我戰勝氏政。而不救城陷
無益。吾當獨身入城。堅守。汝等推義春為將。繼進。乃獨與
八十騎過氏政陣前。而入城。謙信穿黑綿衣。不被鎧。提十
字槍。騎行。敵軍指目曰。謙信也。而大驚。不敢遮擊。諸將尋

至。北條氏軍潰走。謙信遂屠飯盛。徇下野。下總。入厩橋。北
條氏康聞氏政敗。將二萬騎出援。陣河越。相持三月。使使
請和。質其季子三郎。謙信與諸將議聽之。會見于富田大
中寺。攜三郎歸。授其故名曰景虎。四月。氏康入駿河。攻深
澤。不下。又請謙信出兵上野。信濃間。以糜信玄。信玄自將
出拒。交綏而退。十一月。德川氏質子遁去。於是信玄與德
川氏絕。而織田氏聘問益厚。時氏康病卒。氏政請和。信玄
將士皆說。勿許。乘喪擊之。盡取其地。雖謙信不能支也。信
玄曰。吾夙欲出兵東海。並海而西。建旗鼓于京師。則吾雖
死不憾矣。前有醫人診我脉。謂當罹篤疾。吾經營關東。而
中道疾作。志不可成也。信長乘吾輩不西。以家康當我西
面。而陰助之。其計可憎。我欲與氏政和。西治信長。十二月。

二年

遂納氏政質。使逐氏真。氏真走。倚德川氏。時信長與義昭相隙。義昭以書諭信玄。謙信來圖之。二年二月。信玄引兵東出。至遠江。攻高天神城。四月。入三河。陷八城。德川氏出援。觀甲斐陣嚴整。不可犯。不敢接戰。信長聞。義昭招謙信。信玄懼甚。乃益媚事信玄。以書謝曰。家康密邇貴國。恐有違失。僕當訓督之。幸勿見尤。信玄答曰。老夫不知也。德川氏發兩使。通好於謙信。載誓書。請夾擊信玄。村上義清子國清。寓越後。力贊成之。三年四月。謙信將萬人。出信濃。縱火長沼。以遙為德川氏聲援。勝賴在伊奈。聞警。以兵八百赴拒。謙信曰。彼敢以寡兵當我。不愧。信玄兒吾成其勇也。引兵而還。入越中。夷椎名。神保氏。十月。信玄計謙信阻雪不能出。則復出遠江。拔二股城。信長潛遣兵援德川氏。十

源吾國清
三年

椎名肥前
守
神保安藝
守

三形原

小山田備
中守

二月。信玄進陣三形原。以薄濱松城。縱火城下。挑戰。城兵不出。信玄佯退。城兵大出。上原能登謂小山田昌行曰。德川氏之陣。單織田氏之旗。動可敗也。昌行以告信玄。信玄乃返旆。昌行與勝賴及山縣昌景。馬場信房為先鋒。昌行昌景先合而卻。勝賴信房承之。衝其麾下。信玄乃遣米倉丹後。自間道橫擊。大破之。諸將請遂攻濱松。高坂昌宣曰。不可。我攻之二旬不拔。信長必大舉來援。相持數月。而謙信出。信濃則我不得不返。救信長則曰。我能卻武田氏矣。是損威名也。信玄乃退。次刑部。是役獲織田氏將平手汎秀。送其首於信長。讓而絕之。信長猶分疏不已。天正元年正月。信玄拔野田城。疾作而歸。信長請將軍義昭。諭信玄弭兵。信玄辭之。訴信長五罪。二月。使秋山晴近誘降岩村

平手甚左
衛門
天正元年

秋山伯耆
守

城將稱遠
山内匠助

城將妻信長之姑也。晴近奪而納之。京畿將士多來
欺者。三月信玄疾愈復發。曰此行必入京師也。三月部兵
三萬出美濃。信長以萬人出拒。山縣昌景以八百騎馳之。
信長不戰而走。乞和益力。信玄不聽。轉入三河。次平谷。四
月疾復作。自度不起。召諸將處後事。使勝賴攝衆。以俟。信
勝長誠之曰。汝慎勿佳兵以亡我國。吾死天下獨有一謙
信而已。汝請援以國託之。彼一受汝託。必不與隣國合以
侵汝也。言畢昏迷已。而呼山縣昌景曰。明日樹汝旗于瀨
田。乃卒。年五十三。諸將以遺命秘喪。以信玄弟信綱貌肖
信玄。輿載之歸。曰信玄有疾歸國。以昏夜延見四方使者。
信玄又豫具空頭花押數百紙。以備書問。以故無來犯者。
信玄居常略涉書志。嘗以孫子語書其旗曰。不動如山。侵

信玄卒
孫六郎信
綱入道
造軒

長坂左衛
門入道
跡部大炊
助

掠如火。其靜如林。其疾如風。馬場信房問曰。風雖疾哉。非
倏起倏止者乎。信玄曰。兵鋒貴疾耳。苟止矣。則吾以麾下
繼之。信房曰。君要第二合之勝也。其君臣講究武事。皆此
類也。四隣頗聞信玄死。北條氏政馳使告之。謙信謙信方食。
舍箸而歎曰。失吾好敵手矣。世復有此英雄男子乎。因潛
然流涕者久之。甲斐宿將馬場信房。山縣昌景。內藤昌豐。
高坂昌宣四人。交說勝賴請和。謙信勝賴不聽。勝賴性剛
復自用。長坂調閑跡部勝資。自信玄時已被近幸。勝賴益
寵之。勝賴欲出兵美濃。四將交言不可。調閑勝資勸之出。
會三河軍圍長篠。乃止。五月勝賴遣信房援長篠。敵設伏。
而燔柴爲燒營。遁以誘我將士。欲追之。信房曰。其烟白。非
燒營也。使騎往踐之。果有伏。乃退。次黑瀨。城陷而歸。昌景

向瀨松亦不利歸二年二月勝賴出美濃陷諸砦五月攻陷高天神歸宴將士昌宣昌豐相謂曰武田氏之滅兆於此宴矣昌宣說曰君狙勝不戢構怨四隣非長久計宜還地二氏與之連和稍取東國厚集其勢二嬖沮而止已而二嬖勸勝賴出遠江濟天龍河遇敵不戰而返返至伊奈信虎在焉年已八十乃欲載歸視其狂暴如故乃止四隣覩甲斐兵數不競知信立定死稍窺之自信立之死也信長專意於謙信卑辭厚禮事之猶事信立以其妹嫁神保長純長純上杉義春之兄屬謙信者信長因陽結謙信而陰圖之也又陰以計招上杉氏諸城歸欵於己謙信書誚其反覆信長答書陳疏謙信不聽會畠山義隆將游佐彈正等毒弑義隆以七尾城降信長七月謙信將兵三萬西

伐攻長純木船城拔之遂入加賀屠金澤移兵攻七尾以義春爲將努力復取能登游佐等乞援信長信長方攻長島不能來九月城陷誅游佐等乃休兵二日屬十三夕月色明朗謙信置酒軍中會諸將士酒酣自作詩曰霜滿軍營秋氣清數行過雁月三更越山并得能州景遮莫家鄉憶遠征令將士善歌詩者皆和之遂爲政國中而歸信長遣大兵來援聞城陷引去信長猶使使謝罪於謙信是歲信長招降三河將奧平信昌令守長篠以備甲斐三年四月三河計吏大賀某陰送欵甲斐約爲內應勝賴往陣檢城聞大賀謀覺被誅乃還五月勝賴以萬人附昌宣留拒越後自以一萬五千圍長篠軍道虛寺令叔父信實守鳶巢壘德川氏乞援於信長信長不敢出使者三反不許使

室賀入道
小山田備
中守
真田源太
左衛門
土屋太衛
門尉

者請曰不援則納遠江於武田氏爲之先驅以取尾張且
信玄已死公何怖之甚也信長乃自將來援兵凡七萬猶
憚甲斐騎兵衝突植柵三層守以萬銃勝賴欲戰信房昌
景昌豐等皆諫曰敵衆新來其氣銳不若且避之不則疾
攻城雖損我兵猶可拔而歸也二嬖曰一戰夷兩敵在於
今日勿聽老怯計信房曰今日之戰老怯者必死若公等
乃遁走耳勝賴遂留室賀行俊小山田昌行圍城而自進
濟河陣旦日敵間道襲鳶巢信實敗死我陣顧而動敵衆
挑戰昌景爲左先鋒進犯敵柵中丸死信房爲右先鋒與
真田則幸土屋直村破柵而進則幸直村亦中丸死室賀
行俊來請曰圍可解否勝賴曰可言未畢諸軍大潰信房
使人馳白勝賴曰君速去臣請留死之與八十騎止戰盡

大城安土

柴田修理

亮

蕪木左衛

門尉

亡其騎自登高邱顧視勝賴已遠矣乃號於敵曰我馬場
美濃也宜斬以受重賞敵叢刺之死二嬖先遁昌宣豫慮
軍敗也以兵八千迎於境上以歸因大諫請與北條氏婚
以拒二氏勝賴從之信長既大捷謂甲斐不足患所患獨
謙信乃大城安土移焉以備北道柴田勝家爲其最驍將
因守越前居北莊八月謙信將兵入加賀攻松任城城將
蕪木高秀乞援於信長信長將五萬人來陣御幸塚勝家
爲先鋒謙信疾攻拔城斬高秀齎其首贈信長曰頃攻本
城相公遠來見援幸甚然城將已授首謹此奉贈公當有
一戰以弔之明早將相見信長許諾而乘夜退軍設八伏
以俟諸將請追擊謙信曰信長豈徒歸者亦引還是歲勝
賴使使請和謙信欲報織田氏謙信許之徵其質子不肯

下總守幸成

右衛門佐信蕃

四年

權名刑部少輔江馬常陸介時宣前田又左

會德川氏攻二股城將依田幸成固守不下乃攻陷諏訪原遂攻小山勝賴曰彼謂我不能復出乎乃募兵二萬援之敵解圍去十二月幸成死德川氏復來攻幸成子信蕃拒之勝賴命棄城退岩村又陷信長手及其姑是月勝賴迎北條氏女成婚昌宣退謂人曰今夕吾始得高枕矣四年春勝賴出兵遠江與德川氏相持橫須賀勝賴欲戰昌宣諫曰長篠之役多失老將獨有臣存今又欲殺之乎勝賴乃退城相良而歸越後將士說謙信曰甲斐兵新敗可乘也謙信曰我與信玄數十戰不能取及其死侮弱子乘敗取之何以對天下三月謙信入越中取蓮沼獲權名泰種殺之令別將入飛驒夷江馬氏遂自入加賀攻小松織田氏將前田利家等來援以先鋒擊破之使川田長親守

衛門

川田豊前

守

柿崎和泉

守

長九郎左

衛門

五年

筒井陽春

坊

越中柿崎景家守能登而還信長患謙信西向日夜謀所以禦之柿崎景家遣人市馬上國信長喜曰可以間也乃給直十倍自書謝更索佳鷹景家貪其直數給鷹後有告其通欵終被殺信長陰招能登人長重連加賀人松任彦紹誘一向賊北向五年重連聚兵據穴水城小松安宅大道山諸城並起應之當是時筒井順慶松永久秀等據大和遙送欵謙信請其西上又西約毛利氏東西夾攻信長九月謙信自將攻穴水拔之斬重連遂攻小松安宅信長遣柴田勝家前田利家等五將將兵四萬八千來援而已亦潛來助之謙信攻拔三城進至石動橋距織田氏軍十里而陣使使約明曉會戰信長復乘夜而逃謙信大笑曰信長巧於走者也使其猶在當盡踢墮之水耳遂進攻金

澤陷之。入越前行。攻織田氏壘寨。盡驅其守兵。焚掠而進。烟塵蔽天。信長退保北莊。遂退入長濱。謙信以天寒雪下。又聞久秀等已敗死。欲班軍。乃遣書信長曰。信立既死。公則委四郎於家康。而自居安土。蓋備謙信也。公數與畿內敵樂戰。未觀北人技倆耳。請期明春三月十五日。聊舉八州之卒。西上。與公相見。公勿視謙信。同皮履。都人士時。京師人喜穿皮履。故云。使使齎書。因贈越後布二千端。信長延見使者。言曰。爲吾返報。越後公。信長何敢與公角。公來將盡脫刀劍。獨挿扇於腰。單騎迎謁。先導以入都。公義人也。信長所辛苦經營。必不見奪也。使者復命。謙信哂曰。信長姦雄。甘言以忘我耳。聞長篠之役。渠以柵與銃。困甲斐四郎。明年復必以此擬我。我豈墮其計哉。十月。歸越後。間

六年

謙信卒

直江山城

守

景虎乃三郎
見十七葉表

佐久間右
衛門尉
前田又左
衛門

日傳。檄大發。管內八國兵。期以三月五日。加賀以西兵。沿道附從。京畿大震。信長使使告之。勝賴請捐前敵。修舊好。曰。謙信西上。我與家康拒之北道。願公直指越後。事克。則其地唯公所取。勝賴不答。六年三月。北陸諸國兵。應檄雲集。謙信自臨簡閱。申約束。將發。先發二日。疾作。二日遂卒。年四十九。卒後。信立五年矣。直江兼續。本莊繁長等。諸大臣。相共謀曰。三郎非上杉氏胤。胤乃景勝。且親姪。宜立。立三郎。北條氏必因以并吞北陸。吾輩皆爲之臣僕。於是遣上杉義春。矯命急迎。景勝於上田。來入內城。分親信守諸門。景虎在外城。日夜相鬪。弓銃交發。織田氏細作在越後者。走歸告。信長大喜。撫掌曰。天下大定矣。乃令佐久間信盛入。加賀。前田利家入。能登。佐佐成政入。越中。各自

佐佐內藏
助
北莊丹後
守景廣

七年

齋藤下野
守

略取之。景勝、景虎兵結不解。以故不能拒。景虎終敗走。歸上杉憲政于北川。戶定城主北莊丹後聞變馳至。說景勝曰。兩郎君宜各領四州。共拒信長。不則彼乘釁來侵。先公所百戰而取者。一旦附之敵人。豈不可惜。景勝不聽。北莊怒去。助景虎。數破景勝兵。因軍善光寺。景勝母在上田。肩輿來入城。召諸將士面勗之。保謙信遺業。將士感激力守。七年正月。景勝夜潛兵襲景虎軍。後大破之。北莊脫走。景勝將荻田主馬識之。追而刺之。於是諸城多歸景勝。景虎走保鮫尾。北條氏政聞之。遣兵萬餘援景虎。又請援於武田氏。勝賴出軍飯山。景勝與戰不利。齋藤朝信說景勝以東上野。昭勝賴。先以金萬兩。又厚賂其二嬖。二嬖交說勝賴曰。景虎君之舅也。雖然。援之而克。則北條氏連屬東北。

次郎三郎
信康

八年

岡部丹波
守
橫田甚五
郎

將及於君矣。是與得東上野金萬兩。孰利。勝賴乃與景勝和。合兵攻景虎。景虎與憲政皆自殺。相摸兵引去。氏政大怒。與勝賴絕。與織田氏、德川氏約。夾攻勝賴。七月。勝賴以其妹妻景勝。撤貝津之戍。移於沼津。數出兵上野及駿河。時高坂昌宣既死。莫復諫者。而二嬖益橫。德川氏世子信康居岡崎。其母關口氏有罪廢居。與甲斐醫人滅慶通。使滅慶來送欵。約為內應。勝賴許之。事覺。母子皆被殺。九月。勝賴次沼津。氏政以兵四萬軍三島。十月。德川氏踰險入駿河。縱火由井。勝賴使別將當氏政。而西。二嬖故遲其行。至則去矣。八年六月。德川氏攻高天神。十月。城且陷。城將岡部與行請援勝賴。裨將橫田尹松使言曰。城深在敵地。君不宜來。臣等分當守城。死即得免。走歸亦不難也。將士

九年

橫田尹松繁
賞

小山田備

中守

穴山伊豆

守梅雪入

道

新府

左馬助信

豐

木曾左馬

頭

皆贊其言。勝賴曰：坐不援，無以藉口。乃出徇上野，攻膳城。肉薄拔之。九年二月，與氏政相持于伊豆。氏政將松田憲秀送款，勝賴欲戰。二嬖止之。三月，高天神陷，與行被獲。尹松力戰脫歸。勝賴欲賞之，曰：脫歸被賞，在君為僭。在臣為冒，固辭不受。勝賴疆土日削，二嬖勸其請和。信長、小山田昌辰曰：晚矣。長其侮耳，不聽。返織田氏質子，請和。信長答書辭甚倨。穴山信良又說勝賴曰：先公威震四隣，故所居不設城池。然聞氏康、信長通好，謙信則築岩殿，久能吾妻三城以備之。謙信不屑從約，以故無事耳。今隣國無復如謙信者，安可不備？勝賴然之。乃城于韭崎，號曰新府。信良欲娶勝賴女為婦，武田信豐賂二嬖，乃適信豐焉。信良啣之，終通款。織田氏諸公族諸將亦多送款者。木曾義

阿部加賀
守

三位中將

信忠

瀧川左近

將監

川尻肥前

守

下條伊豆

守

桔梗原

小笠原掃

部助

織部

昌為勝賴妹婿，苦其誅求，陰降信長，請導其兵。有來告之者，二嬖斥為虛言。已而事覺，十年正月，勝賴欲討義昌。阿部忠高曰：其地險狹，不可輒往。臣請先往說紓其計。而君兵稍從，其後可也。二嬖沮之。遂命信豐將五千人，冒雪赴討。遇義昌，鳥居嶺大敗歸。二月，勝賴將兵二萬出陣，諏訪遣諸將分守要害。而信長已遣長子信忠引兵十餘萬，自木曾入。瀧川一益、川尻鎮吉等為前部，德川氏、北條氏各大舉應之。下條信氏棄瀧澤走。小笠原信嶺以松尾降。信忠入至桔梗原，勝賴召諸將于諏訪，聚議不決。城昌茂進而請曰：方今之勢，不可一日猶豫。臣與尹松得假五千兵為先鋒。昌幸、昌辰等以餘兵繼進，敵不復設柵。如長篠之役，我必克之。勝賴問之二嬖，二嬖曰：少年者所言，不可用。

真田安房
守昌幸

依田右衛
門佐

也。阿部忠高曰。臣遣間覘敵。敵深入客地。離而不整。可襲也。我夜合兵疾進。挫其前部。以破其膽。二嬖不許。已而信良叛降德川氏。駿河諸城皆解走。獨田中守將依田信蕃不下。先是德川氏數攻信蕃。不得志。至是使人說降之。對曰。吾知守城而已。不知外事。乃使信良以書諭之。三月。信蕃出歸甲斐。德川氏招以厚祿。辭曰。吾赴國難。未暇謀家。諏訪軍潰。在者僅三千。勝賴乃走歸新府。信忠合兵圍高遠。城將仁科信盛與小山田昌辰固守。信忠使辯士入。說曰。孤城抗大敵。糞粉可待。苟出降。以為將。增其邑。昌辰曰。吾報先公。正在今日。若何為者。敢來誘我乎。執使者。截其耳鼻。放還之。信忠怒。以信嶺為導。疾攻昌辰。力戰數出。狙擊信忠。不克。城遂陷。與信盛及渡邊某皆死之。於是敵兵

仁科五郎

渡邊金大
夫照

太郎信勝
小山田左
兵衛佐

四面來薄。而新府城壁未全。勝賴欲徙避之。嫡子信勝慷慨曰。事已至此。何之而免乎。當焚旗與無楯。徐自裁而已。勝賴未答。小山田義國欲誘執勝賴。以市織田氏也。說曰。臣邑岩殿。險可保。真田昌幸曰。弗若。臣邑吾妻。險有積粟。請以死奉君。勝賴乃令昌幸先歸。二嬖曰。昌幸新義國。故去。故就新。奈何。勝賴遂徙岩殿。令義國先歸待己。於是焚殺諸叛臣。質三百人。召死節者。質十人。頒與金各百兩。散遣之。收其重器。以殘兵五百赴岩殿。願望二府。君臣相顧泣下。至柏尾。待義國來迎。七日不至。走入駒飼民家。即夜義國使人襲取其質。乃絕關拒勝賴。勝賴不知所出。乃走入天目山。兵厘四十人。土屋昌恒。秋山光次。牽其馬。阿部忠高。温井常陸。擔槍從之。小宮山友信單騎來從。友信初

土屋總藏
秋山紀伊
守

濫井常陸
介氏熙
小宮山内

武田氏滅

右衛門大
夫信就
左衛門大
夫信光
孫六郎道
遙軒信綱
一條上野
介信龍
左馬介信
豐
三郎信貞
森勝藏武
藏守
魚津死節
士竹股三
河中保與

數諫勝賴請除二嬖又與小山田將監者爭事並訴將監
厚結二嬖勝賴遂廢錮友信友信於是赴難追及於田野
就昌恒言曰君嘗擯我而我赴君難是傷君之明也然不
赴缺我義與缺我義寧傷君明耳因問調閑何在曰昨逃
矣問勝資曰亦逃問將監曰逃已十日矣友信曰唉吾知
有今日久矣勝賴俛首而已已而山僧與村民謀導敵索
勝賴勝賴乃使其配北條氏奔相摸對曰妾何顏見阿兄
乎又使信勝問道奔陸奧信勝曰大人宜奔耳兒辱家嗣
義當死于此勝賴曰然則吾與汝共死顧汝未行擐甲禮
當行禮而死乃請秋山光次為賓被信勝以無楯比禮畢
敵兵奄至衆飢不能起勝賴以白布約髮拔刀親戰信勝
以槍昌恒以弓翼之卻敵三次山縣氏卒辻某聚叛人自

後山瞰射我兵皆斃昌恒矢盡且拔刀敵叢槍擬之勝賴
走救昌恒為敵刺喉及腋死年三十七信勝亦死年十六
昌恒友信光次等皆死之武田氏滅織田氏入甲斐懸令
曰氏族將士出降者復邑勝賴祖叔父信就信光叔父信
綱信龍弟信貞從弟信豐及二嬖義國等相率出降皆為
所誅獨穴山信良得領甲斐一郡上野諸將非武田氏世
臣者盡隸於瀧川一益信濃諸將隸於森長可與柴田勝
家等相為犄角以圖上杉氏時北陸訛言信長兵大敗於
甲斐土寇羣起景勝遣兵助之與勝家等戰于越中勝家
憚越後兵拒以塹柵其他諸將侮景勝出柵外戰輒見擊
破瀧川一益聞之遣兵入越後五月景勝迎擊一益兵三
國嶺大破之自將入越中拔魚津轉入信濃與森長可戰

次吉江織部以下十
三人
明智日向
守
諏訪安藝
守
小笠原喜
三郎
村上源吾

謙信惡政景
見十三葉裏
景勝見二十
三葉裏

勝家等復取魚津。五月穴山信良與德川氏俱入京師。六月信長爲其將明智光秀所弑。信良走歸途遇盜被殺。一益長可勝家聞變皆西走。而武田氏故地大亂。諏訪賴忠小笠原貞慶村上國清皆舉兵。欲復先業。景勝自將兵七千助之。七月景勝入貝津。北條氏德川氏各以數萬人來爭。真田昌幸高坂源吾初屬景勝。已而通北條氏。曰。臣爲內應。景勝可獲。景勝覺之。執誅源吾。北條氏不知。以昌幸爲前導。濟筑摩川。以待源吾報。景勝送源吾首請戰。北條氏懼。引去。已而德川氏盡取甲斐信濃。景勝定河中四郡。而歸。景勝幼有武幹。心誓報謙信恩。以償政景罪。謙信嘗欲誅深澤九鬼者。景勝時年十四。手斬二人。謙信賞賜政景舊邑數從軍有功。謙信卒而三年克景虎將士盡伏獨

柴田因幡誤
乃新發田因
幡治長小田
原役諫謙信
者
豐臣一作羽
柴
十二年

須賀修理
亮

十三年

柴田因幡者據新發田不下。景勝常有所內顧。以故專營外事。織田氏將筑前守豐臣秀吉誅明智光秀略定京畿。與柴田勝家戰。勝而殺之。取加賀能登。十二年遣使來通好曰。吾欲攻佐佐成政。以取越中。願子勿救。景勝曰。吾素與成政仇。而越中本吾地。吾欲先取之耳。乃自將兵入越中。十月攻宮崎城。一鼓拔之。謂使者曰。越後男子用武如此。返語筑前守。吾於越中欲取即取。而不取者。以讓子也。十三年四月秀吉攻降成政。取越中。五月秀吉獨率石田三成等三十人來入越後。自稱使者。至薄氷城。見城將須賀告以實。欲面見景勝計事。須賀以兵守之。而馳告景勝。請執殺之。景勝不許曰。彼身司天下權。而踰險入敵國者。蓋恃前約。以吾必不食言也。殺之不義。即日與直江

須田相摸
守
本莊越前
十四年
十五年
十七年
守
泉澤河內
守
安田筑前
守
十八年
大和守實
綱

兼續等六十餘人見秀吉。秀吉屏人與語。獨兼續與三成得侍。已而別去。七月。上田城主眞田昌幸。畔德川氏。復屬景勝。送質乞援。景勝遣須田某。本莊某等。將信濃兵六千。赴援。兵少利。景勝欲大舉繼之。德川氏兵引去。十二月。秀吉又使使厚贈越後君臣。促其入朝。十四年。五月。景勝入朝。秀吉供帳路次。爲奏叙正四位上。任參議。七月。歸國。是歲。陷新發田。盡定越後。十五年。定佐渡莊內。十七年。景勝又入京師。進從三位。遷中納言。直江兼續爲四位侍從。藤田。泉澤。安田三臣。皆叙四位。兼續自父實綱。常參謀議。爲仇人刺死。無子。謙信命近士樋口與六爲嗣。是爲兼續。多文武材能。事景勝。尤見寵任。十八年。秀吉東伐北條氏。景勝與前田利家。自東山道進。下數十城。北條氏滅。又與利

文祿元年
二年

家徇。陸奧出羽。文祿元年。從秀吉伐朝鮮。陣那古耶。二年。景勝將兵入朝鮮。築釜山城而歸。是時。上杉氏所領。歲入可三百萬石。秀吉心畏惡景勝之能。又度謙信久訓其國。國人皆戴景勝。欲徙其封。嘗從容問之曰。卿國歲入幾何。景勝恐被削。不以實對。曰。七八十萬石耳。秀吉佯驚曰。何少也。因徙之會津。食百二十萬石。賜兼續以米澤地三十萬石。賜越後于堀秀治。景勝大悔之。是歲。慶長二年也。三年。秀吉有疾。嗣子秀賴猶幼。乃以景勝與德川前田毛利。浮田氏並稱五大老。與爲盟約。秀吉薨。德川公威權獨熾。四年。石田三成與直江兼續謀。勸景勝舉兵。曰。群牧共願推公爲諸將。載書示之。因密定議。七月。與佐竹義宣皆就國。城香指原修壘寨。峙糧餉。誘陸奧出羽土兵齊起。又使

言秀家
五年

人招越後遺民遺民競起應之堀氏不能制五年正月使
藤田信吉賀正於大坂德川公厚賜之信吉歸驟諫景勝
兼續欲殺之三月信吉挈家奔歸德川氏德川氏使伊奈
圖書來諭景勝西上景勝不聽數德川氏背盟十罪德川
公終決意東伐令前田佐竹伊達最上氏四面來擊伊達
氏國會津東境先衆而至其將伊達成實片倉景綱將兵
來侵景勝遣兵擊卻之七月德川公統將帥百餘人至小
山景勝軍長沼分兵守險以待之石田三成乃矯秀賴命
與毛利浮田島津小西諸將俱舉兵至美濃八月德川公
使庶長子秀康以萬人守宇都宮而自引兵西上直江兼
續請悉兵躡之景勝弗聽會秀康來請戰景勝答曰先人
用軍未嘗乘人危吾不敢違也且公年少非我敵吾待內

佐竹常陸
介右京大
伊達左京
大夫
最上出羽
守
伊達上野
介
片倉小十
郎備中守
結城中納
言秀康

志村伊豆
守

府還決戰耳糧仗如缺乏當相給焉乃收歸會津德川公
之西也命諸將曰景勝勁敵也慎勿與爭鋒是以四隣環
守不敢來犯九月景勝以兵四萬附兼續令攻最上義光
于山形義光設二十五砦待之請援於伊達政宗政宗發
兵二萬赴之兼續拔二十一砦進攻長谷城起樓櫓鑿地
道晝夜攻擊城將志村高治善拒景勝又遣中村式部攻
上山城不利義光政宗合兵來援兼續軍中有傳呼曰上
國軍敗矣已而使者至自會津傳三成敗聞命班師兼續
曰聞變而退怯也乃使人入城告故旦日鼓衆齊登陷其
外城而返義光政宗與高治尾擊之兼續返戰二十餘次
而至米澤政宗進攻福島本莊繁長守城擊卻之六年二
月政宗又來侵繁長又擊卻之政宗轉濟逢隈河攻梁川

本莊越前
守
六年

城將須田大炊設四伏而與戰破之。四月。政宗留兵備須田。而返攻本莊。本莊出拒松川。侮敵不備。政宗乘曉而濟。擊敗之。本莊走入福島。須田聞之。濟逢隈河。破其兵。遂襲政宗軍後。與本莊夾擊走之。景勝乃自將而出。政宗驚舍其軍。獨與十餘騎。間道走白石。德川公既克石田氏。天下歸之。景勝因秀康謝罪。德川公使人來促其西上。景勝即治行。將士皆危而止之。景勝曰。吾豈可再負乎。七月。至伏見。謁見。八月。國除。獨食米澤三十萬石。宥兼續罪。賜五萬石。慶長十九年十一月。大坂兵起。德川公率諸將攻之。景勝與佐竹義宣為先鋒。二十四日。至大坂。景勝將杉原常陸。尚水干衣。於鎧表。衆指而異之。曰。彼越後宿將也。是其軍禮乎。杉原聞笑曰。吾鎧太敝惡。故尚此耳。景勝陣鵜野。

慶長十九年

杉原親憲

鐵孫左衛門尉

義宣陣今福。間日並進。破敵柵。景勝命植柵。設塹于大和河南。令隊將鐵某將銃手五百守之。將士竊言曰。此非戰場。不知何用。日午。城兵大出。義宣兵不利。銃手齊發。敵兵乃卻。已而城兵七隊出。鵜野我先鋒。須田大炊與戰。敗走。杉原常陸與安田上總。長尾權四郎進擊。斬其三將。德川公聞鵜野戰急。令堀尾氏。丹羽氏來代。景勝。景勝以槍手三百。自環為陣。憑椅不動。使者十餘輩來傳教旨。皆不得入。景勝厲聲曰。吾在戰場。雖有救命。不能退一步。麾兵益進。遂破城。兵入柵。景勝銃手又驅柵內兵入城。不使復出。須田愧敗。與五騎馳入敵中。人得一首級而返。德川公軍。不栗又壹具狀以聞。退語同僚曰。今日戰既解。猶有宜進擊之機。吾言之。景勝辭以日暮。可憾。德川公聞之。

〔壹市〕

島津玄蕃

元和元年

九年
彈正大弼
四位少將
定勝
播磨守侍
從綱勝
吉良上野
介

叱曰。景勝武事。若曹敢得誹議之。次日。巡視諸營。至上杉氏。親慰勞之。遂賜功狀於杉原長尾安田須田鐵島津等。杉原伏謝曰。臣等何力之有焉。先寡君家範猶存。臣等奉以周旋焉耳。退謂人曰。吾從先公。數與武田氏戰。若今日之戰。乃兒戲耳。何足載功狀乎。元和元年五月。再攻大坂。景勝以特命留守京師。陣八幡。凡兩役所用軍監。選練兵事者。傳命諸營。多甲斐舊臣。而真田昌幸子幸村在城中。戰守最可觀。世以為出武田氏遺法也。九年三月。景勝病卒。年六十九。子定勝。孫綱勝。相繼襲官秩。綱勝夭。以外甥吉良義英子綱憲為嗣。削十五萬石。上杉義春。本畠山氏。為謙信子養。後以為上條城主。承故上杉定實後。佐景勝。擊景虎。最有功德。川公命復畠山氏。削髮號入庵。老於京

彌正大弼
侍從綱憲
彌五郎義
春

字佐美民
部定與同
兵左衛門
勝興稱大
關氏

師。大坂冬役。召之二條城。問上杉氏行軍法。諸侯伯皆侍焉。義春為人短小而善辯。陳己嘗從謙信所聞見。音辭如流。公稱善。諸將皆織田豐臣以來老兵豪傑。而母敢出聲者。後病眼盲。使人讀近代史。乘聽之。至武田上杉氏事。往往指其謬偽。云。宇佐美定行之。孤定興。數潛從軍。欲立功。自贖。景勝以其父故。不許也。流寓諸國。及關原事作。赴難會津。及徒封。終隱越後。終身。其子勝興。仕紀伊。亦於越後事跡有所綜覈。初武田上杉二家。並務耕戰。以名法治國。政貴嚴刻。而上杉氏作事。率仗信義。是其所以獨存至今也。然世言兵法。並稱二家云。

外史民曰。世傳二家兵書。有出後人假託者。不可盡信。特言兵於我邦。期乎二公者。不可不知其由也。夫勇悍趨捷

重耻輕死。我國俗所自有。我先王又養之以恩。結之以信。所以撫摩鍊治之。經數百千年。闔國之民。親其上。死其長。如手足之扞頭目。以能震懾四隣。雖魏唐之強大。不能加焉者。恃此俗也。及至通唐氏。乃舍此學。彼劉樸爲文。鏗強爲弱。平時奔競。有急遁逃。幾乎舉朝皆婦人矣。而先王遺民。勇而輕死者。皆爲將門所收。以此奪王權。營私利。無所爲而不成。承久建武之事。輒皆爲然。故先王所以自衛。後王所以自累。均此兵也。顧用捨何如耳。降至戰國。此兵各爲羣雄所分領。日淬月厲。愈用愈勁。而其撫摩鍊治教之。而後戰者。莫武田上杉過焉。故我邦兵之精極。於此時。而二家又精之精者矣。且源平以還。其兵皆散。而自戰將勇。卒銳者勝。非必有東伍結陣。坐作進退之法。有之。始於二

家。二家兵法。傳爲我邦極則者。由此焉爾。然源氏足利氏。每自東國起。其兵習騎戰。而足利氏居京畿。不恤馬政。織田豐臣德川並起。侯甸少騎多步。卽如二家。雖較多騎。亦以其國險不便騎。騎率徒取致遠。至戰。概舍馬步。鬪故騎戰遂廢。又用火器與長鎗。以爲軍鋒。而弓矢之用稍衰。是又我邦兵體變遷。不可不知也。此時兵農雖別。往往收漁獵者。爲弓銃手。收盜賊。爲間諜。以補隊伍。充斥侯。二家皆是。二家之陣。大約弓銃手居前。長槍步卒次之。騎士次之。牙旗鼓螺居中。左右拒夾之。輜重居後。游兵居外。每戰。交發弓銃。長槍從之。士下馬以進。或自卒傍出。或自中跳盪而出。戰酣。或以摩下乘之。雖變化無準。概以此爲常。一時並同此法。而羣雄環視。獨畏二家。幸其噬搏弗解。不敢觸

犯云。夫孫武。吳起。不同世而生。饒使同世。生借人之兵。以施己之法。不能大展其力。確鬪決勝敗也。今二公挾孫吳之能。擅趙魏之甲。而比肩接踵於一時。可謂希世之遇矣。後之言兵者。觀二公相與之跡。識其形勢機權之大。然後參之其書。辨別真偽。其法可得而詳論。余是以合叙二家焉。昔者吾父嘗行過甲斐。甲斐民飲食必稱館君。館君信立也。以信立之悖逆。而能抗強敵數十年。而不相下。豈非以其教民有素哉。謙信之事。多世所不傳。余并考畠山氏。宇佐美氏說。又與米澤人士交游。為余言如此。

日本外史卷之十一終

增補日本外史足利氏後記

毛利氏系譜 本姓土師宿禰

平城天皇
阿保親王
本主
千古
維時
重光
匡衡
舉周
成衡
匡房
維

備中介本主	平城天皇皇子。出於阿保親王。
音人	從三位左大辨。賜姓大枝氏。後更大江。
千古	從四位上。伊豫權守。式部權大輔。
匡房	千古七世後。權中納言兼太宰權帥正二位。兼大藏卿。世稱江帥。
廣元	匡房曾孫也。正四位下。大膳大夫兼陸奥守。佐源賴朝。霸天下。為幕府元老。
親廣	右近衛將監。民部少輔。從五位下。武藏守。號連阿承。久之。從五位下。武藏守。號相模毛利莊。因氏焉。娶三浦氏。死於其難。
季光	左近衛將監。藏人。從五位下。號西阿。為評定衆。
經光	左近衛將監。居越後南莊。
貞親	左近衛將監。屬官軍。
時親	稱修理亮。為六波羅評定衆。
親茂	備中守。屬官軍。

廣房 中務大輔

光房 備中守

匡時 少輔

熙房 備中守

直衡 少輔

弘元 備中守

豐元 治部少輔

幸松 大永三年卒

興元 備中守 永正七年卒

元就 小字松壽 稱少輔 次郎 從四位下 二年疾卒

就勝 大膳大夫 陸奧守 元龜二年疾卒

隆元 備中守 後大膳大夫 從四位下 永祿六年八月暴卒

元春 承吉 川氏 後稱治部少輔 天正十四年卒 年五十七

隆景 稱左衛門佐 承小早川氏 後從三位 慶長二年卒 年六十二

元秋 稱少輔 元就第五子 稱伊豫守 稱少輔 田氏 秀元父也

元清 稱少輔 田氏 秀元父也

元政 稱少輔 田氏 秀元父也

元康 大藏大輔

元綱 質子 豐臣氏

秀包 稱藤四郎 四位 侍從 治來目

輝元 從三位 中納言 號宗瑞 寬永二年卒 年七十三

秀元 府參議 從三位 中納言 實元清子 甲斐守 居長

秀就 長門守 從四位下 左近衛少將 慶安四年卒 年五十七

就隆 從五位下 日向守 居周防 德山

元知 刑部少輔 從五位下 居長門 清末 秀元次子也

元長 治部少輔 天正五年疾卒

元氏 少輔 內

廣家 初名經信 稱藏人 四位 侍從 元長卒 直承其後 世居岩國 從三位

秀秋 中納言 食備前 美作 卒 無嗣 國除

○森高政豐臣氏質子也。伊勢守。森與毛利國音相近。遂冒毛利氏。居豐後佐伯。

日本外史卷之十二

足利氏後記

毛利氏

毛利氏出於大江廣元。廣元十一世祖曰本主。姓土師氏。爲備中介。本主生音人。音人歷仕仁明清和之間。至從三位左大辨。賜姓大枝氏。後更大江。與菅原氏並掌學政。音人生千古。千古之後七世曰匡房。有文武才略。教源義家以陣法。匡房曾孫爲廣元。廣元佐源賴朝于關東。使之霸天下。以其薦爲安藝介。遷因幡守。至正四位下。大膳大夫。兼陸奥守。源氏北條氏之際。爲幕府元老。數定大難。有五子。長子親廣。承久之役。屬官軍。不知所終。第三子曰季光。爲左近衛將監。食相摸。毛利莊。因氏焉。娶三浦氏。死於其

中納言千
古
三位中納
言匡房
民部少輔
親廣
安藝守季

光 修理亮時
親 左近將監
貞親 備中守親
茂 備中守師
親 宮內少輔
匡時 越後守直
衡 新田越後
守 高越後守
武田六郎
吉川又次
郎 行道而躡常

難季光子經光出鎌倉居越後南莊經光子時親復起爲
六波羅評定衆足利尊氏滅六波羅加賜時親以安藝吉
田及河內利田時親生貞親貞親生親茂親茂有三子師
親匡時直衡皆隸新田義顯義顯爲足利氏將高師泰所
滅貞親以下猶屬官軍獨師親去屬師泰師泰之攻石見
敵阻劫川師親與高橋某先衆亂流拔三城以功盡食吉
田邑及師泰敗屬山名時氏迎親茂及二弟共居焉足利
氏命武田氏吉川氏攻降之師親生廣房廣房生光房光
房子熙房嘉吉之役攻蟹坂有功熙房子豐元應仁之役
與小早川氏守相國寺有功豐元生弘元弘元之子曰興
元次日松壽松壽幼有器量其保嘗抱之濟水而躡溺保
惶懼謝罪松壽曰行道而躡常也庸何傷比髻齷詣嚴島

也 盍祈吾主天
下 永正八年
元服名元就
治部少輔
豐元
少輔太郎
弘元
備中守興
元 善相者朱良
範 十四年
武田太郎
佐衛門
駿河守經
基 熊谷次郎
三郎

神祠既歸問從者曰汝輩何祈曰祈郎君主安藝也松壽
曰汝盍祈吾主天下夫願主天下者能主一方願主一方
者能主一國今願主一國矣其所成可知已聞者奇之興
元既爲嫡嗣松壽出養於丹比氏永正八年加首服名元
就稱少輔次郎居猿掛城食邑七十五貫養士卒三百會
明使者來聘京師路經吉田善相者朱良範從焉元就往
見良範良範曰公兼漢祖唐宗之相必宣威於四方元就
心自負焉元就爲人隆準肉角音吐甚洪在麾下號令士
卒聲聞於諸隊十四年安藝守護武田元繁據佐東銀山
矯將軍命攻略國內十月攻有田城城屬吉川經基經基
與興元善是時皆在京師元繁柵于中堰使熊谷元直守
焉別遣千騎焚猿掛城下元就以二百人出戰不利吉田

志道太郎
三郎
大內左京
大夫
太郎判官
光和
十七年
高橋大九
郎
大永三年
三吉修理
亮
尼子伊豫
守
藏田備中
守

叔父日向
守
上野介持
久
大膳大夫
高詮
攝治掃部
介
上總介就
勝
坂未
渡邊次郎
左衛門
四年
桂左衛門
佐
尼子經久
陶兵庫頭
七年

兵聞急來援元就乃分兵五百備元繁援路而以千人疾
攻元直破而斬之元繁遣兵來援不及乃留一將當有田
自將四千騎來戰元就令吉田將志道廣好潛兵出敵背
夾擊破之元繁挺前濟水我兵射洞其胸其兵皆潰走乃
報捷京師大內義興為足利氏管領為請褒賞元就元就
遂并領武田氏邑八千餘貫經基妻以其孫女元繁子光
和猶據銀山不下十七年興元卒子幸松嗣外祖父高橋
久光與元就並輔之大永三年久光父子與備後三吉某
戰而死元就赴援撫其遺臣并其邑萬餘貫六月出雲國
主尼子經久攻大內氏將藏田信房于鏡山元就奉幸松
為先鋒陰誘信房叔父某某斬信房出降被誅經久本六
角氏其祖父持久為伯父高詮幹國事至於經久滅鹽治

某取富田城轉略山陰諸國南出兵侵大內氏大內氏世
居周防山口為太宰大貳雄長關西是時大內義興在京
師聞變馳歸自是連年攻戰石見安藝豪族介立其間嚮
背無常獨毛利吉川武田氏常附經久七月幸松病卒無
嗣家臣聚議選於群叔以元就為嗣八月元就入吉田元
就弟就勝與坂某渡邊某謀殺元就元就覺之襲殺就勝
及坂渡邊坂者桂廣澄兄志道廣好弟也乃使人諭廣澄
廣好曰吾不以坂故疑汝也廣好拜謝廣澄弗信自殺其
子元澄聚族據城元就單騎往諭降之四年五月大內義
興使其子義隆與其將陶持長將二萬人攻安藝諸城屬
尼子氏者七月尼子經久遣兵援之敗績八月元就以部
兵四千夜斫大內氏營破之持長解去七年元就入京師

享祿二年

能登守元

澄

周防介義

隆

天文四年

熊谷兵庫

助後伊豆

守

香川左衛

門尉

赤松下野

守

宮内大輔

興久

大内義興德

毛利元就見

二葉裏

右衛門督

下野守義

勝

穴戶安藝

守

竹原安藝

守

小早川又

太郎

新宮黨

紀伊守國

久

陶尾張守

十年

備中守隆

元後太膳

大夫

任右馬頭爲幕府相伴衆。享祿二年熊谷信直以事怨武田光和以高松城來歸元就光和怒攻之不利憂憤死香川光景亦以八木城屬元就將攻銀山銀山餘衆終奔若狹天文四年元就率光景信直等二千騎東略備後攻高野城城將乞援於播磨赤松晴政未至元就急攻拔之并其兵又徇下數城先是尼子經久逐子興久殺之立孫晴久晴久遇元就亡狀大内義興病卒於享祿元年遺言義隆曰元就與晴久有郤宜以是時奪爲我援慎勿失其驩心吾嘗德彼彼豈不記之陶持長奉遺命百方通好元就終應之攻下國內諸城屬晴久者晴久大怒欲親來討之經久曰元就材武善用兵未可以力取也不若先定備後石見以形勝制之經久弟義勝亦諫止之晴久皆弗聽吉田城東北有青山元就患敵陣山上以瞰城也會出雲間來入元就覺之乃議曰敵陣青山吾與穴戶隆家夾擊之陣三猪口則非我利也隆家元就女婿守五龍城者也間者走報晴久九月晴久將騎卒五萬來陣于三猪口助武田氏餘黨復銀山四近將帥怖晴久兵威不敢援我獨穴戶竹原小早川諸族遣兵數百入城城兵凡三千人北軍焚掠城兵輒出擊走之晴久叔父國久部屬精勁稱新宮黨忿北兵數岨以萬騎來挑戰元就設二伏而出戰敵觀我寡單縱兵而進路狹不得齊進伏兵來擊破之晴久乃作三柵于宮崎以逼城大内義隆遣陶隆房等將兵來援陣天神山十年正月元就請隆房備晴久而自與長子隆元攻宮崎元就進破二柵隆房與尼子義勝戰于三猪坂

元就進破二柵隆房與尼子義勝戰于三猪坂

十二年

秋山信濃

守

毛利師親渡

切川見一葉

裏

吉川治部

少輔

小次郎左

衛門導友

兼

大鹽右衛

門尉

駿河守元

春

次郎實平

義勝死。晴久夜遁。城兵尾擊多。斬獲銀山兵。聞之。亦遁。十

二年。正月。義隆大舉攻富田。元就以兵二千從。與周防將

秋山某夾川陣。四月。河水大漲。城兵急攻秋山。元就曰。吾

祖騎渡。劫川。況此一衣帶水乎。亂流援擊。走之。七月。義隆

敗走。元就整隊。徐退南還。是役也。吉川興經與北軍將十

餘人。叛晴久。導周防兵。已而復附之。義隆以故敗。

吉川氏出於駿河人吉川友兼。友兼誅梶原景時。子孫以

功。食安藝大朝。後十二世。為興經。興經嬖大鹽某。其下皆

怨。殺大鹽。廢興經。議曰。毛利右馬與先公婚。其子皆先公

外孫。可養以為嗣。乃請元就。次子元春入新莊城。奉以為

主。元春弟隆景亦出為小早川氏後。

小早川氏之先出於伊豆人土居實平。實平仕源氏。食安

又太郎正

平

鶴丸繁平

兩川

左衛門尉

隆景

兒玉三郎

右衛門

熊谷伊豆

守

元春娶醜女

藝。豐田後十六世。曰正平。正平子繁平。幼失明。其族黨譏

請養隆景妻。以正平女居沼田城。於是吉川小早川並為

毛利氏羽翼。人呼曰兩川。元春稱治部少輔。豪爽善用兵。

隆景稱左衛門佐。美姿儀。沈斷有謀慮。皆類元就。元就以

元春未有伉儷。使兒玉就忠密問其意所嚮。元春曰。吾欲

得熊谷信直女。就忠曰。郎君得無謬聞其美乎。彼女醜惡

無匹。君必悔之。元春哂曰。然。吾素知其醜也。抑古名將多

以女色失其勇。所以人不取而吾取之。人不取而吾取之。

信直必感喜。為吾出死力。此間將卒。孰出信直右者。吾與

之聯鋒。以為家君之先。所向無不摧破耳。就忠慚服。告元

就娶之。信直果大喜。毛利氏兵鋒益銳。十七年。元就攜隆

元。元春隆景赴山口。義隆養內藤興盛女。妻於隆元。使陶

十七年

內藤下野

陶晴賢之逆
是墮落沙門
流竄公卿
義隆時從
二位大納
言
次郎義清
間田紀伊
守
陶尾張守
相良遠江
守
二十年
杉伯耆守
內藤下野
守
青景越前
守

隆房與元春約爲兄弟。義隆性文弱。山口多廷臣避亂者。而明人常互市焉。義隆耽詠歌。學梵譯。不復問武事。陶持長嘗憂之。持長子義清幼聰敏。常誹義隆曰。是墮落沙門。流竄公卿耳。持長視其有不臣之志。藥殺之。更養妹婿。問田某子。是爲隆房。隆房悍厲。頗得士心。持長已死。隆房與義隆嬖臣相良。武任有郤。結杉重政。青景隆時。內藤興盛。謀殺武任。武任怖而遁逃。冷泉隆豐勸義隆速誅隆房。不聽。隆房佯乞骸骨。歸其邑若山。日謀反逆。家臣深野康澄。宮川房勝。引持長遺囑。大諫弗聽。二臣交刺死。二十年八月。隆房遂反攻山口。義隆走法泉寺。其兵皆潰。前關白藤原尹房爲講和。隆房不肯。義隆航赴筑紫。阻風。還入大寧寺。賊兵來圍。九月。義隆自殺。隆豐等死之。義隆子義尊及

陶晴賢號全
冷泉判官
二條關白
周防介義
隆
義隆遺書
大友左衛
門督
八郎義長
左京大夫
義隆兼太
宰大貳
二十一年
嚴島之役
江田尾張
守
尼子國久
三村修理
亮

尹房以下。公卿十餘人。皆爲所殺。隆房更名晴賢。削髮全姜。迎豐後國主大友義鎮弟義長爲主。曰。重政。隆時。妬武任。勸吾行大事。乃發兵誅二人。初晴賢之圖難。使人來說元就黨已。昭以佐東郡。元就卻之。義隆臨終遺書囑元就曰。吾不幸爲賊臣所弑。吞恨入地。非卿誰能復我仇。元就覽書。流涕曰。吾受大貳恩眷。雖無所囑。猶欲爲復仇。况有是乎。諸將曰。彼凶焰方熾。未可與爭衡。宜內養威力。外示柔弱。觀釁而動。元就從之。二十一年秋。元就攻拔槌山。志和諸城。是歲。備後江田隆貫叛。歸尼子氏。元就攻之。至泉橋。尼子國久將數萬騎來救。隆貫。元春以部兵二千擊走之。會霖雨。川漲。國久。隆貫退入山內。元就亦歸。備中人三村家親來屬。二十二年。以家親爲鄉導。攻穗田爲資。降

二十二年

穗田治部

少輔

井上河內

守

宣請之天子

仗大義討之

元就上書

吉見大藏

大輔

二十三年

江良丹後

之初我將井上元兼以豪宗不奉法令竊言曰主公欲誅陶氏陶氏嘗救我恩可背乎元就以計族誅之於是會諸族屬議討晴賢之計隆景進曰宜請之天子仗大義討之則人心所嚮無不克矣元就曰善乃上書曰太宰大貳義隆承父祖遺業存心於王室而為賊臣晴賢者所弑臣元就奮微力圖討伐未得成其功伏冀得討晴賢一行詔糾合徒屬以靖西陲初朝廷聞晴賢作難命將軍管領西伐莫敢奉詔及元就書至即制可之元就得詔感喜移書遠近津和城主吉見正賴世與陶氏讎首應之晴賢怒攻津和元就遣兵援之二十三年五月元就與諸子將兵西出取銀山草津櫻尾諸城遇陶氏兵于折敷畑擊破之陶氏骨鯁將有江良興房守琥珀城元就縱反間言興房送兵

守

城嚴島誘陶

弘治元年

城有浦

已斐豐後

守

新里式部

少輔

五郎長房

大和伊豆

守

弘中參河

守

晴賢族誅興房遂檄周防長門豐前筑後石見發兵東下元就聞之與諸子密謀曰彼兵不下三萬必首攻櫻尾草津我悉眾援之不過五千人勢力懸絕與戰平地不可克也為今計者宜城嚴島誘而蹙之弘治元年五月城于島之有浦諸宿將皆諫其不可元就弗聽諸將皆相言曰此公常不拒諫今何乃爾六月城成命已斐新里二氏以兵數百守之使草津櫻尾仁保諸城互為策應既而聲言吾悔不聽老將言嚴島地形難守難援即為敵有諸城從陷吾計莫失於此九月晴賢留其子長房于若山而自統騎卒二萬戰艦千餘艘至岩國議戰所嚮大和興武曰先拔櫻尾則諸城不攻而陷弘中隆包曰請分兵一攻櫻尾一備其援路彼不敢出出則與之相持而遣輕兵擣吉田彼

進退失據。不血刃而可取。晴賢曰。吾欲先取嚴島。城脆將
屏。而不便於援。聞元就甚悔之。吾取以爲根據。分兵攻諸
城。是萬全策也。隆包曰。彼真悔之。必不宣言。宣言者。得非
以餌我乎。晴賢猶豫未決。故櫻尾城主降在賊軍中。與已
斐。新里相識。元就令二人貽書。指陳順逆。暴晴賢罪惡。極
其醜詆。晴賢覽之大怒。元就又令桂元澄詐送款約。俟元
就渡海。赴援。翻城爲內應。晴賢乃決意攻嚴島。十月。建牙
塔岡。燒民舍。布陣。舟艦櫛比。喊聲震海。城兵嬰壁堅守。賊
有鳥銃七口。櫓楫不支。積土豚扞之。晴賢遣書。元就曰。公
爲先大貳。欲見加誅。不敢逃避。聊以水陸軍三萬陣之。嚴
島。公能來乎。元就聚將士示之。將士皆有懼色。元就笑曰。
使賊所言信。則吾大克矣。衆問故。曰。其地迫狹。彼側肩躡

桂元澄
桂能登守

守 穴戶安藝

能島掃部
助 久留島右
衛門佐出
雲守

船 揭一灯干牙

足。不便進退。兵愈衆而鋒愈鈍。我以死士數千衝之。克可
必也。乃使穴戶隆家留守吉田。而自率精兵三千餘人。南
行至草津。與晴賢隔海而陣。國內諸豪意其必敗。多稱病
不從。初伊豫有能島來島二族。閑水戰。晴賢元就並招之。
二族以三百艘來屬元就。元就勞之。往問城中消息。賊四
鑿地道。樓櫓殆覆。以大索維持之。元就移陣。火立山。晦日
盡返老弱。輜重于草津。累累不絕。賊望見以爲我收兵也。
於是元就令諸將士。人以二條布約袖佩。一日糧約暗號。
比暮上船。會大風雨。士卒震怖。請俟風定。元就曰。天助我
也。令皆滅篝火。揭一灯于牙船。諸軍認之。破浪而渡。既濟
返舟北岸。以示必死。遂上博尾崎。直出塔岡背。隆景別率
伊豫船兵。出其面。賊恃風雨。無警邏者。穿賊艦而入。賊或

浦宗勝
浦兵部丞

晴賢自殺

洞雲寺

杉十郎

誰何。浦宗勝大聲答曰。筑前兵應徵來矣。辟船而達。稍稍上岸。兩隊皆陣。天將明矣。元就命吹螺鼓譟。乘高下擊。賊諸軍大驚。爭萃其牙營。營填咽。自相擊刺。元就大呼曰。進也。賊爭舟而遁。溺死數千人。晴賢肥大。不便行步。從者扶掖至海岸。求船不復覩一隻。遂自殺。隆包以殘兵百餘棲崑洞中。元就惜其才。使人說降之。不肯而死。已而獲晴賢首。元就嚴建旗鼓。奮鞭指其首曰。弑逆之報。乃嬰天誅。今何如也。諸軍揚凱。元就留嚴島。十一日。引兵返小瀉。葬晴賢首于洞雲寺。元就既誅晴賢。威震關西。周防人相驚曰。毛利軍至矣。陶長房教義長乞援於大友氏。大友氏弗敢應。十二月。元就進陣岩國。遣隆景徇玖珂郡。至上關。杉重

尼子晴久
山内新左衛門

三年

内藤左衛門佐
福原左近大夫

輔爲内應。攻殺長房。將士相疑。皆送欵。元就聞。尼子晴久窺備後。石見未肯深入也。乃招降備後豪族。山内隆通。又命元春守石見。而自引軍向山口。陶氏故黨以萬人拒煤間城。隆元攻之。城帶泥淖。我兵不利。三年三月。元就將萬騎發岩國。令士卒人持箒與席。以傅城下。投箒於淖。布席其上。踐以登城。盡殺其兵。山口騷擾。悉甲拒右田岳。元就與隆元合兵二萬。攻降之。使一將守之。而進。吉見正賴來會焉。義長怖走勝山。於是元就整諸軍入山口。内藤隆春等迎降。元就遣六千騎扼長府下口。以絕大友氏援路。而令福原貞俊攻勝山。殺義長及晴賢季子鶴壽。周防長門士民雲集山口。豐前筑後諸城又多送降者。元就盡除弊政。免租賦。分邑賞諸將。置戍于下關。門司三尾。鷓峯。

益田越中守

紀伊守國久

駿河守經基

義勝之死在四葉裏

孫四郎經貞

永祿元年

小笠原彈正少弼

本莊越中守

三年 杉原播磨守

元就獻金于天子助即位

禮賜菊桐章富田之園前

後七年

五年

山名源十郎豐數

南條豐後守宗勝

四處。四月。凱旋安藝。是時晴久入備後。數攻隆通。不能下。轉向石見。不敢入而去。十一月。陶氏餘黨起攻鵠峯。元就將萬人往平之。轉攻周防。故將益田藤包于三角城。元春隆景說曰。藤包勇智。不下。正賴而與之。有卻。宜兩存之。使相鈴制。乃招降藤包。元就於是盡取大內氏地。遂圖尼子氏。而患尼子國久强悍。謀除之。尼子經久娶吉川經基女。而元就亦為其孫女婿。是以託姻戚。數通使幣於國久。晴久頗疑之。義勝之死。其子經貞猶幼。國久攝其邑。及長。不返與。經貞脚之。於是元就令死囚懷書入出雲。殺之道上。行人聚觀。取其書。乃元就與國久約內應者也。晴久獲書。大驚。召經貞問曰。聞新宮黨陰通安藝。汝豈知之乎。經貞媒孽。對曰。臣數見其密使往來。晴久乃伏甲。要殺國久。父

子。殲其黨。北兵自是弱矣。永祿元年。二月。元就使元春陣出羽。與尼子氏將小笠原長雄。本莊常光戰。未決。神邊城主杉原盛重來援。破之。五月。元就攻降長雄。晴久來救。不及。三年。二月。攻取松山。八月。誘降常光。定石見。是歲。正月。元子行即位。禮。元就獻金助資焉。詔以元就叙從四位下。任大膳大夫。賜菊桐章。尋遷陸奥守。而隆元代之。十月。入出雲。軍于赤穴。迎降者十餘族。常光為先鋒。縱火岩坂。常光負功。汰虐。元就與元春。隆景謀曰。彼服可用。而叛不可制。已叛於尼子。何有於我。不若速除。十一月。襲殺之。降將因是多叛。五年。十月。元就由白瀉入城。于洗合山。去富田七里。建為本營。築連珠砦。以漸逼富田。迎京師公卿文儒。講書於軍中。以示據久之意。因幡山名氏伯耆南條氏嘗

右衛門督
 肺登
 三郎四郎
 義久任伊
 守
 六年
 天野中務
 大輔
 右馬頭輝
 元

和智又九
 郎
 欲吊亡兒者
 力戰

爲尼子氏所逐。元就復之。使收其義故。以助攻尼子氏。山名祐豐亦以伯耆來屬。十二月。晴久病卒。其子義久嗣。大友義鎮與義久通好。數攻門司。乃遣隆元。隆景。以萬餘人赴援。取神田城。留天野隆重守之。隆元留屯岩國。六年二月。義鎮以二萬人攻神田。不能下。會天使二人。至自京師。令我與義鎮和弭兵。隆元乃爲其子輝元。約娶義鎮女。又令與義久和。元就疏不可。和者十條。辭之。七月。隆元撤守歸觀。過吉田。將士勸入城休息。隆元曰。家君衰老。櫛風沐雨。吾何忍休乎。八月。至舟木。和智隆實要而饗之。病作。卒。年四十一。隆元性仁孝。元就嘗罹疾。祈以身代之。其在岩國。大友氏陰招周防長門將士。將士皆不忍叛焉。元就得計。慮軍氣沮。出令曰。欲弔亡兒者。力戰。自將攻白鹿城。城

兵部誠保
 盛米于斗灌
 注馬足
 九郎四郎
 倫久
 香川左衛
 門尉
 三村備中
 守
 七年
 富田之圍前
 後二年
 南條左衛
 門尉元次
 行松左兵
 衛盛正
 宮内少輔
 忠興
 八年
 杉原播磨

將松田兵部能拒。乃使銀山礦卒鑿地道。城兵亦鑿而迎之。鬪于穴中。城兵遂塞穴而卻。乃截其汲路。松田盛米于斗灌。注馬足。我軍士視之。以爲水不乏也。九月。義久聞白鹿急遣弟倫久。將萬騎援之。欲動我兵決戰。平旦來挑戰。元就不應。日晡。倫久將去。元就乃鼓而進。敵敗走。先是。元就遣香川光景。助三村家親。略備中。滅吉田氏。七年三月。入伯耆。并南條行松氏兵。絕富田糧道。會行松死。杉原盛重受命。攝其家事。初。盛重爲杉原忠興家臣。忠興據神邊。拒我兵。終降。及其死。元就命盛重爲之嗣。盛重嘗製陣法。以弓翼槍。與富田兵戰湖上。再克之。又收盜賊爲兵。有佐田某焉。妙於間諜。故盛重善知敵情。數有功。後徙八橋城。八年二月。隆元子輝元。與元春子元長。共來洗合。四月。熊

守盛重
佐田彦四郎
必殲之
降者釋之
治部少輔
元長
九年
龜井能登
守
大塚與三
右表門
元就圍富田
前後七年
卯山飛驒
守
河副美作
守
十一年
森脇長門

守
宇都宮遠
江守
河野彈正
忠
土佐守元
親
隆元死見十
葉裏
高橋三河
守鑑種
十二年
秋月長門
守種實
龍造寺山
城守
山中幸盛
山中鹿之
助
立原源太

谷信直擁元長進擊走龜井安綱。八月盛重拔江美。九月家親拔大江。元就乃起石原龍山等十二寨。以環富田。謀竭其糧也。置關四外。榜曰必殲之。毋使一人遁。已而度糧盡。則撤關。更榜曰降者釋之。城兵逃降相踵。當是時。義久寵臣大塚某與義久嬖姬相結。以讒諸將通欵於我。九年正月。卯山久信被誅。諸將皆懼。出降。獨河副森脇等三百人不降。元就有疾。招降義久。七月。義久遂致城降。實之安藝。長田元就圍富田。前後七年而降之。擇其守將。衆推天野隆重。乃命隆重守焉。振旅而還。元就既并大內。尼子二氏地定。山陰山陽十三州。命元春掌山陰。隆景掌山陽。遂令二將略地於南海。西海。當是時。南海有長曾我部。宇都宮。河野氏。西海有大友。島津。龍造寺氏。十一年。宇都宮豐

綱攻河野通直。通直來乞援。二月。元春隆景將兵數萬入伊豫。拔二城。圍豐綱于大津。長曾我部元親將萬人來援。豐綱軍于柳原。乃令穴戶隆家當之。而諸軍攻降豐綱。元親引去。元春隆景以六旬定伊豫。還誅和智隆實于嚴島。以隆元之死有蹤跡也。當是時。筑紫豪傑高橋宗像。秋月諸族皆屬元就。大友義鎮數攻之。十一月。元春隆景與元長將五萬人赴援。拔三岳。十二年。四月。遂圍立華城。義鎮方攻龍造寺隆信于佐賀。聞之。與隆信和。五月。使其二將將兵七萬。援立華。我軍作塹壘。再戰破之。元就攜輝元往長門。遙為聲援。尼子氏遺臣山中幸盛。立原之綱等。在京師。聞之。索故尼子誠久子為僧者為主。更名勝久。糾但馬海賊入隱岐。六月。入出雲。取新山。末次攻富田。天野隆重

兵衛 式部大輔 誠久 助四郎勝 久後左衛 門尉 天野中務 大輔 浮田和泉 守直家 太郎左衛 門尉輝弘 元龜元年

二年

有兵三百。佯降誘其兵二千于城下。擊破之。七月。敵設伏而誘。隆重。隆重謀知。兩射伏中。又破之。元就聞。浮田氏應勝久。遣香川光景。定美作。令元春。隆重疾攻。下立華。送致城兵于西軍。西軍猶與我相持。九月。故大內義興。庶兄輝弘。寓大友氏。借兵五千。海路入周防。攻鵠峰。元就命班外師。十月。置戍班師。以吉見正賴為殿。而退。至若松渡。取土人質。使具船以濟。乃令戍兵致城而還。遣兵援鵠峰。逐輝弘。殺之。元龜元年。正月。元春。隆重將兵一萬五千。輔輝元。攻勝久。恐其城守也。宣言兵寡。將納糧富田。而還山中。幸盛聞之。悉甲五千。出于布辨山。我兵擊大破之。元春攻末次。夜列炬其面。而自背襲之。勝久幸盛走新山。諸城連陷。八月。元就患癘。輝元。隆重歸省之。二年。六月。病篤。輝元請

元就遂卒

文武之臣豈有面諛如汝者

遺言。元就曰。汝視二叔猶我。勿違其言。則可以守我業矣。吾復何言。遂卒。元就善歌詠。有遺集若干卷。嘗酒酣慨然言曰。凡英雄以身繫天下。治亂者求友於千載之上。即同世而生。志合則天下治。志不合則天下亂。嘗問左右曰。吾於前世。人主可比於誰。有一儒士對曰。可比周文武。元就笑曰。吾乃今知不若文武也。文武之臣。豈有面諛如汝者哉。元就得一州。則擇守將。輒誡之曰。吾聞侮其人者。不有其土。汝服膺此言。故新附士民少倍畔者。元春得訃。哭泣謂將士曰。葬奠之任。隆重在焉。吾當勦敵。以慰靈魂。是時幸盛在末石。元春乃稱攻大山僧徒。而急還攻末石。幸盛出降。偽疾。自廁中逃。八月。元春攻新山。走勝久。勝久匿京師。幸盛為盜。但馬。因幡。間。遂與勝久偕歸於織田信長。初

三年
天正元年

二年

山名中務

大輔

大坪甚兵衛

備中守家
親
浦上遠江
守

信長起尾張略取近畿武田信玄上杉謙信割據其東皆通使於元就欲夾攻信長謙信特勸將軍義輝召致元就元就罹疾不答三年二月元春隆景遣使答之天正元年信長攻將軍義昭輝元與二叔議遣安國寺僧惠瓊為和解之義昭免走紀伊二年正月尼子勝久借織田氏兵入因幡陷鳥取城城本屬山名豐國為武田氏所奪豐國欲復之因黨勝久其部將大坪一之諫之不聽一之乃來奔八月元春隆景大舉入伯耆降豐國逐勝久義昭之奔紀伊遂西依浮田直家直家弗禮乃來備後自託於輝元輝元謀於二叔遂與織田氏絕計納義昭於京師先是三村家親為盜所殺蓋直家所使也直家為浦上氏將終篡其備前美作浦上宗景與家親子元親皆請我兵討直家直

親
孫兵衛親
成
三年
伊豫守元清

五年

香川中勢

少輔

菅平右衛門

攻別所氏干
三木
尼子勝久

家懼亦因僧惠瓊請滅二氏約以備中賂我元親族親成告元親通織田氏穴戶隆家勸隆景討之三年夏圍元親于松山滅之元親宗家穗田氏前為直家所滅於是使元就第五子元清為穗田氏後居中山城以鎮備中信長方攻一向僧徒于大坂大坂來乞援元春隆景遣兵援之又餽糧船六百以兵艦三百護送之七月至木津川能島來島氏與織田氏水軍戰破之奪其二大艦納糧而返先是讚岐香川氏淡路菅氏皆來屬我五年香川氏與國人戰來乞援七月遣穗田元清浦宗勝赴之破土佐援師宗勝還掠播磨海濱與國人黑田孝高戰而還孝高導織田氏將羽柴秀吉攻別所氏于三木尼子勝久為先鋒出山陽道取上月城城屬浮田直家直家乞援於隆景欲復之當

上月之役

黑田官兵
衛甲斐守
如水
別所小三
郎長治
兒玉市助
上愛宕山殿
京師
荒木村重
荒木攝津
守

六年

是時丹波但馬豪傑使使請元春來襲京師元春遣兒玉春種先往訶之會隆景書至欲與俱赴上月元春答曰卿合直家兵可得四萬不必須我我收管內亦可得三萬留其五千備大友氏以其餘援丹波但馬兵上愛宕山以瞰京師信長與吾相持不能援上月上月陷則荒木村重別所長治必助我以逐秀吉於是卿輔輝元直入大坂與我夾攻京師以納將軍隆景曰是危道也村重意未可必而兄弟相離夾之而東恐變起其間先戮力陷上月然後分道東上為未晚也因教輝元召元春元春從之六年二月元春隆景合兵圍上月直家稱疾出其兵一萬五千會師四月秀吉與村重合兵四萬來援陣高倉山我軍作塹柵自守杉原氏間夜入秀吉陣獲首級者數東軍懼五月信

三位中將
秋田城介
信忠

宮内少輔
元氏
元長令士卒
曰跪曰起
吉川藏人
廣家

長欲自來援先遣長子信忠及諸將援秀吉兵凡十萬元長請元春曰信長自來則兵衆令一不可敵今秀吉村重等爭功不和天兩月黑宜夜襲之也元春使之謀隆景隆景曰舉信長全兵不過二十萬東備武田上杉西備大坂雜賀減六七萬焉而見在此者十萬即自來二三萬而已我以七萬當之何必恐也且我自北路襲地形不便自南路襲浮田氏心難測皆非萬全之策不若固壁毋戰彼兵衆而糧不繼將自去矣乃止六月美作出雲兵與東兵鬪于熊川秀吉自中軍遣二萬騎出援元長與弟元氏廣家以萬人亂流逆戰東軍皆騎兵馳突而來元長令士卒曰跪東兵不能入逡巡而退元長令曰起如此者再三追北二十餘町荒木氏不敢援東兵浮田氏不敢援西兵西兵

天野中務
大輔
山中幸盛

七郎兵衛
忠家

荒木村重
兵庫華隈

丹生
淡河
三木
七年

定範牝馬
美濃守秀
長大和
納言
淡河彈正
從子稱江
見又四郎
伯耆守元
續
山田出雲
守
南條九郎
左衛門

深入難於退。天野隆重引手兵上高岡而陣。西兵乃引還。秀吉知我不可力爭。請信長棄城而去。城陷。勝久自殺。山中幸盛復降。殺之。甲部川上。直家已潛通信長。於是稱疾愈來見。元長白。元春曰。直家有異圖。兒請即席誅之。杉原盛重又請之。隆景曰。彼無證而我啓。豈縱得誅之。其國人皆立嗣以抗我。無為也。乃止。已而直家因惠瓊請二帥乘勢徇播磨。將軍義昭亦促之。元春隆景乃進陣黑澤山。直家享二帥于八幡山。欲伏甲擒之。直家弟忠家潛來告之。元春隆景乃使人言直家曰。聞公欲以我兄弟首獻織田氏。我兄弟並輔少主。未能順尊意。必欲獲之。請以旗鼓所不敢辭也。旦日分路西歸。直家不敢追。十月荒木村重叛。信長據兵庫華隈諸城。與別所長治皆乞援於我。我方患

浮田氏。又聞南條元續通東軍。未暇赴援。獨餽糧助之。築丹生淡河二城。西達三木。東達華隈。七年二月。秀吉遣弟秀長夜襲取丹生。淡河。定範穿塹布渠。答以待。秀長至。梗不得進。定範募得牝馬數十匹。驅入敵軍。軍馬爭牝相蹠。什伍大亂。定範縱兵乘之。擊走秀長。其從子說曰。秀吉必忿而來。窮而走。不若勝而退。乃收入三木。秀吉來。不見敵而去。是歲二帥輔輝元東伐。取美作五城。直家不敢出。四月。南條元續叛。通東軍。其族山田直重諫之。元續弗聽。欲殺之。直重來奔。八月。直家攻升形。祝山二城。不能下。元春將兵赴援。聞其去。轉攻元續種石城。杉原盛重為先鋒。與敵將南條信正夾長瀨川陣。分兵為三。渡川大戰。斬信正。元春乃環種石砦之。元續出戰。輒敗。十一月。元春隆景復

谷大膳亮
九年
與太郎基家

式部少輔
經家
九年
丸山之役
吉岡入道

輔輝元東伐。拔備中忍山。十二月。我餽饗三木者。襲殺敵壘將谷衛好長治。出兵應之。大敗。淡河定範死之。八年春。三木陷。長治自殺。直家以秀吉令。城于八濱。以二弟忠家。基家守焉。二月。隆景遣元清攻之。殺基家。四月。秀吉侵。但馬。因幡。陷鹿野城。取山名氏質。元春赴援。不及。七月。荒木村重來奔。是月。秀吉圍山名豐國。鳥取城。縛質城外。以槍擬之。以誘降之。城兵曰。我數叛毛利氏。而不被誅。今可復叛乎。秀吉怒。殺質。次至豐國。女豐國遂降。秀吉削其邑。而去。城兵皆叛。豐國。豐國奔播磨。城兵請我一將。遣吉川經家守之。又城于丸山。九年七月。秀吉以數萬騎圍鳥取。丸山絕其糧道。吉岡質休在吉岡城。夜襲敵營。又迎擊敵兵。走之。奪秀吉馬標。獻之。輝元。秀吉遣使招降丸山城。城將

三澤攝津
守
益田越中
守

斬其使者。投尸城外。秀吉大怒。攻之益急。輝元欲援之。而國兵四戍疆上。在者甚寡。隆景至富田。召募數日。未進。元春曰。鳥取吾管內也。吾不可以待。九月。以六千人馳至。伯耆。則城已陷矣。秀吉欲誅國人。免經家。經家弗聽。與丸山鳥取將領皆自殺。以免其兵。元春得報。切齒曰。吾猶往為經家一戰。將發。又有報曰。秀吉入伯耆矣。乃留陣于馬山。十月。秀吉至。稱八萬騎。陣種石城後。下視馬山。馬山左右湖山。後迫大川。纔通一橋。人人無不震怖。元春命絕橋。毀舟楫。自絕走路。三澤為虎。益田藤包私議曰。敵衆新勝。不若避其銳。而再舉。請入說之。乃與偕謁元春。元春方釋甲。而坐曰。天大雪。諸君且留飲。因圍爐。命酒。醉而鼾睡。二人不敢說。元長。廣家以父命。巡視諸陣。穿塹植柵。曰。敵明日

必來比曉敵數千騎納糧於種石元春遣銃手斃其一將敵繼出者萬餘元長廣家以二千人馳之秀吉急收其兵南條元續請曰盍一戰擒之秀吉晒弗答明日引兵而去元長請尾擊之元春弗許十年正月元春欲復因幡二月將兵攻大崎時杉原盛重既死其子元盛先登元春遂復二城攻鳥取四月秀吉將兵八萬入備中攻高松城引甲部川灌之守將清水高治募城內染戶收板數百枚造舟出戰隆景聞急乞援於元春元春即欲發山陰將士皆曰上月之役佐公率我師自援馬山之役留富田不來今鳥取幾復何棄此赴彼為元春曰隆景不來馬山必有以也吾坐視其危獨如宗家何諸君不欲往吾寧獨身赴之與隆景共死將士皆謝願從乃留杉原元盛當鳥取城而南

十年
彌八郎元盛
瀧水攻高松城
清水長左衛門
隆景稱左衛門
佐見五葉表

會隆景合兵四萬軍于廂山輝元陣其西三里相持未戰五月日幡城叛隆景遣兵攻之走東將木村隼人秀吉不敢出援加茂城亦叛納東兵元長廣家以萬人赴之秀吉復收兵我兵數獲利而高松旦夕將沒元春聞信長將自來也欲一戰隆景曰阿兄何自輕乃做一隊將之為乎元春曰家君以一夜克陶氏以七年滅尼子氏蓋小敵宜緩困之而大敵宜急挫之也我以北兵夜襲其北而卿應其南必克之浮田氏觀望不戰走耳隆景曰然會軍中流言三澤為虎通欵秀吉六月三日二帥與元長密會廂山絕頂議曰諸將意皆不可測為今之計宜柵于牙營迎敵決戰既罷元長徑詣為虎迫其膝坐曰聞卿與秀吉通欵信乎信則斫吾頭以送秀吉為虎惶駭曰是出讒口耳乃獻

一夜克陶氏
見八葉裏
七年滅尼子
氏見十一葉裏

入道月清
末近左衛
門

伊勢守高
政

誓書衆情稍定終期再明襲秀吉僧惠瓊素歸心於秀吉
爲講和議秀吉曰苟使高治自殺則我可以藉手而去惠
瓊以告二帥二帥弗肯明日惠瓊自入城諭高治高治曰
我一死可以兩國何敢不死乃與兄月清軍監末近乘
舟出城自裁舟中以出城兵惠瓊還報二帥爲之發哀遂
爲盟約割地講和南界甲部川北界馬山送輝元季父元
綱爲質秀吉送森高政答之即日東軍解去元長在山頂
視之曰彼無故講和必有內變既而有告曰信長爲明智
光秀所弑元長曰果然吾不與盟請追擊之秀吉可生擒
也浮田直家亦請爲援二帥曰乘喪背盟不義莫大焉終
弗許後秀吉遣我將士欺書數通有三澤氏臣雲波書爲
虎乃誅之輝元既與秀吉和猶領八州歲入百二十萬石

隱岐少輔
次郎
隱岐守清
家

小鴨清

左衛門進

元清

元春之智元

續之怯兩無

雙

十一年

秀包姿容

藤四郎秀

包後稱久

留米侍從

七月隱岐經清弑其叔父清家初清家代兄領隱岐養兄
子經清出己子甚五質于吉田經清欲通欵信長清家弗
聽及信長死經清誘殺之以滅口因啓清家通敵臣誅之
元春不信甚五訴冤請自復仇許之隱岐士民爲內應終
誅殺經清八月山田重直誘殺南條氏精兵數百九月伯
耆人相驚曰秀吉戰死上國重直且來襲矣元續怖走入
京師其子小鴨元清亦走秀吉笑曰元春設蜚語不戰而
走之耳元春之智元續之怯皆無雙者也因請元春復之
秀吉誅明智光秀遂代織田氏居大坂元春羞屈下之也
居常鞅鞅不樂讓家元長而老十一年九月隆景遣弟秀
包及廣家赴大坂尋去歲之盟秀吉悅秀包有姿容留之
先是杉原景盛殺兄元盛誣以叛事覺七月隆景遣三弟

十三年 又次郎景盛 少輔十郎元秋 讚岐守元政 向使兩川變約則吾豈得至此 大藏大輔元康 河町四郎來島助兵衛 島津修理大夫義久 元春卒年五十七

元秋。元政。元康。攻殺景盛。以其弟次郎承杉原氏後。十三年。四月。秀吉伐南海。令隆景。元長入伊豫。元長稱疾歸。廣家代之。七月。定伊豫。秀吉徙河野通信于三原。令隆景代領其國。賜僧惠瓊來島某各萬石。十月。隆景。元長如大坂。秀吉令諸將郊迎。日向使兩川變約。則吾豈得至此。因饗之時。秀吉將伐島津氏。囑元長請元春為先鋒。約封之。筑前。元春羞為秀吉所驅使。弗肯是歲。秀吉奏請以輝元叙從四位下。任侍從。遣黑田孝高促元春。元春不起。輝元曰。公為我一出。元春不得已。乃與隆景俱發。攻拔小倉城。將移陣松山。疽發背。不得行。隆景與孝高攻拔閩津。下障子。岳進攻賀春岳。元春瘞。將發黑田氏饗之。供鮭瘡復劇。乃遺囑二子以後事。言不及私。終卒。年五十七。元長使廣家

高橋九郎十五年

大隅守家久後三位

申納言

奉喪歸安藝。而自從隆景降。賀春守將高橋種元。十五年。三月。豐臣秀長至。合我兵入日向。抵耳川。進圍高城。島津家久夜襲其營。秀長畏其兵慄悍。不敢出。元長欲逆戰。弗許。秀吉至。龍造寺氏以下皆降。五月。島津氏請和。秀吉徙隆景于筑前。治名島。賜秀包筑後三郡。治來目。元長道病。六月。遂卒。元長倔強類父。為秀吉所畏惡。常有退去之志。見於歌詠。遺命立廣家。黑田孝高素悅廣家。色美與之親善。為言秀吉立之。襲食隱岐。廣家初名經信。於是改今名。是歲。冬。肥後。豐前。盜起。隆景。廣家受命討而平之。筑前。士民稔聞隆景賢聲。人人相慶。隆景務潤其禁網。漸修治教。做下野。足利學校。建齋舍。釋奠先聖。時亂離日久。人始聞絃誦之聲。十六年。輝元任參議。隆景。廣家。秀包。皆為四位。

隆景建齋舍于筑前十六年

石田治部
少輔
大谷刑部
少輔
三成有主父
偃之智所云
所見略同者

十八年

代北條氏

侍從。九月。秀吉養浮田秀家女。妻廣家。初廣家父兄皆死。於西海之役。秀吉曰。吾許之以筑前。會其死。不果。當以西海一州恤其孤。石田三成。大谷吉隆。說秀吉曰。輝元所領已跨中國。而隆景秀包各領一國。備前浮田氏素與之惡。以為可使相禁也。而亦婚於吉川。吉川今又受封矣。天下無事則已。苟有事。則關以西皆歸毛利氏。為今之計。莫若就輝元封內。割予一二州。是名賜封。而實分其勢也。秀吉然之。乃令輝元以出雲。伯耆。數郡加賜廣家。治富田。十八年。秀吉東伐北條氏。使輝元守京師。隆景守清洲。廣家守岡崎。北條氏不降。召隆景謀之。對曰。先人圍富田。休攻戰。示持久。多縱反間。使其君臣相疑。索其妻孥。而招降之。秀吉曰。吾師之也。遂以其計平北條氏。先是輝元患吉田隘

十九年

廣島城

文祿元年

毛利吉川小

早川三氏為

朝鮮後隊

隆景花押繁

畫

福島左衛

門大夫

二年

小西攝津

守

大友豐後

守又左兵

衛督

狹城于已斐。十九年。成徙焉。更名廣島。文祿元年。秀吉發兵代朝鮮。毛利吉川。小早川氏為後隊。諸將在朝鮮。連署稟事。隆景花押。點畫甚繁。福島正則傍觀。謂之曰。押字宜疎。不宜密。不然則臨死作遺狀。不能速成也。隆景笑曰。大丈夫當橫尸原野。何以遺狀為。正則有愧色。當是時。浮田秀家。石田三成等諸將。在國都。小西行長為先鋒。進據平壤。平壤以南至國都。城皆相屬。二年。正月。明將李如松率大兵來援朝鮮。陷平壤。行長敗走。大友義統亦棄城走。秀包與黑田長政將兵迎行長。殿而退。如松乘勝南下。秀家等令諸城皆解還。萃於國都。隆景守開城。獨不肯還。曰。諸君皆去。吾當獨留。吾受命外征。固不期生。吾老矣。願與明人一戰。使明人知日本有小早川隆景者也。即敗死。喪

立花左近
將監
碧蹄驛

一老翁何損於國哉。秀家等促之再三。隆景不得已而還。與秀包、元康及立花宗茂三將合兵二萬。未至國都三十里而陣。數日候騎報曰：如松兵既至碧蹄驛，蓋十餘萬騎矣。隆景曰：足以試我武矣。乃分兵為六隊迎戰。前軍二隊不利，卻。隆景揮槍大呼而進，士卒皆奮，莫不一當百。三將自左右夾擊之，明軍遂大敗。如松墮馬，隆景將井上某鏃之，不中。與其將李有聲鬪而斬之。如松匿以身免。逐北至臨津，斬首萬餘級。而我兵死者僅百餘人。如松入開城，視其所失，亡痛哭徹曉。遂退軍。三次明軍大沮，明之乞和於我。本於此戰也。四月和成，國都諸將欲撤還，恐虜兵追躡，群議不決。隆景倚柱而睡，石田三成喚起問計。隆景曰：縱火焚城，更殿而退，何虞之有？從之。全軍而還。六月，輝元、義

井上五郎
兵衛

甲斐守參議
從三位秀元
左衛門督
三位中納言秀秋

子秀元，濟海。與諸將俱攻晉州，拔之。秀元，元清子也。其幼元春，隆景目之，相語曰：何酷肖先君也。時秀吉欲以其外甥秀秋為毛利氏後，或以告隆景。隆景素知秀吉畏忌已，且不屑受其封，欲返致之。及聞是言，竊度曰：不可使他人汨我宗家。且秀秋妄庸人，養之是養禍也。吾寧任其弊已。而秀吉從容問之曰：參議齡強而無嗣，何如？隆景卒對曰：既養穗田氏子矣。秀吉憮然曰：吾未之知也。隆景使人馳告輝元，使立秀元。遂請秀秋為己子。秀吉喜許之，乃讓與之。筑前而自老于三原。秀吉始伐韓之年，自肥前航歸，大坂。過大浦，舟人謀逆，故觸舟于礁，殆溺。秀元以走舸救之。秀吉梟舟人，挈秀元入京師，奏為四位侍從，報其德也。遂有外征之命。年甫十五，慶長二年，輝元、隆景並為從三位

輝元任參議
見二十葉表

過大浦舟人
謀逆

慶長二年

隆景病卒

園清正于蔚

山

三年

主計頭清正

中納言。與秀家皆修淀河堤。秀元襲輝元官爵。爲秀吉女
婿。是年復伐朝鮮。以秀秋。秀元統諸將。六月隆景病卒。年
六十二。隆景爲秀吉所重。參其大計。而持己慎密。讒間不
入。秀吉嘗欲徙封毛利氏于九州。隆景辭曰。八州已多。况
增一乎。恐不能勝也。且先人所百戰而取。不忍棄之。秀吉
乃止。及退老。以誦吟自適。以至於沒。十二月。明兵圍我將
加藤清正于蔚山。三年正月。秀秋。秀元赴援。廣家謂其騎
曰。明兵衆而不整。汝注視其後軍。今將走也。既而果走。廣
家以千餘騎先追之。明騎將吳惟忠。茅國器返戰。廣家縱
橫奮擊。二將皆奔逃。清正望見之曰。彼以蒲穗爲背幟者。
誰。左右對曰。吉川也。清正曰。勇哉。恨其幟之不較著也。當
贈吾號。乃手取其背幟。馬蘭贈之。廣家驍名益著。秀吉欲

五大老
五年

關原之役

增田右衛
門尉

大賞之。僧惠瓊素惡於吉川氏。乃與石田三成。俱廢沮其
議。八月。秀吉薨。子秀賴嗣。毛利氏。德川。前田。上杉。浮田氏。
並稱五大老。共輔翼之。三成等離間諸老。五年二月。輝元
饗德川公于其第。修好交盟。四月。德川公伐上杉氏。輝元
遣廣家。惠瓊將兵助之。三成使惠瓊言。輝元曰。德川氏將
不利。嗣君。嗣君憂焉。將倚公之力。以討之。輝元乃將兵四
萬。守大坂。增田長盛副之。三成自引兵。進入美濃。秀元諫
輝元曰。秀賴幼。駭何辨。臧否。大人慎勿惑其言。且君與德
川盟。未幾背之。可乎。不聽。秀元曰。然則大人擁秀賴。以東
伐。兒請爲先鋒焉。則諸將從。德川者。皆來屬我。我勝必矣。
坐守此地。非計也。又不聽。命與廣家陣瀨田。徇伊勢。攻拔
津城。聞東西之軍會美濃。則北屯南宮山。惠瓊與長曾我

宮内少輔
盛親
長束大藏
大輔

恩澤侯蓋謂
秀秋也
輝元爲中納
言見二十二
葉裏

京極若狹
守

部盛親。長束正家陣山下。兵凡三萬。秀秋會西軍首。送欸於德川氏。約爲內應。廣家亦與福原越後定議。勸秀元送欸。秀元曰。吾家受託於幼弱人。棄之歸強國。非義也。且無家君之命。安可自肆乎。廣家曰。豐臣氏恩澤侯。且叛歸東軍。況於我家乎。宜速決去。就是利納言也。秀元未決。廣家密因黑田長政納欸。送福原某。粟屋某爲質。長政使之率衆來屬。擊西軍。以爲信。秀元曰。我山下軍。非從吾降者。吾亦不忍擊之。唯當按甲不動。輝元在大坂。聞京極高次以天津應東軍。遣元康秀包與立花宗茂等攻之。使人入說曰。諸將爲嗣君舉義。公嗣君姻戚。何獨不從。高次不肯曰。今日之事。毛利與德川爭雌雄耳。嗣君何關焉。於是攻擊益急。高次遂致城而去。諸將將遂會美濃。當是時。西軍侯

守
穴戶備前

輝元東軍侯。德川公相持未戰。九月。德川公至。而輝元未至。三成等遂聚議于大垣。推浮田秀家爲將。以秀元爲先鋒。正家惠瓊往參其議。還報。廣家怒曰。宰相代納言統師。不能爲秀家前驅。已而三成自來請曰。毛利浮田分將。前後豈有輕重乎。廣家終不聽。三成曰。然則公止軍於此。見我舉烽。則直襲東軍。後明日。兩軍皆陣關原。德川公猶疑我意。分兵當南宮。而進陣。桃配野。惠瓊來見秀元。勗之。秀元曰。軍事委廣家矣。惠瓊曰。公太閤義子。不可斯須忘。秀元使賴。何得此推諉之言乎。秀元曰。吾必如約。惠瓊去。秀元使人謂廣家曰。東軍諸將。其質皆在大坂。棄而不顧。吾亦欲棄福原輩。以應西軍。如何。廣家不肯。已而兩軍大戰。石田氏陣烽起。正家促秀元。秀元欲應之。廣家與穴戶元繼爲

宰相傳餐

先鋒其兵皆免胄而坐秀元不得進乃託傳餐故失戰期世人傳笑遂謂不得已之計曰宰相傳餐是時秀秋在松尾山觀望兩端德川氏促之乃自後襲西軍其家老松野主馬怒曰主公何為此不義之舉小早川氏所未曾有也終不肯戰西軍大敗我山下軍不戰而潰廣家因長政謝德川氏曰秀元宜速謁顧輝元在大坂不敢先也乃下山西歸長政與福島正則欲止秀元為質馳出其前路設帳要而饗之秀元有膂力佯醉拗正則手曰近日見公於大坂矣奮袂而去二人不敢止立花宗茂至草津得關原敗聞返至大坂欲助輝元城守輝元不聽秀包亦返至宗茂欲與俱歸東軍秀包曰吾從納言者也乃入大坂以疾歸安藝尋卒輝元避城居于木津川別第削髮稱宗瑞請

宗瑞

伊井兵部少輔

德川公德川公與其親信井伊直政密議曰毛利氏右族不可遽加讓削而廣島其治所也不奪此莫以正典刑焉議未決會輝元使者來曰生死唯命若垂大仁得領周防長門望外之幸也德川公大喜許之盡收其餘六州惠瓊匿伊吹山出依秀元聞其通東軍去匿鞍馬聞吉川氏來索又出匿本願寺子院近江僧樂鎮素與之惡以告東將奧平信昌信昌遣兵捕之從者輿載走東寺追兵已迫從者度不可脫隔輿刺之返關皆死惠瓊未殊遂就縛十月朔與石田小西長束等皆梟首京師輝元徙長門治于萩城食三十萬石不與公役送其子秀就為質輝元既養秀元而生秀就及就隆德川氏欲分長門于秀元秀元辭之退居長府以攝國政會其室卒德川公養松平康元女繼

奧平美作守

長門守四位少將秀就

日向守就

十三年

松平因幡

守

水野出羽

守

元和元年

寬永元年

土井大炊

頭

二年

八年

之。十三年。又以其孫女妻秀就。秀就時為四位侍從。十九年。冬。德川公攻大坂。留二婿于江戶。秀元因水野忠元請曰。既辱姻婭。猶何見疑。願為先鋒。効力許之。兵解歸國。元和元年。夏。兵再起。秀元先西道。諸將至大坂。斬首三百級。有賞。秀就取海道。阻風後至。無罰。寬永元年。秀元在江戶。輝元使使告之曰。我以二國新封。養十州舊臣。上下共困。不得給公役。念受封無益。欲返致二國。汝善計之。使我家不至滅亡。秀元大驚。因土井利勝白之。台德公。公令秀元計之。秀元檢二國田。得七十八萬石。輝元聞之大喜。二年。輝元卒。次年。秀就為左近衛少將。八年。秀元還政於秀就。大猷公曰。秀元成童。為外征元帥。門望皆隆。真我老友也。數延與語。子孫仍居長府。食五萬石。就隆居周防。德山亦

刑部少輔
元知

食五萬石。秀元次子元知。居長門。清末。食一萬石。豐臣氏質森高政。以森與毛利國音相近。遂冒毛利氏。居豐後佐伯。食六萬石。關原之役。在大坂。削四萬石。此四家與宗家皆存至今。宗家世任侍從。遷少將。而從四位下。大膳大夫。為其常銜。襲廣元。元就故事也。吉川氏以存宗家之功。世食岩國六萬石。秀秋以內應之功。食備前。美作。松野。主馬。羞食其祿。去匿京師。無何。秀秋卒。無嗣。國除。小早川氏遂不祀。元春臨終。遺書戒輝元曰。往日。吾兄弟並為先鋒。推子為元帥。今天下已有主矣。子慎勿自視。如往日。隆景之將沒也。亦戒之曰。天下將亂。子第退守。勿進取。使我家有雄資。如先君者。則可否而爭權於天下。是自速禍也。輝元忘二叔言。毛利氏以故。削黜云。

外史氏曰。余安藝人也。俯仰其都邑。城池輒懷毛利氏盛時。每觀嚴島。亦未嘗不想見元就之靈賊也。夫室町之時。天下紛紛。日事兵爭。如群兒鬪暗中。喧呶毆擊。一仆一起。誰知其曲直。孟子所謂無義戰者是已。唯元就之於陶賊。與北條早雲之於堀越。羽柴秀吉之於明智。其事皆可稱道。故其功效皆致如此。而元就最其難者也。夫亂臣賊子。人得討之。然戰國之俗。唯見利而不聞義。如陶賊之事。四隣收伯。熟視莫敢齟齬。甚至相率歸之。以爲倚賴。獨元就以微力圖誅討。而又請之天子。名正言順。義旗所指。無堅不破。如揭炬暗室。衆目駭觀。足以伸大義於天下。使天下響應歸之。而何十三州之足圖也哉。大凡英雄成事。皆以爲其智略所致。而其事之合義。有能服人心者。而不自知。

也。後之追論者。亦徒視其成敗。謂盡成於其智慮。而不知天下之事。有出智慮所不及。况當夫危疑之際。機會之來。間不容髮。苟以區區計算。要之萬全。吾見其終身而不及事耳。故彼治世之論。不可以揣亂世英雄也。吾論元就不言其智略。而言其果斷。不言其果斷。而言其事之合義。至於請之天子。又義之大者矣。且觀其效。貢賦助舉朝儀。則存心王室。非一日也。昔者孫堅以英傑之姿。志嚮漢室。奮討強賊。出身不顧。又有策權之子。遂能據有江東。以魏武之勢。而不能取焉。毛利氏之以關西抗織田氏。庶幾類之矣。元春之善戰也。類策。而隆景之善謀也。類權。皆絕人之才。而戮力協心。臣事輝元。使之不失舊業。是其義最爲不可及焉。輝元雖無孫皓之虐。而不量力度德。而爭衡於。

原_ニ宜_ハ乎_レ其_ノ削_シ弱_ク也_。然_レ其_ノ封_シ土_ニ屹_ト然_ト猶_モ雄_ト西_ニ陞_ス者_ハ豈_カ非_ズ由_リ元_ニ就_ス父_ノ子_ノ之_ノ高_ク義_ト哉_。

日本外史卷之十二終

